

众神的宫殿

作者：理查德·艾尔曼

1999 年 3 月 3 日，人类考古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正通过卫星向全球现场直播……著名预言家凯西在上个世纪曾说，20 世纪末，人们将开启狮身人面像隐藏了数千年的“档案馆”，以揭开人类起源与智慧之谜。而埃及古老的谚语则告知我们：每当世纪交替之时，神秘的金字塔或通往远古的墓道就会被发现，从而找到一段人类失去的历史。

目 录

第一部 远古档案馆.....	2
第一章 寻找失落的文明.....	2
第二章 迷雾中的神秘面纱.....	11
第三章 逝去的岁月.....	21
第四章 奥秘之碑.....	30
第五章 埃及古文之谜.....	39
第二部 人类周期表.....	52
第六章 金字塔神喻.....	52
第七章 人兽合体的奇迹.....	63
第八章 丹尼斯预言.....	67
第九章 未来与不朽.....	77
第三部 图坦卡门的诅咒.....	86
第十章 图坦卡门的陵寝.....	86
第十一章 伟大的发现.....	96
第十二章 法老的保护神.....	107
第四部 诸神的复活.....	123
第十三章 永恒的真身.....	123
第十四章 活着的木乃伊.....	141
第五部 石头的天书.....	149
第十五章 永恒的奇迹.....	149
第六部 神秘的力量.....	158
第十六章 金字塔能之谜.....	158
第七部 众神的守护者.....	167
第十七章 神或人的伊甸园.....	167
第十八章 忠诚的卫士.....	171
第八部 金字塔的宇宙图景.....	178

第十九章 天狼星之谜.....	178
第二十章 通天的阶梯.....	188
第九部 共同的面孔.....	204
第二十一章 “巧合”与“偶然”	204
第二十二章 众神的许诺.....	212
第二十三章 来自宇宙的神人.....	221
第二十四章 古代的神秘知识.....	226
第二十五章 宇宙网络.....	231

第一部 远古档案馆

第一章 寻找失落的文明

1999年3月3日上午9时至11时，埃及政府史无前例地允许考古学家们，在美国福克斯媒体公司的摄像机前打开了埃及第四王朝国王门卡拉的妻子卡蒙若内比梯二世(Khamer-emety II)王后的金字塔和其附近的一座神秘古墓。这次举世瞩目的找“钥匙”挖掘行动，被福克斯公司现场同步报道，其醒目的题目是——《寻找失落的文明——来自埃及的现场报道》。

以下文字，出自电视报道《寻找失落的文明》的部分文字说明，虽然只言片语的画外音或许不能构成一份完整有序的表达，但字里行间的玄奥迷离，却足以引人遐思。

■今天将播映的节目，会剖释吉萨和一名美国精神学家的一段微妙关系。在1941年，美国人埃德加·凯西曾预言，在本世纪末，人类将会在这里的地下发现一批珍贵的历史记录。

“这些隐藏在埃及的记录会令我们感到惊讶，能够令我们在思想上有所突破，明白我们究竟是谁，生命又是怎么回事。”

■1976年，一次前往另一个行星的行程，带出了一个构想，埃及可能是地

球以外一个先进文明的产物。当年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维京号火箭，今我们可以看到火星的近距离面貌。

“当看看火星时，我们不单看到宇宙的一面镜子，更加看到宇宙之谜。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告诉我们，曾经有某人或某些人以难民身份移居地球，他们在太阳系中另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建立家园，这个星球就是地球。地球和火星有着极为深奥的联系，这个联系就在地球上，位于埃及的吉萨。”

■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更会听到另一批专门研究金字塔的学者的不同意见。他们不着眼于未来的学说，反而从古老的文字中寻找答案。他们挑战主流的考古学家，其中一位博士就认为，埃及比我们想象中有更悠久的历史，而早在12000年前，埃及就有金字塔的记载。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用开放的思想去接受任何可能性，我们的历史有更多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我认为埃及很早以前就可能受到外来的影响，甚至早在公元前11000年。”

■ 所有的怀疑都有待我们去证实和发现。

“某种程度上这就像科幻小说，或许当神秘洞穴最后被打开时，我们会看到历史，真正的历史。”

■ “吉萨的金字塔是按照天上的星宿而排列的。”

是否真的有一个远古遗失的文明，他们按照星象而设计了金字塔，并且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古埃及人？目的又是什么？长久以来人们都相信，金字塔是死去的法老的墓穴，但有些人怀疑它另有用途。

当阿拉伯人在九世纪打开金字塔时，他们找不到任何阻止外人闯入的装置，

亦没有证据显示之前曾经有盗墓者闯入。

很有可能金字塔并非为死去的法老而建，而是建给在世的法老的，让他置身在完全黑暗的金字塔，令他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在金字塔的通道中找寻出路。当完成之后，毫无疑问他的精神必定得以强化，并且已经为将来死后的旅程做好准备。

■ “我想有一个更早期的文明存在，我不相信这个文明会和我们一样，他们追求的不是科技，他们数千年来都热烈探求人生存的奥秘和死亡之谜，以及我们死后将会面对些什么。”

■ 为何没有证据显示这个高度文明的存在？神话中能否找到答案？这个文明是否被洪水淹没得没有痕迹？

“全世界有超过 600 个神话都记载有大洪水，我们知道它真的曾经发生过，当时的动物种类跟现在有很大分别。我认为当时必定有生还者，而且部分便聚居于古埃及。”

王后金字塔上演“空城计”

开罗西南吉萨省的吉萨高地，是埃及乃至世界最有名、最神秘的地方，因为这里耸立着巍巍金字塔和神秘的古墓群。

萨吉高地最北边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古老的胡夫金字塔，其东南面是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最南边为胡夫孙子门卡拉金字塔。门卡拉金字塔东面侧有三座小金字塔，其中一座为角锥形的金字塔，其外观早已被岁月的风雨侵蚀得残破不堪，这就是 1999 年 3 月 3 日将被开启的卡蒙若内比梯二世王后的金字塔。与其夫的金字塔相比，这座金字塔的高不及其一半。

卡蒙若内比梯二世王后的金字塔没有被人开掘过，表面上看也没有遭盗过，所以，金字塔里到底有些什么也就不为人知了。事实上，我们很早之前就曾错过过一次发掘它的机会，时间是 1837 年。奇怪的是，直到 1902 年其入口被流沙掩埋，仍无人对它进行开掘。随着日复一日沙砾的堆积，其入口也深埋沙中而踪迹全无。埃及考古工作者通过长期的努力，现在终于再次找到了它的入口，使其重见天日。

就像吉萨高地上其它的金字塔一样，卡蒙若内比梯二世王后的金字塔同样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极符合现代建筑工程学的房子结构、成吨重的石块、非常隐秘的“墓室”拱门……是谁修建了如此庞大的建筑？是人类原始文明自己完成的吗？还是借助了外星人或者高级文明的一臂之力？卡蒙若内比梯二世王后是否也在金字塔里留下了“杀人的咒语”？

现在，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来临了，福克斯公司的女主持人与考古学家们同时进入了卡蒙若内比梯二世王后的金字塔。埃及工人小心翼翼地把金字塔门口的大石块移走，埃及考古学家对福克斯公司的女主持人说：“我们发掘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这也是埃及政府这次史无前例地同意让外国新闻媒体进行现场直播的目的。”非常有意思的是，门口上雕刻的卡蒙若内比梯二世王后与哈弗瑞国王手拉着手，非常亲热。这在已经发现的埃及法老雕像中非常少见，因为通常的法老雕像都非常严肃，显出无比威严的样子。

当金字塔入口的大石块被移走之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大小只有 19 英寸的、狭小向下的、竖直的通道，只容一个人勉强通过。看来，当年的王后在建这个金字塔的时候，肯定不希望有人闯进这个禁地。爬下通道后，还得爬过一个小洞才到墓室。然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凌乱摆放的石头和石块，看上去还没有修好。埃及考古专家说：“这显然还没有完工。如果完工的话，那么金字塔的墓室一般是非常完整干净的。也许在工程完成之前，卡蒙若内比梯二世王后就死去了。”实际上，金字塔里什么也没有发现，再次印证了过去发掘金字塔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的事实。根据埃及考古学家的目测，这座金字塔大约修建于

2500 年前。经过仔细搜索，他们在石棺边上的沙坑里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头盖骨。从头骨的情况来看，它的历史至少也在 2500 年以上。不过，现在还弄不清楚这个头盖骨是盗墓者还是其他的人。此外，墓室里还有一些石制工具。除此之外就空无一物了，看来，卡蒙若内比梯二世王后给后来人上演了一出“空城计”。

神秘的吉萨高地古墓

从 1991 年开始，吉萨高地先后发现了 160 多个古墓，许多古墓的形状与金字塔的外形非常相似。考古学家们虽然直到今天也不能解读这些墓壁上的象形文字，但它们显然跟金字塔有关。遗憾的是，这些古墓多半遭到盗墓贼的光顾，因此有价值的文物所剩无几。然而，这次埃及考古文物局挖掘的古墓却与众不同：首先，这座古墓有 4600 多年的历史，并且保存完好，没有遭盗遭毁的任何迹象；其次，这座古墓是传说中埃及第四王朝三代国王大祭师们的下葬地。虽说目前还无法证实墓主的真实身份，但如果真是国王大祭师墓葬的话，那么墓中一定藏有大量跟第四王朝有关的历史资料，因为埃及古王朝的历史与文化当年只掌握在这些大祭师们的手中，象形文字和解释历史是他们特有的权力；然而，最吸引人的要数古埃及的谚语和美国大预言家埃德加·凯西的预言：埃及古谚语说，每当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埃及的一些神秘古墓就会被发现，在人类打开古墓的同时，也同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纪。

埃德加·凯西是上个世纪的大预言家，他自称接到过有关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来历的超自然信息，预言每当世纪之交的时候，有关金字塔或者其它古信息就会被发现，他当时预言的人类在十九世纪末，将发现胡夫金字塔人口的消息后来被证实是准确的(胡夫金字塔的原始人口 1881 年被英国探险家霍华德·维斯打开)。埃德加更大的预言是：在狮身人面像的爪子底下或金字塔底下有一个规模浩大的地下“档案馆”，“档案馆”里收藏着有关人类起源和智慧发源的原始资料！这个地下的“档案馆”被发现的时间将是二十世纪的 90 年代末！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美国和英国科学家最近用地震勘测法得到的结果表明：在狮身人面像的地底下确实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建筑群！不过，埃及政府和文物部门却严禁任

何人接近这块“禁地”。埃及政府的这种做法使许多专家认为：埃及一定已经发现了什么，也许发现了能震惊人类的东西，以致于害怕得不敢向人们展示！这次发掘的神秘古墓就位于被怀疑有地下“档案馆”的区域内，所以才引起世人如此关注。许多人甚至断言：人类有可能找回过去那段失落而又高度发达的文明！

不解之谜的新解

自从文字发明以后，就有人为解开金字塔之谜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千百年的努力连金字塔是怎样建成的和金字塔有什么用途都没有解决！奴隶建造了金字塔吗？认定这个世界性错误的是赫赫有名的埃及首席考古学家、埃及政府吉萨高地助理部长扎宾·哈瓦斯博士。他经过多年挖掘考证工作后，于 1998 年正式宣布：“埃及金字塔是工匠们的劳动结晶，而不是皮鞭下奴隶们的杰作。”哈瓦斯博士认为，当时埃及全国 80% 的人起早贪黑地修建金字塔，饿了累了就吃面包喝啤酒，平均寿命是 30 到 35 岁。

金字塔是法老们的坟墓吗？直到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大学教科书里都写着“金字塔是埃及古代王朝法老们的坟墓”，埃及几乎所有金字塔的内部隔间都被冠以“国王墓室”、“王后墓室”之类的字眼。事实上，吉萨高地上所有被盗和没有被盗的金字塔内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具木乃伊和殉葬品。法老的尸体全都放在围绕在金字塔周围的庙宇里。人们在金字塔里找到的尸体全是盗墓者或者土匪的尸首。那么，大金字塔到底有什么用呢？美国宇航员最近发现的一种奇特现象让人兴奋不已：一年中，在特定的某几天，当太阳照在吉萨高地金字塔顶上的条纹大理石板上时，其反射到空中的亮光在月亮上都能清楚地看到。这难道不是与外星进行通联的方式么？最新最奇的理论是——金字塔是发电厂。埃及著名的金字塔研究专家阿兰·F·阿尔福德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新世纪的奇迹》中一一列出证明他新理论的证据：胡夫金字塔“王后墓室”的地板上竟然有被水长期浸蚀的痕迹，“国王墓室”四周被远古时期的强烈热烧焦了，离吉萨高地不远的国王谷和王后谷里有成堆成堆无法解释的高温作用后留下的白色“细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尔福德的注解是：当尼罗河水被引到金字塔边的

时候，水最先淹进金字塔的地下室，这些水被抽进“王后墓室”里燃烧，从而释放出巨大的热能。那么，在这里建造如此巨大的“电厂”有什么用途呢？埃及的古谚语说过：“金字塔是光明之顶，是巨大的眼睛”，这么说，金字塔是为了给遥远的宇宙航行指导方向的“雷达”？“金字塔是星座图”是又一新说法。1998年，英国著名金字塔学家扎克里亚·斯特钦在新著《通往天外之路》中写道：“吉萨高原乃至整个尼罗河谷金字塔的排列与猎户星座的星球排列完全一致，所以金字塔肯定跟这个星座有关。整个尼罗河谷是一幅巨大的星象图！”

胡夫金字塔是胡夫建的吗？在 1998 年的世界金字塔研究大会上，世界金字塔研究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这个新的推断。胡夫金字塔大石块间的砂浆经过碳-14 的检测，证明有 3000 年以上的历史，远远超过胡夫国王的第四王朝；不知什么原因，胡夫法老本人就把吉萨当成圣地，完全可以断定，后人所说的胡夫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在胡夫之前就已存在。

没有一种理论完美到可以将金字塔解释清楚，这就可以理解人们急于打开古墓的心情了。

找“钥匙”的人们

负责这次世人瞩目的找“钥匙”挖掘行动的，正是埃及的哈瓦斯博士。哈瓦斯博士掌握着吉萨高地所有考古工作的批准与监督大权，在长达 30 年的考古生涯中，哈瓦斯参加过埃及境内几乎所有重要考古现场的挖掘工作，同时还负责大金字塔以及狮身人面像的维修与保护管理工作。哈瓦斯博士的名言是：“如果文物保护得好的话、考古工作出色的话，那么考古工作就像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进行这场举世瞩目的独家报道的是隶属澳大利亚传媒大王默多克的美国福克斯电视网，为此，福克斯公司总计投入了 1 亿多美金，并已进行了数年的发掘工作，现在，将是最终谜底揭开的一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了福克斯公司最精干的 10 人小组随同考古队进入挖掘现场，展开长达两个小时的现场报

道。主持这次报道的则是福克斯电视台王牌记者马利·波维奇。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这一事件，福克斯公司专门在埃及开设了一个因特网网址，让全世界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与记者进行现场交谈。福克斯设的网页上面写道：“法老的死亡咒语会再次亲吻人们吗？”使人不禁想起了第一批进入胡夫金字塔的考察队员全体死亡的可怕事件。“害怕吗？当然有一点点。”波维奇耸耸肩说，“如果能用生命换来一睹 4600 年前的文明，就是死了也值得！”为了做好这次直播工作，福克斯公司动用了最先进的数字摄影机和机器人技术。香港的“凤凰卫视”由于同样隶属默多克的香港卫星电视公司是其股东，以近水楼台的优势，成了亚洲唯一直播这场开掘仪式的电视台。

吉萨高地金字塔群西面的墓葬群内，神秘古墓的发掘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实际上，这座古墓早在 1998 年 11 月就已开始挖掘，当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王牌记者波维奇和埃及权威考古学家哈瓦斯博士走进地下百米深处墓道的时候，首先映人眼帘的是墓道两边墙上的许多壁画和古埃及一个名叫“凯”的大祭司。“凯”是古埃及第四王朝(公元前 2680——2560 年)三位法老——桑夫鲁、胡夫、哈夫拉的大祭司。大祭司在当时地位十分显赫，负责主持全国的重大宗教和祭棍活动。“凯”同时兼任大臣职务，也是向法老子亥传授知识的太师，同时还负责法老家族墓穴的修建管理工作。壁画上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的人像是屠夫，有的人拿着一捆布，有的像是在跳舞。哈瓦斯博士说：“今天看到的这些壁画让人感到很兴奋，但更让人兴奋的还在后头哩！”凯的墓地在过去 4500 年间从来没有人踏入过一步。

以往，埃及的考古工作常常是由探险家找数百劳工不分昼夜地忙活，而这次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考古学者和专家在墓地里专心致志地工作。由于墓地里文物都是长时间被埋在沙土里，所以在出土后得马上喷上一层特别的化学剂进行保护。考古学家介绍说，古墓里每天都能发现一些工艺品和石制器皿等等。有一天，他们终于有了埃及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一个刻有古埃及文字的碑文。碑文的内容中还有关于大祭司“凯”的记录。根据这些线索，哈瓦斯博士断定这个神秘的古墓就是凯家族的墓地。

紧接着，考古人员又有了令人兴奋的发现：一具女性的尸骨。哈瓦斯博士断定她是大祭司凯的妻子之一，遗骨保存得相当完整，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当然，想确定女性遗骨的准确年代、身份和其它情况的话，还得用 X 光进行拍照。根据哈瓦斯博士的个人判断，这具遗骨应该有 4500 年到 4600 年的历史。

又下了一段大约 30 英尺深的通道后，哈瓦斯博士和记者来到了据称是“凯”的墓室的地方。墓室门高 1 米多，宽半米左右，只能容一人进出。墓室长约 2 米、宽 1 米、高 1.5 米。入口上方及两侧雕刻着象形文字，上方象形文字释译后就是“凯”这个名字。进入墓室内，其东面墙上布满了象形文字，雕刻美妙绝伦、线条清晰明快、整体布局十分和谐。南、西、北三面墙上均是表现古埃及人生活、劳作等场景的壁画：有农夫牵中田间耕作的景象，有对肩挑丰收谷物而归者的描绘，有弯弓搭箭狩猎的雄姿，还有划船比赛和泛舟河上的场面。男子全身赤裸，腰间用布缠。最引人注目的是背面墙壁上的一幅人物特写，一男一女向东而立，男前女后，男的神态威严、健壮强悍；女的表情安然，体态丰腴。这些壁画和象形文字历经数千年，仍保存完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空空荡荡的墓室里有一口木制棺木。这口棺木有两尺高，4 尺长。哈瓦斯博士仔细研究了棺木上的古埃及文字和家庭符号后欣喜若狂地说：“这就是凯本人的墓室！”由于木制的棺木深埋地下 30 多米，加上沙漠地区气候干燥，所以木料历经千年之后仍不腐败。搜索了棺木的四周后，哈瓦斯博士找到了两个外形如同今天啤酒杯一样的陶罐子。这两个陶罐是为墓主再生做准备的。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哈瓦斯博士准备揭开木棺的盖子！里面能发现什么呢？哈瓦斯博士刚刚揭开其中的一块，他就情不自禁地大叫了起来：“有木乃伊，有木乃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木乃伊！”哈瓦斯博士接着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把木乃伊身上的尘土拂去，然后激动地告诉记者：“这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木乃伊，距离今天足足有 4500 年以上历史。”最让人拍案称奇的是，连包在木乃伊身上的布都是完好无损的。

狮身人面像下的神秘殿堂

站在狮身人面像的底下，哈瓦斯博士得意万分地介绍说，在他的脚底下确实如同预言家传说中那样，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三层地下宫殿，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是埃及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这个秘密！

早在这之前，许多专家和学者就认为，狮身人面像是 12000 年前的远古文明留下的。哈瓦斯博士也说，在 12000 年前，古埃及在狮身人面像底下留下了许多记录，希望后人找到之后可以启发人类对史前时代有更多的认识。美国著名的预言家曾经说过，如果人类在狮身人面像底下找到了记录，那么人类就可以知道我们是谁？生命是怎么回事？当年的一些科学家也借助雷达证明了地下殿堂之说。

哈瓦斯一语惊人地说：“狮身人面像的底下确实有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巨型建筑，是天神奥斯里斯的。奥斯里斯专司衡量人间的是非功过。”这个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的“奥斯里斯”地下神殿共有 3 层，真正的神殿是在地下深处的第三层。最神奇的第三层曾经被水淹过。神殿里有 4 根巨大的神柱，包围着一个被水淹着的石棺。虽说这里没有让人看到预言家所说的关于人类的秘密，但如此宏大的地下建筑却让人们叹为观止。而且，地下工程的挖掘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也许那里才隐藏着真正的秘密。

此外，埃及考古人员还展示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向人们展示过的东西。其中几幅精美的壁画甚至展示了一些高技术的影子，比如一些非常像飞船和直升机的图案。最让人惊奇的是：“直升机图案”的外形竟然跟目前美国空军使用的最先进的“阿帕奇”直升机的外形如出一辙。

我们研究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新的世纪。有的研究人员甚至断言，当人类在二十世纪登上火星的时候，会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人类的过去。

第二章 迷雾中的神秘面纱

神话传说、遗迹和废墟常引导我们去回顾过去的事情，尽管有这些遗物存在，但有关它们的起因和演变过程的记载却荡然无存。我们虽然对自己的祖先有所了解，但在解释过去的传统习俗、传说故事以及古代遗物时，仍会发现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无法说明。为了解开这些历史的谜，我们就像健忘症患者那样，竭力捕捉无意中出现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试图以此为暗示，回忆起那些忘却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总是令人难以捉摸。人类学家的每一项发现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迷惑不解的问题。如果我们手头只掌握着一些有限的的数据，我们就不得不凭主观意识去评论这些古迹，这就很可能使人对那些令人难以捉摸的事情产生误解。因此人类学家总是尽力用科学而系统的情报来解释自己的发现，以避免作出主观片面的结论。人类学家必须掌握一个原则，即不能没有根据地任意推论，按这种要求去研究探讨，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否则就留下无法说明的历史空白点。

人类的想象力，很容易为古代那些伟迹以及创造这些伟迹的动机注入新的含意。人们的想象可以从一个意念跃进另一个意念，看到失去的文明，而联想起下沉的大陆；看到超级文明，便想到古代的宇航员；看到一种象征性的神秘知识，就联想到一种特异功能。这是大家都有的一种普遍意识，完全是对奇妙事物的一种自发的意识。

我们的祖先可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加聪明、更加复杂、更加富有创造力。对于他们创造的业绩，我们甚至要进行深入的科学调查才能解释清楚。我们应以更开放和谨慎的态度去开发我们的意识行为，使它更有科学性，能发现更多的真理。

1798 年 7 月，当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在吉萨的金字塔附近作战时，曾为激励士兵们，而留下了一段有名的话：“4000 年的历史正从金字塔的塔顶着着你们！”

有位画家维万·德农，也以学术调查团员的身份，随同这次远征。当他返回

后，曾将对金字塔的印象，作了下述的说明。

“其魅力乃在于形状的伟大和单纯之中，也在于人类的姿态和借由人类之手，所产生作品之巨大对照和比率之中。我们想努力了解是何种力量竟能移动、运搬、堆积如此多的大石头，人类究竟为何而工作，究竟需费多少时间，使用何种工具，而这些事愈无法无明，我们愈会感叹它竟是如此困难……所有一切全都神秘无比。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和构造，也全都神秘无比……”

自古以来，埃及的金字塔就因其巨大和神秘性，而位于“世界七大奇迹”之首。数千年来，有许多人都向隐藏于金字塔中之谜挑战，更有数之不尽的盗墓者、旅行家、军人、考古学家、科学家等进入金字塔。结果，虽然我们获得了许多有关这座大建筑物的知识，但有关金字塔的神秘和谜，则从拿破仑时代起，历经200年到现在，也丝毫未减。不，应该说是了解愈多，谜就愈深，也更增加其神秘性。

■ 早期的痕迹

自从商博良破译象文字以后，几十年间对于古埃及的研究有了不少突出的成就，它们和下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即意大利搜集家贝尔佐尼、德国目录学家莱普西亚斯、法国古物收藏家马利耶特，以及英国测量、解释古物的专家佩特里。

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提到乔万尼·尼蒂斯塔·贝尔佐尼(1778—1823)时说他是“自有古埃及学以来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贝尔佐尼早年在伦敦的一家马戏团里做过大力士。卡特的评价主要是指贝尔佐尼的为人，而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业余爱好者在考古学上起过重要作用，而贝尔佐尼正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

1817年10月，贝尔佐尼在底比斯附近的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发现了一批古墓，其中有西索斯(西蒂)一世的陵墓。西索斯一世在拉美西斯之前征服过利

比亚、叙利亚和赫梯人的国家乍蒂。空石榴现存伦敦索思博物馆。这座陵墓实际上早在 3000 年前已经是一座空坟，贝尔佐尼并未探清木乃伊被运往何处。西索斯基的开掘为这座帝王谷后来的许多重要发现开辟了道路。多年来这个地区到处进行发掘工作，及至得到最重要的收获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了。

半年以后，1818 年 3 月 2 日，贝尔佐尼打开了吉萨的第二座金字塔即柴夫伦墓，直接来到安放国王遗体的墓室。金字塔是最伟大的古代建筑，贝尔佐尼的初步调查带动了后来人们对金字塔的研究。埃及上古史本来是一片混沌，那巨大的几何形体的内部蕴蓄着人类早期的痕迹。

贝尔佐尼并不是第一个进入帝王谷的人；在金字塔里进行探测也并非自贝尔佐尼开始。然而，尽管贝尔佐尼的目标主要是取黄金而不求知识，但他至少是第一个在两处墓室和金字塔里揭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不久以前才得到解决。

贝尔佐尼于 1820 年回到伦敦后，在皮卡迪利大街上 8 年前建起的埃及厅里举办了展览会，主要展品是西索斯的雪花石密棺和他的墓室模型。几年后，贝尔佐尼在前往廷巴克图探险途中逝世。他在底比斯拉美西斯博物馆的拉美西斯的宝座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今天可以谅解他的这种做法，糟糕的是他开了破坏古物的先例。以后，多年来有不少人群起效尤，如古董商布朗、施密特和勒勃朗兄弟等。考古学家对于这种人感到十分头痛。

不仅如此，在贝尔佐尼掀起的古物搜集热中，其手段的野蛮令人惨不忍睹，其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大量破坏而甚少发现。即便偶尔有人获得一知半解，也远抵不过他们造成的破坏。贝尔佐尼在搜集过程中虽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但他也和别人一样，大量使用榔头和铁钎。遇到密封的古墓需要打开时，他就不顾一切地用夯把封顶打得粉碎。

尽管贝尔佐尼的手段非常粗暴——任何现代的考古学家都会为之毛骨悚然

的——但霍华德，卡特对他还是满怀敬意，有一次卡特竟然说贝尔佐尼的发掘工作和“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值得赞扬的。这种说法好像不可理解，但我们评价贝尔佐尼不能脱离他生活的年代，而且不能忘记有些重要的发现主要是他的功劳，而人们又从这些发现开始，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工作，有的至今还继续进行。

■前无古人的奠基者

按照旅行家、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的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拨出大批款项资助埃及远征，并选中 31 岁的理查德·莱普西亚斯担任领队。莱普西亚斯 1810 年出生于德国瑙姆堡，研究过历史语言学 and 比较语言。32 岁时在柏林大学任讲师；一年以后启程赴埃及。

埃及之行计划用三年时间，即从 1843 年至 1845 年，时间、条件比其他远征队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尽快搞到一批东西，而是对古物进行编目和更多的了解。由于时间充裕，他们可以在一切有希望的地方进行挖掘。这样他们单在曼菲斯一地就停留了半年，在底比斯停留了 7 个月。

莱普西亚斯的第一批收获是旧王国时期的几处遗迹。旧王国时期是埃及历史上的早期，是修建金字塔的时期，年代为公元前 2600 年至公元前 2270 年。他发现了以前无人得知的 30 座金字塔的痕迹和残余，从而把金字塔的总数增加到 67 个。他还调查了 130 处平顶墓，这是在他以前的考古学家忽视了的古迹。平顶墓是一种斜边的长方形建筑，里面有祭室，并有竖井通向下面岩石里凿出的墓室。这些平顶墓建于旧王国时期，死者都是当时有地位的人。莱普西亚斯在德勒阿玛尔纳发现了一批资料，可以初步说明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阿蒙霍特普四世的生平。他是第一个量出帝王谷各处古迹尺寸的人。他指导人们把寺庙墙上的浮雕和无数铭文翻制了模型，并录下了载有帝王姓名的许多装饰图案。莱普西亚斯探索的范围直到公元前 4000 年。他把见到的一切理出时间的顺序，把埃及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把一切古迹理解为一定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在这些方面都是前无古人的。

柏林埃及博物馆里的文物都是莱普西亚斯这次在埃及的收获。他在这次远征期间对古埃及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 11 册巨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古迹》以及许多专著，内容均是有关各种古奥的题材。

莱普西亚斯于 1884 年逝世，终年 74 岁。他的传记作者乔治·埃伯尔斯是一位著名埃及学者，写过许多法老时期的传奇故事，深受二十世纪初期感情奔放的少女们的欢迎。莱普西亚斯被他奉为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这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伟大的分类专家，他的两部著作是可以永世流传的，一本是 1849 年出版的《埃及编年史》，一本是一年以后出版的《埃及历代国王》。

■ 偶然的发现

1850 年，30 岁的法国考古学家奥古斯特·马利耶特登上开罗古堡。那时他初到埃及，急不可待地要亲眼看看这个闻名已久的国家。他一面慢慢动身，一面凝神观察四面的景物，这时他的脑中已经构成一幅古帝国的图画。他从近代的清真寺的尖塔，看到远方沙漠以西的巨大的金字塔的轮廓。过去在向他招手。虽然他在埃及停留的时间不长，但这次在开罗城上的观感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马利耶特 1821 年生于布伦。他从很年轻时就研究埃及学，1848 年在卢弗尔宫做职员，被派往埃及购买纸草。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不久以后就感到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状态，而对于同古董商们讨价还价倒不甚感兴趣了。可是他能做些什么呢？那些考古学家、旅游者、挖掘文物的人以及一切来到埃及的人只顾“搜集文物”，一实际上是到处掠夺古物，然后把它们带走完事；而埃及人自己也在协助这种盗窃活动。考古学家雇用的工人常常把小件文物藏在衣袋里，然后卖给那些肯出钱购买的外国“傻瓜”。这样的任意掠夺使许多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坏。人们重视的是谁搞到的东西多，而不是科学上的成就。尽管莱普西亚斯树立了标准的样板，但贝尔佐尼式的掠夺手段还是俯拾即是。马利耶特本来也着眼于挖掘，但他认识到如不采取保护措施，埃及文物的前途是岌岌可危的。几年以后他果然制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管理办法，并且建起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埃及文

物博物馆。马利耶特在十九世纪四位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中位居第三，和他以前两个人一样，研究始于挖掘。

他到埃及以后，不久就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无论埃及官僚们豪华的私人花园里，还是亚历山大、开罗或吉萨的一些较新的寺庙前的狮身人面像，雕刻的风格都显然是一样的。马利耶特率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狮身人面像是从哪里来的？

任何重大发现都具有偶然性。马利耶特在开罗附近的撒卡拉城里的古代遗迹间漫步时，偶然看到一座埋在沙里只露出头部的狮身人面像，它的位置靠近一座阶梯式大金字塔，这金字塔业经证实为古埃及王左瑟所建。这座像决不是马利耶特第一个看到的，然而他却首先看到像上的一段铭文，那是有关曼菲斯的神牛阿辟斯的记载。这一下就使他以往读过的或耳闻目睹的一切有关材料都得到证实了。他设想过可能有一支湮没了狮身人面像的行列；现在他就想，这个行列的位置也许就在撒卡拉也未可知。他立刻雇用了一批阿拉伯工人，每人发给一把铁锹，教他们开始挖掘，结果竟挖出了 141 座狮身人面像！马利耶特开辟的这片出土区现名西拉皮厄姆，此词来自西拉皮斯神的名字。

当年，狮身人面像的行列的两端有两座庙，马利耶特也把它们挖掘出来了，同时还出土了一批神牛阿辟斯墓，这是当地早已为人所知的特有的文物。这些出土文物为进一步了解古埃及的某些文化形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们说明古埃及宗教中有些偶像既怪诞而又凶恶，连古希腊人的游记中也把这些偶像引为奇谈。

在埃及历史上，神具备人形还是后期的事。古代的埃及神都以符号、植物或动物的形象出现，如女神海棱尔是一头在椿树上栖身的母牛；奈菲尔特姆神住在荷花上；耐斯女神是一面盾牌，上面交叉着两支箭。但多数的神是以动物形象出现的，如赫农是公羊；赫卢斯是隼；托斯是朱鹭；赛贝克是鳄鱼；布巴斯蒂斯的女神努特是猫；另一个女神布脱是蛇。

除各种动物神外，有些动物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也成为崇拜的对象。曼菲斯的公牛阿辟斯就是最著名的神兽，它受到的崇拜礼仪也最为隆重，古埃及宗教认为阿辟斯是“创世主”塔赫神的仆人。

神牛就是活公牛，由牧师在庙里喂养，死后尸体以药剂保护，葬礼隆重，然后选同样花色的公牛接替。这些神兽的墓地的规模不下于神抵和帝王的陵墓。布巴斯蒂斯和班尼·哈桑有猫陵园；昂博斯有鳄鱼陵园；阿什穆耐固有朱鹭陵园；埃勒芳坦固有公羊陵园。有些拜物教的信仰遍及全国，在普及的过程中，崇拜的形式又会发生各种变化；有的则仅限于一定的地区，先是盛极一时，随后便销声匿迹，几百年不再出现了。

■ 古埃及的生活

马利耶特站在神中阿辟斯的陵墓之前。地下墓室的人口处有一座安葬之前放置遗体用的教堂，其规模较之埃及贵族的平顶墓前的教堂不相上下。一条很陡的甬道通向长形墓室，里面安放从拉美西斯大帝起数百年来无数具神牛的尸体。马利耶特发现，这些尸体各占一间墓室，许多墓室沿着 320 英尺长的通道排成长列。加上后来出土的直至托勒密时代的墓葬，墓道总长达到 1120 英尺。对神牛的崇拜一至于此！

那些埃及工人借着摇曳的火炬光亮，镊着脚跟在马利耶特的后面，战战兢兢地不敢高声说话。马利耶特一个一个墓室看下去。神牛的尸体装在石棺里，石棺是整块的黑色和红色花岗岩凿成磨光的，每个约高 9.6 英尺，宽 6.4 英尺，长 12.8 英尺，估计重 72 吨。

许多石棺的盖早已被人掀去，所以马利耶特和以后的考古者一共只找到两口内部完整无损的石棺，其它都已遭受粗暴的劫掠。这是几时发生的呢？谁也说不清，盗墓的人也并没有留下姓名。埃及学家们不止一次发现，那些盗墓人是知道他们会到来的。这使得埃及学家们非常恼火但却毫无办法。不断移动的流沙湮没

了多少庙宇、墓葬和古城，盗墓者留下的痕迹早已被沙盖得无影无踪了。

至此，马利耶特已经进入古代宗教这个神秘的领域。他接着又在埃德福、卡尔纳克和岱尔·埃尔巴里进行了挖掘工作，空前地揭示了古埃及丰富多采的生活的画面。

距西拉皮厄姆不远，马利耶特发现了古埃及大臣、大地主蒂的陵墓。这座陵墓比神牛墓要古老得多，因为在神牛墓里还可以找到托勒密时期较新的人类活动的遗迹。神牛墓的修建是突然中缀的，有一个石棺还没来得及安放到指定的地点就留在入口处了。蒂的陵墓是在古帝王齐奥普斯、柴夫仑和迈赛里努斯修筑金字塔以后不久建成的，墓中的装饰极为华丽。马利耶特熟悉埃及墓葬的习惯，他知道下面一定有大量随葬品、雕刻品和叙事壁画。一如他的猜测，在这里，这些东西果然极其丰富。墓室的墙壁和甬道里的大量浮雕，记录着死者生前的生活，其详细的程度远非以前出土的浮雕可比。这位姓蒂的富翁看来对于自己官场中和家庭里各方面接触的事物无不极为重视。他在身后把生前的随从和全部用品统统象征性地带到地下来。浮雕中特别突出蒂本人，他的形象比别的人物和奴隶大三四倍，这是为了表现他的权势和地位同别人之间的悬殊。

所在壁画和浮雕，风格高雅，线条优美，内容丰富，它们不仅表现富人的各种消遣，而且也描写了普通人的生产劳动，有剥麻、割谷、赶驴、脱粒、扬场等画面。有一幅画画的是 4500 年前造船的场面，还有伐树、割板，以及使用扁斧、手夯和凿铲的劳动。可以看到锯、斧、锥子等已经普遍使用。有一幅金匠熔金的画面表现了向炉内吹风以便提高炉温。另外还有表现雕刻匠、石匠和皮匠进行日常劳动的作品。

不少画面表现了蒂的地位和权势。有一张画着一群人被像羊一样赶到蒂的府里去结帐，走得慢的就被侍卫揪着衣领向里拉。许多农妇排成长列向蒂献礼，一群群的仆人，有的牵着祭把用的公牛；有的在宰杀。有的画面表现蒂在进餐，或蒂和妻子和全家人在一起，或蒂在猎雉，或蒂在尼罗河三角洲上旅行，或蒂在纸

莎草丛中行路的情景。

在马利耶特的时代，人们不甚注意这些浮雕的美学价值，而是更为重视它们的实际内容。可以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古代埃及人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不仅表明古埃及人干些什么，而且具体说明他们是怎样干的。后来出土的许多文物大大丰富了蒂墓的装饰艺术所表现的实际生活内容。这些文物有的属于古埃及大臣普塔霍台普墓，有的是大约 40 年后在梅莱茹卡墓中出土的，它们的地点都在撒卡拉。从这些文物可以进一步了解古埃及人在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时所使用的许多操作方法，这些方法尽管是原始的，却都是精心创造的。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建筑金字塔的工程是何等的了不起。在马利耶特等人看来，古埃及人如此落后的技术竟能造出金字塔，这就更加令人不能理解。实际上古埃及的技术的基础就是大量的奴隶劳动力。马利耶特逝世以后几十年间，不断有人写文章，对于古埃及人用石头建成那些庞然大物的秘法作出各种想象和猜测，这些文章在报纸、游记甚至科技书刊上都可以见到。其实这件事毫无秘密可言。当马利耶特忙于西拉皮厄姆的出土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伦敦出生了，这个人后来揭示了古埃及的建筑方法。

自从马利耶特站在开罗的城堡上初次看到古埃及的面貌，过了 8 年，他才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去做一件早就想做的大事：他在布拉克创建了一座埃及博物馆，不久以后埃及总督任命他为埃及古迹办公室主任，同时主管一切出土工作。

埃及博物馆于 1891 年迁到吉萨，1902 年最后迁到开罗，地点距尼罗桥不远。尼罗桥为都格农所建的仿古风格的桥梁，其质量达到二十世纪初的最高水平。埃及博物馆是一座管理中心，也是埃及学的文物总汇之地。自那以后，凡在埃及出现的文物，不论偶然发现的还是正式出土的都要首先送交埃及博物馆。马利耶特尽管是外国人，却从此制止了埃及文物被人乱盗乱卖的现象，使埃及人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为了表示对马利耶特的感谢，埃及人在博物馆院内建立了他的塑像。马利耶特逝世以后，他的遗体运到埃及，安放在一口大理石棺里。

第三章 逝去的岁月

对埃及而言，有两个意义非凡的名字。拿破仑一世和维万·德农。因这从考古学的观点看，发现埃及正是从他们二人开始的。二人中，一个是不朽的皇帝和将军，一个是声名远播的贵族艺术家。这两个在性格上绝无共通之处的人，却在发现埃及的旅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互不相干的名字，也从此同时闪烁在埃及那美丽的星空上。

拿破仑于 1797 年 10 月 17 日签署了著名的弗米欧营和约后，回到了巴黎。对拿破仑以此种形式结束法意战争，斯汤达有过如下的评语：“拿破仑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相信在当时，和斯汤达抱有同样看法的人不会是少数。但斯汤达说错了。这位科西嘉英雄的用武之日其实还远未开始。在横扫欧洲之前，拿破仑早已“满脑子精神病患者的狂想”。他将自己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但却苦于功业未竟。他曾这样写道：“巴黎压在我的身上，沉重得像一件铅做的大衣，而我们的欧洲则如一个土堆。只有前往 6 亿人的东方，才能创建伟大的帝国，实现伟大的革命。”

为了实现他的功业，拿破仑于 1798 年 5 月 19 日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东征。这次目标直指埃及的东征共动用了 328 艘战船，38000 人的军队。

当年的 7 月 2 日，拿破仑踏上了埃及的土地。法国的士兵们经过艰难的行军，横穿了一望无际的沙漠，终于得以在尼罗河里沐浴了。7 月 21 日，法国人看到了开罗，看到了这座“天方夜谭”里的城市 and 它的 400 个寺塔，看到了开罗最大的清真寺——贾米一埃尔一阿沙那巨大的圆顶。在柔和的晨曦中，这些金碧辉煌的屋宇闪烁着光辉，而那些在沙漠中高高耸立的巨大、孤寂、冰冷的巨石建筑，它们鲜明的轮廓被莫卡塔姆山紫灰色的山坡烘托得格外显眼，两种景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吉萨高地的这些金字塔是几何的化石，它们永恒地沉默着，证明着在伊斯兰教之前早已死去的文明。

这赏心悦目的一切，对法兰西的士兵来说，却并不是唯一的，他们甚至分不出心神来将之细加打量。扑进视线的众多古迹展示着永逝的过去，但现实世界的开罗却将他们带入了诱人的未来。玛穆鲁克王的军队阻挡着他们前进的脚步，也阻挡着他们前进的决心。面对如蝗的敌军，拿破仑指着巨大而沉默的金字塔对他的士兵们说出了一句永载史册的话：“4000 年的历史在蔑视你们！”

战斗的激烈程度甚至超出了士兵们的想象。7 月 25 日，拿破仑击败对手进驻开罗。至此，他的雄心大志似乎正步步临近，伟大的、直捣印度的行程已完成过半。

但此后(8 月 7 日)的阿布齐尔海战却让拿破仑陷入了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的包围困。虽然战争持续了一年才宣告结束，但这次海战却在事实上终止了拿破仑的埃及之战。

1799 年 8 月 19 日，拿破仑丢下军队独自逃走了。8 月 25 日，在米隆号护卫舰上，拿破仑目送着埃及的海岸线慢慢地在海平线下消失。

拿破仑这次举世闻名的远征虽然在军事是失败的，但却促进了埃及在政治上的觉醒。正是这次远征带来了埃及古代史的考察活动，并将之持续至今。拿破仑随军有 175 名“有学问的文职人员”，他们不仅带来了大批图书，同时带来的还有法国的所有关于埃及的书籍以及十几包科学设备和测量仪器。

1798 年春天，在法兰西学院大厅进行了一次科学家会议。拿破仑在会上论述了埃及文化的重要性及科学工作者应作出何种努力。他讲话时手里不仅拿着一本尼布尔写的《阿拉伯之行》，还时不时地用手指敲击它的封皮加以强调。只过了几天，这批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矿物学家、东方学家、技术人员、画家和诗人就随同拿破仑从土伦登舟远航了。同行看中有一个是拿破仑一世之妻、后来的法国皇后、美艳绝伦的约瑟芬所推荐，前来担任绘图一职的。这是一

个非凡的人物。

这个人的全名就是多米尼格·维万·德农。在路易十五时期，他曾任古物监督，深得路易十五的情妇宠帕杜尔的青睬，在驻圣彼得堡大使馆任秘书期间，他又得到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的欢心。维万·德农见多识广，喜欢女人，深谙艺术，谈吐幽默而颇具机锋，有着广交四海之友的本领。在瑞士联邦担负外交工作时，德农经常出入于著名作家伏尔泰的家中，并在那儿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弗尔尼的早餐》。他同时创作的另一幅伦勃朗风格的素描《崇拜牧羊人》，则使之成为法兰西的院士。

法国革命爆发后，德农被列入了驱逐出境的名单，所有财产均被没收，他变得穷困潦倒，在巴黎贫民窟中藏身，用卖画换来的一点钱打发时光。有一次，他因受到著名革命画家路易·达维的赏识，从而再次得以回到巴黎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一当踏上那久违的镶花地板，德农与生俱来的交友本能便再次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没用多长时间，罗伯斯庇尔就下令归还了他的所有财物，并取消了对他的驱逐令。他最大的转折是结识了绝美的约瑟芬·鲍阿娜，并因之深受拿破仑激赏而参加了对埃及的远征。

■征服埃及的一支笔

从尼罗河畔回到法国时，德农由于地位稳固，并且备受恩宠，受命担任全国博物馆总监。随着拿破仑在欧洲战场叱咤风云，德农也飞黄腾达了。他以搜集古物为名把许多艺术品暗中据为己有，后来直到那些极为平凡的艺术品都变成法国的高级饰物，他还在继续这种活动。他想起当年自己随便画了几张油画和素描，竟能名噪一时，现在未尝不可在文学方面也试它一下。在一次交际场合，有人发表议论认为爱情故事想要写得实际，不诲淫是不可能的，德农当场保证他能做得到。24小时以后，德农写成了《翌日拂晓》。这部颇长的短篇小说给德农带来了文学家的声誉，评论界称之为同类作品中的翘楚。后来巴尔扎克说这部小说“使已婚男子受到教育，为青年人提供了上一世纪社会风俗的出色的画面。”

德农的另一部作品《拓片集》于 1793 年出版。如书名所写，这是一部拓本集，主要是描写性爱的。这是德农的活动的一个侧面，有趣的是有些写德农的考古学家竟不知道这一点。相反地，像爱德华·福照这样一位渊博的文化史家，尽管在《道德史》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 讨论海淫的作品，却并不知道德农在埃及考古学的早期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德农就是这样，他样样通晓而又往往一鸣惊人，但他真正值得永远纪念的却是一件独特的成就。拿破仑用刺刀征服了埃及，但他的占领期只有短短的一年；德农却是用画笔征服了这个法老的祖国，并且永远占领了它。他凭着那训练有素的目光和双手，把一个活生生的古埃及展示在现代世界的面前。

尽管德农在长期的沙龙生活中搞得弱不禁风，但从他呼吸到沙漠的热风的时刻起，他就深深地爱上了埃及的一切。他到过许多古墟和遗址，但他的兴致从未稍减。

德农在军中隶属德赛将军的部队。德赛将军率部穷追选定的马穆鲁克领袖毛拉德，部队穿过埃及北部的荒漠，这时德农 51 岁，已经是德赛的父辈了，但他不仅受到将军的厚遇，而且在行伍中也深得人心。他对那恶劣的气候毫不在意，使战士们都深为叹服。有时他策马疾驰，跑在给养车的前面，次日却会远远落后。每天黎明他就走出帐篷作画，无论行军、宿营都坚持绘画不辍，饿了就简单地吃些东西，身边也放着素描本。有一次他刚听到报警的号声，战斗已经在他的身边打响了。德农看到战士们向敌军开火还击，就挥动画本鼓舞士气，这时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画面，竟不顾飞舞的子弹开始作画后来他看到了象形文字。德农对象形文字一无所知，德赛军中也无人可以请教，他不管这些，逞自画下自己看到的一切，他虽然不懂，却凭着敏锐的观察力立刻看出象形文字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发现象形文字有的是阴文，有的是阳文，他在撒卡拉画下了阶梯形金字塔，在丹德拉画下古埃及后期金字塔的巨大的残骸，接着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古底比斯的 100 个城门的废墟之间，他还没有来得及画完，却接到了拔营的命令，只好一面骂着，一面找了几个士兵，叫他们暂时停下打背包，帮他清除一尊雕像头

上的泥壳。直到给养车已经开动时他还在那里面个不停。

德赛挥军深入，直抵阿斯旺和尼罗河上第一道瀑布。德农在埃勒劳坦因画下了阿门诺菲斯三世修建的华丽的圆柱教堂。这座建筑于 1822 年拆毁，因此德农的这幅画是它现存的唯一的记录了。赛迪曼一战消灭了毛拉德，法军准备回国了。洗劫马穆鲁克军队的法军士兵们满载着战利品，但多米尼格·维万·德农子爵带回的无数画稿却是一批更为丰富的收获。埃及的奇特风貌虽然已经使他极为激动，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艺的精确。他的素描像老工匠镂刻的作品一样真实，那些老艺人专心致志地精雕细刻，既不从印象出发，也决无自我表现之意，对于“工匠”这个称呼有无贬义他们是从不计较的。德农的画稿为考古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第一本关于埃及考古的名著《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ll'Egypte)就是根据这些画稿写出的一部系统化的科学著作。

■ 闻所未闻的记述

与此同时，开罗建立了埃及学院。在德农忙着作画的时候，随拿破仑出征的其他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也在纷纷测量、清点、调查和搜集他们在埃及地面上找到的东西。其所以只在地面上找，是因为到处都是丰富的资料，举目可见，也就没有人想去挖掘了。拿破仑的文人们带回去的除许多石密模型、各类备忘录、抄件、素描和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外，还有几口石棺和 27 块石雕，其中多数是雕像的碎块，还有一块磨光的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面镌有 3 种不同形式的文字。这块沉重的石板就是后来解决许多埃及之谜的钥匙——著名的罗赛塔碑。

但是 1801 年 9 月，亚历山大市投降了，法国被迫撤出埃及北部的占领区，连同法军远征时运走的法老文物也一并移交给了英国人。贺钦森将军负责把这批东西运到英国。因为这些是当时极为珍贵的古物，英王乔治三世下令存在大英博物馆。就这样，法国人辛苦一年，有些学者还在工作中丧失了视力，如此得来不易的收获完全付诸东流了。但是事后人们发现，尽管原物都被英国弄走，这批文物已经逐件留下真实的抄本或图片，这些材料足够巴黎的一代学者研究的了。

德农是远征队伍中第一个使用这些资料的人。他在 1802 年发表了内容生动的《埃及北部和南部的行程》。与此同时，弗朗索瓦·若玛开始修订他的杰作，这本书是根据远征科学集体的收获，特别是德农的大量画稿写成的。这中书的出版是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对埃及古文化过去只有少数旅行家有所了解；尽管不是完全看不见，其神秘和渺茫并不亚于特洛伊。这本著作却空前地把埃及古文化摆在了现代读者的面前。

若玛的《埃及记述》从 1809 到 1813 年陆续出版。这部 24 册的巨著轰动一时，那种盛况只有后来博塔写的关于尼尼微的书和谢里曼关于特洛伊的著作可以相比拟。

若玛竟能选择这样的题材，他的书的内容竟能如此丰富，附有那样多的插图，许多图还是彩色的，再加上精美的装订，这一切，今天使用现代轮转印刷机的人们很难理解在当时是如何难能可贵。当时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这部书，到手以后就当做知识的宝库珍藏起来，在今天，科学上每有重要的发现很快就可以传遍全球，并且通过照片、电影、文字和声音复制千百万份加以传播，结果就大大冲淡了轰动一时的效果。出版物一本接着一本，每本都在极力吸引读者，慢慢地就造成读者什么都略知一二，但一件也不深入。因此现代的人们很难理解当时若玛的第一批读者拿到《埃及记述》这部书时的心情。书中的内容过去闻所未闻，里面所写的古人的生活他们是决想不到的，那时的读者比现在虔诚，读到这样一本书一定会感到很大的震动。

埃及文化是古老的，比当时人们所知的任何古文化都古老得多。早在罗马的国会山上讨论制定未来的罗马帝国各项政策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一个古国了。当着日尔曼人和凯尔特人在北欧的森林里猎熊的时候，埃及已经开始衰败了。按现在的历法计算，埃及法老第一朝是 5000 年前兴起的，那时尼罗河畔已经有了灿烂的文化。就连第 26 朝的衰亡也还是公元前 500 年的事。统治这块土地的民族先是利比亚人，接着是埃塞俄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这一切都在星光照耀伯利恒的马厩之前。

■走向死亡的历程

当然，很早就有人知道尼罗河畔石雕和石建筑的胜迹，但那些传闻都有许多传奇的色彩。埃及的古文物只有很少几件运到国外，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拿破仑时代的旅游者在罗马可以看到国会大厦石阶上的狮子，后来就没有了。他们还可以看到托勒密王朝帝王的雕像，但那已经是后期的艺术品，那时古埃及文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亚历山大希腊文化已经高度发展了。真正代表古埃及文化的只有 12 块方尖石碑，此外就是红衣主教的庭园里的一些浮雕了。较为常见的还有雕着圣甲虫的宝石，古埃及人把这种甲虫视为圣物，这种雕刻品一度在欧洲到处被人用作护身符。此外什么也没有了。

巴黎的书店里也很难找到真正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幸尔 1805 年出版了斯特拉波的一套书，共五册，译文的质量极好，这部权威著作的内容过去只为学者所知，至此才开始普及了。斯特拉波是在奥古斯都大帝时期游历埃及的。希罗多德的第二册书里也有十分宝贵的资料，那是去过古埃及的一位杰出的旅行家：但是多少人读过希罗多德呢！其它古籍里也有时提到埃及，但这些材料更为古老，更为零散，也就更少为人所知了。

“你像穿衣服一样把光辉洒遍全身，”这是大卫王的《诗篇》里的一句话。早晨的太阳在湛蓝的天空升起了，运行了，它那黄色的、滚烫而耀眼的光芒照在褐色的、赤色和白色的沙上，映出的影子像沙上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是一片永世阳光普照的荒野，这里没有气候的变化，没有雨、雪、雾、雹，也很少雷声和闪电，这里的空气干得要死，遍地都是五谷不生的砂砾和硬得发脆的土块。就在这块土地上奔流着伟大的尼罗河，它是众河之父，人称“万物之父尼罗河”。它源远流长，河水来自苏丹的湖泊和热带雨。每逢汛期河水就溢出两岸，淹没砂荒，吐出肥沃的 7 月的泥浆。每年河水高达 52 英尺，如是持续了千万年。梵蒂冈有一组大理石像，表现 16 个儿童在河神周围跳舞，每个代表 15 英寸的洪峰，就是表现尼罗河的。水退以后，河边的干土和沙地已经浸透，黄水所过之处长出绿色的植物。庄稼发芽了，成熟了，“肥年”的收获供应了“瘦年”的需要。就

这样，每年出现一个新的埃及，它是古代的谷仓。正如 2500 年前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就连遥远之地的罗马人的饥饱也要取决于尼罗河的恩赐。

在这片被太阳烤焦的土地上，城市里礼拜寺的尖塔林立，住的是肤色不同的民族：努比亚人、柏柏尔人、科普特人、贝都因人和黑人。狭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语音杂沓；无数寺庙、厅堂和陵墓的断壁残垣间到处有人顶礼膜拜。

骄阳下的沙地上矗立着金字塔。开罗周围 67 座金字塔排列在“骄阳的操场”上，它们都是帝王的巨大陵寝，单是其中的一座就用了 250 万块石头，10 万奴隶干了整整 20 年才建成的。

这里卧着最大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它头上的鬃毛已经磨平，眼睛和鼻子也变成了黑洞，这是马穆鲁克人用它的头作炮靶演习射击的结果——然而它究竟已经卧了几千年，并且要永世呆在那里，它的身躯是硕大无朋的：当年一心想做国王的托特米斯竟在它的两爪之间竖了一块大石碑。

清真寺的尖顶纷然竖在晴空里，为神抵和帝王们看守庙宇的大门。这些精美的石尖有的高达 91 英尺，此外还有圆形和方形的石砌陵墓，“村长”和法老们的雕像，各种石棺、石柱和塔形门，各种浮雕和绘画。这些当年治理过这个古老的王国的人们不可胜数，他们的形象站立在雕梁画栋之间，他们以僵硬而尊严的姿态指向某种目标。有人说：“埃及人的生活就是走向死亡的历程。”埃及的壁雕到处突出表现目的论的原则；一位现代的文化哲学家指出，埃及艺术的主要象征是“方向”，在意义上可以和欧洲的“空间”、希腊的“身体”相提并论。

■ 迷样的世界

埃及可谓集古墓之大成，而且它几乎到处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图画、线条、暗号以及无法理解的图形。这是一套古怪的表达方法，形象的

来源很多，人形、动物、植物、果实、器械、衣服、编筐、武器、几何形体、波浪和火焰状的线条都可以成为文字。寺庙和墓室的墙上、纪念石刻上、棺材上、墓碑上、神抵和凡人的雕像上、箱子上和砧土器皿上都有象形文字；连墨水池和手杖上都有象形的符号。看来埃及人是最喜欢写字的古代民族。“假如有人想把埃德福寺里的象形文字抄录一遍，每天从早抄到晚，20 年也抄不完！”

若玛就是把这样一个五彩续纷的世界展现在欧洲的面前，而那正是欧洲开始既看到科学的力量，又看到过去的价值的时候。感谢拿破仑的妹妹加罗琳，庞培城的出土工作重新加紧进行了。经文克尔曼启发，学者们学到了考古的基本方法，在古文字的破译方面都是跃跃欲试的。

《埃及记述》一书里的各种素描、写生和记述文字当然是极为丰富的，但是作者不能对这些做出解释，因为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有时试图解释一下，结果也是错误的。书中罗列的古文物自己不会说话，而且只能永远沉默。它们的顺序的排列全凭直觉，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出具体实际的说明。象形文字根本无法弄懂，无论僧侣体、世俗体或简化体(僧侣体是简化了的象形文字，笔划是曲线形的，而世俗体又是僧侣体的简化或大众化的形式。僧侣体本来是用来书写一切宗教文学和非宗教文学的。世俗体普及后，僧侣体只供宗教文字使用。)都是一样。这种文字欧洲人从未见过。《埃及记述》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内部关系、自然状况和其中的意义上，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谜。

在若玛时代的人们看来，谁要是能够解开象形文字之谜，花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波斯的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说过：“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戈廷根有一位普通的教师，姓戈罗特芬德，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为破译皮尔赛波利斯的楔形文字指出了正确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成绩。戈罗特芬德掌握的材料非常有限，而现在却有无数象形文字可供研究。此外，拿破仑的一名士兵天缘凑巧地找到了一块非比寻常的黑色玄武岩板。第一批报道这件消息的记者也都知道。这块罗赛塔碑是解决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但那懂得这块碑怎样使用的人却在哪儿呢？

这一块碑出世下久，《埃及信使报》登了一篇谈这块碑的文章，文章的日期写得颇具革命味道：“共和国 7 年 12(果)月 29 日。”

再巧也没有，这份埃及报纸传到了一个人的家乡，这个人 20 年后写出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他竟然读出了石板上的文字，从而解开了这个谜。

第四章 奥秘之碑

著名骨相家弗朗茨·约瑟夫·高尔博士周游法国，在各地传授根据颅骨判断性格的理论。所到之处有钦佩他的，有拿他取笑的，有颂扬的，也有贬抑的。一次在一个巴黎人的家里见到的一个法国青年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从颅相学看来，那青年头骨的形状是极为不凡的。他一看见就赞叹道：“这是个语言的天才！”这个 16 岁的少年当时除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精通 6 种东方语言，至于这位颅骨专家在事先是否听说过就不得而知了。

十九世纪流行把传记写得有声有色，在《商博良传》一书里对于他的出生就有一段奇异的记载。既然这段文字目前尚无反证，而商博良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于考古科学的贡献又如此巨大，这里有必要写下这段记录，以便有助于了解他的形象。

法国的菲济克小镇住着一位卖书的商人贾克·商博良，他的妻子因残废长期卧床。1790 年过了一半，当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贾克请来了魔术师贾库。应该提到的是，菲济克镇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道菲尼省，而道菲尼省的七大奇迹是有名的。道菲尼省又是法国的风景区，说得上是神仙出没的地方。道菲尼人生性倔强而保守，不会轻易动感情，可是一旦激发起来是极为热情奔放的。天主教也使他们容易接受神奇的事物。

根据几种史料记载，那巫师贾库请到以后，就把病妇放在加热的草药垫上，

并给她喝热葡萄酒。他说，如果照他的嘱咐去做很快就可以痊愈。出乎病人家属意料的是，他还断定病妇的腹内有一个男胎，不久就要分娩；并且说，孩子长大之后成就不凡，并将名垂千古。

第三天病妇就起了床。1790 年 12 月 23 日凌晨两点钟，象形文字的注定的释读家让一弗朗索瓦·商博良诞生了。

据传说，假如魔鬼的孩子生下以后双脚像牛蹄，那他的身上就会有些现象表明在诞生以前经过巫师的加工。小弗朗索瓦生下来以后，人们看出他的两眼的角膜竟是黄的，这是东方人普遍具有的特点，在西欧是极为罕见的。他的皮肤是黄色的，而且脸形也具有鲜明的东方人的特点。20 年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叫做“埃及人”。

让一弗朗索瓦·商博良是革命的儿子。1792 年 9 月，菲济克宣布共和国成立，1793 年 4 月恐怖时期开始。商博良一家人的住宅离“武装广场”仅 30 步，广场上竖起了自由碑，后来这里改名为商博良广场。让一弗朗索瓦的记忆中最早听到的声音是嘈杂的卡门尼奥音乐和难民的哭声，这些难民是到商博良家乞求革命群众保护的，而面这些群众中就有一位牧师后来成为让一弗朗索瓦的启蒙教师。

据一篇传记记载，让一弗朗索瓦刚刚 5 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将近 7 岁时，他第一次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家，但只听了一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销声匿迹了，原来弗朗索瓦有一个比他大 12 岁的哥哥让·贾克满怀希望地准备随拿破仑远征军赴埃及，结果却没有去成。

无论道听途说还是亲眼目睹者都知道，商博良小时候在菲济克学校功课并不好。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商博良学习不好，就在 1801 年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 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

惊人的。他哥哥当机立断，决定从此尽量韬晦，以便让弟弟早日崭露头角。这时他就改名商博良—菲济克，后来索性改为菲济克。他自己的才能本来是不容置辩的，然而却能这样谦逊，这样深信弟弟比自己更能光耀门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超群的智慧

就在这一年，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傅立时同这个通晓多种语言的孩子谈过一次话。傅立时参加了埃及远征，后来在开罗的埃及学院任秘书。他还在法国驻埃及军政府里作委员和司法长官，而且是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时他是伊赛尔河区行政长官，佐在省会格兰诺勃尔，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批知识界的人物。在一次视察学校时，他同弗朗索瓦辩论了一个问题，颇为赏识弗朗索瓦那超群的智慧，不久就邀他到家里来作客，并且给他看了自己在埃及搜集的文物，这位皮肤黝黑的少年初次看到那些古代纸草的碎片和石片上的象形文字，感到非常喜爱。“有谁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傅立时摇摇头。“我会认识的，”小商博良满怀信心地说，“过几年就可以。那时我就长大了。”若干年以后他自己还时常提起这件事。

这件轶事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另一个人小时对父亲说“我要找到特洛伊”的事。两个孩子都是那样信心十足，也都是那样荒诞离奇。然而两个人在实现少年的理想的经过上又是多么不同！谢里曼一生的学问都是自学的，而商博良却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正轨的学习，尽管他的智力发展迅速，经常把同学远远甩在后面。谢里曼是在没有任何技术设备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而商博良的学习条件可以使当代一切知识都能为他所用。

哥哥对他的学习进行监督，他想控制一下这个孩子过分旺盛的求知欲，但这是办不到的。商博良不断地向着最深奥的知识领域进攻，接连拿下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他12岁就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名犬历史》。他感到没有一部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大事表，不利于历史研究的工作，就自己动手编制了一套，取名“从亚当到小商博良年表”。因为哥哥特意隐姓埋名，给让—弗朗索瓦创造出名的条件，弟

弟也就署名“小商博良”，为的是教人们不要忘记，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商博良。

他 13 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机遇，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就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他钻研的这些都是罕见的古文资料，不靠傅立时的力量在格兰诺勃尔是弄不到的。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手头所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 1807 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 17 岁。

这称得上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博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歪曲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唯一的同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十七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会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807 年 9 月 1 日，商博良宣读了这本著作的导言，听众是格兰诺勃尔市公学的全体教师。那身材瘦长的少年挺立在讲台上，态度严肃，脸上闪耀着天才的神采，他用大胆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阐述了自己的论点。教师们听后大为赞赏，当场就选他为教师，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校长雷瑙尔顿挺起身拥抱了商博良，对他说，“我们是根据你已经取得的成绩选你做教师的，但我们相信，你的未来的成就决不止此，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也相信你将来成名以后不会忘记这些首先发现你的天才的人们。”

就这样，商博良一下子从学生变成了教师。

■通往过去王国的钥匙

商博良从公学出来以后就昏倒了。这时他是一位高度敏感的少年，他的性格对于情绪波动的反应极为强烈。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个天才，他那早熟的智力已经出了名。他的身体的发育也超过实际年龄，例如他刚刚毕业就决定结婚，这完全不是出于少年的初恋。

他懂得自己即将进入事业上的新的阶段，知道巴黎是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商博良和哥哥一起乘长途马车走了 70 个小时，到了离巴黎不远，他的心已经从现实走入憧憬了。他仿佛看见那老得发黄的纸草，听到几十种不同的语言。他想到罗赛塔碑；在辞别傅立时时他已经看过这块碑的抄本。那些刻在玄武岩上的象形文字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据可靠传闻，在两兄弟乘车前往巴黎的途中，商博良突然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他对菲济克说自己原来想做什么，而现在突然看到自己已经有力量实现夙愿了。他那黄脸上的黑眼睛闪着光：“我要把象形文字译出来；我一定能做到。”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罗赛塔碑是一个名叫道特普尔的人发现的，有人说是布沙德，但经调查后证明，布沙德不过是一名指挥战士们在拉齐德要塞废墟进行挖掘的军官，他本人并没有发现这块石碑。这个要塞被法国人改名为朱利安要塞，位于尼罗河畔，在罗赛塔西北约四五英里处。罗赛塔碑是由布沙德负责运到开罗的。

实际上挖出罗赛塔碑的是一名不知姓名的士兵。估计这个人大约具有一定的文化，或者至少有些常识，所以能看出这块碑是一件希罕的东西。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愚昧而又迷信的人，当他看到碑上石刻的一堆符号时以为是符咒，就大惊小怪起来，结果才使布沙德知道了这件事。

罗赛塔碑约有桌面大小，长 3 英尺 9 英寸，宽 2 英尺 4 英寸半，厚 11 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榔头。”在碑的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 2000 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 11 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 32 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 54 行。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立刻着手翻译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 196 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埃庇范努斯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委员会”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对比研究了。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绩。这些学者无例外地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错就错在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到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这是人类头脑里一直存在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想要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须得像哥白尼那样彻底改变观点，要有打破传统束缚的气魄。

■意想不到的打击

商博良的哥哥商博良—菲济克原来有一位老师名叫德·萨西，住在巴黎。

德·萨西貌不惊人，却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菲济克带弟弟去见德·萨西，那时商博良才 17 岁，但在德·萨西的面前却用平辈的态度谈话。这也不足为奇：6 年前有人把他介绍给傅立时时，商博良在那名人的面前也是同样的态度。

德·萨西对于这位外地的神童是半信半疑的。他当时 49 岁，在知识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关于商博良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他只看到过导言，而书中提出的计划就连作者本人也承认在他有生之年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个青年，德·萨西一时不知应该如何评价。然而很久以后他回忆初次见到商博良时，谈到这位青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就在商博良见到他的当年年底，这本书就差不多写成了。又过了 7 年书才终于出版而引起轰动，但在书写成时，这位 17 岁的作者对于这些荣誉应该说已经是当之无愧了。

商博良投身于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为“东方的意大利语”。总之商博良沉浸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他打下了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这时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他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他学阿拉伯语到达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谈话之后赞叹说：“我们谈到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清楚！”

又过了一年，他就学会了科普特语，既能说又能写。他说：“我经常自己对自己讲科普特语。”他用科普特语写日记，这只是为了练习；谁知这种怪僻的结果竟在 40 年后酿成了一件有名的笑谈。一位法国科学家看到这些日记，竟把它们当成马库斯·奥列留斯·安托尼努斯时代的埃及古文，并且特地写文章加以论述。这很像德国的白林格教授把孩子们埋的兽骨当成古代化石的笑话，真是无独有偶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商博良处境非常艰窘，如果不是哥哥的大力支援，他险些成为饿殍。他住在卢弗尔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月租 18 法郎。但就连这一点钱他都拿不出来；他经常写信向哥哥求援，说他自己已经毫无办法，日子过不下去了。哥哥回信要他削减开支，否则只好典当藏书了。但他的生活开支实在无法再减了，鞋子早已穿破，衬衫也破烂不堪，弄得简直无法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病卧在潮湿、阴冷的屋子里，从此种下病根，后来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幸尔有两件小事还算顺利，否则真会精神崩溃了。

祸不单行，皇帝需要增兵，于 1808 年下令年满 16 岁的全国男青年一律听候征用，这一来吓坏了商博良。他生来就反对一切强制命令，为了做学问他可以最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一看到那些整队前进的士兵他就不寒而栗，因为他认为这些小卒受到的约束把人的个性破坏无余了。当年文克尔曼不是同样经受过参军的威胁吗！因此他给菲济克的信里曾这样诉苦：“有时我简直疯了。”

从来对他爱护备至的哥哥这时就挺身而出，设法保护商博良了。他一面求朋友帮忙，一面书面申诉，写的信更是不计其数了。结果使得商博良终于在那战乱的年代还能够继续研究他的古文字。

还有一件事给他精神的寄托，使他有时忘掉被征入伍的威胁，那就是对于罗赛塔碑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像谢里曼，因为当年谢里曼有意地推迟对于希腊语的学习，直到通过自学能讲能写欧洲各国语言之后才开始学希腊语。罗赛塔碑之于商博良就和希腊语之于谢里曼一样。这位青年的心一直向往着那篇神秘的碑文，但他却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自问要对付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本身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在这时他看到了伦敦新做成的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然而他还没有径自着手破译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纸草写的古文对比了一下。初步探讨这块黑色石碑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的价值。”他在 1808 年 8 月 30 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把初步收获交

你审查。”他非常谦逊地说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但在语气之间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探索者的含蓄的自豪。

然而就在他做了初步工作，并且已经知道坚持下去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刻，却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对于吃苦或者逆境，他都不放在心上；然而现在传来的消息却像是使他的辛勤的准备和美好的愿望完全落空——那些象形文字已经有人翻译出来了。

■ 堂吉诃德之剑

一开始，消息传来确实把商博良搞得抬不起头，但这只是一场虚惊。那一天，商博良到法兰西学院去的路上遇到一位朋友告诉他这个消息，那个人并未觉察这对商博良是多么重大的打击。商博良听到以后面色苍白，摇晃了一下，抓住那位朋友才没有倒下去：自己长期以来生活工作、忍饥挨饿、孜孜以求的全部希望，一下子变成了泡影！

“译者是亚历山大·勒努瓦，”那位朋友说，“书刚刚出版，是一本小册子，他定名为《新译文》，书里把象形文字全部译出来了。你想想，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

确实，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啊！

“勒努瓦？”商博良问，接着摇摇头。他看到了一线希望。昨天他还见到勒努瓦。他认识勒努瓦已有半年，勒努瓦是一位有水平的学者，但决不是天才。“这不可能，”商博良说。“谁都没有对我讲过破译象形文字的事，就连勒努瓦本人也没有提。”

“这难道还奇怪吗？”那朋友问，“谁对这样重大的发现不会守口如瓶呢！”

商博良猛然放开那位朋友。他问：“书店在哪里？”接着狂奔而去。到了书店，他双手颤抖着点好书款放在那积满尘埃的柜台上。这时勒努瓦的这本小册子还很少有人问津。商博良跑回家里，坐在破沙发上就读起来了。

厨房里的梅克朗寡妇这时猛然听到隔壁房间里纵声大笑起来，吓得她把菜锅放在桌上，几乎惊呆了。她胆战心惊地又听了一会，然后跑到门房向里望去，只见商博良躺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笑得全身发抖。

他手里拿着勒努瓦写的那本书。这样的东西算得上破译象形文字的作品吗？这个评语下得过早了！勒努瓦的这本书从头至尾乱扯一通，是主观想象和错误的治学方法的堂吉诃德式的混合物。凭着商博良的学识完全可以识破这一切。

但这次打击是商博良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从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才觉察到，自己想要使这批僵死的符号起死回生的夙愿是何等的强烈！当夜他筋疲力尽地入睡以后做了很多奇怪的梦，他梦见许多埃及人同他讲话，他自己的形象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他不理会报界中其它方面的社会干扰，一心一意地、如醉如痴地研究象形文字。这个梦是预兆着胜利的，但实际上是在 20 多年以后，他才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五章 埃及古文之谜

商博良 12 岁时阅读原文《旧约》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只有共和国才是合理的国家形式的论点。那时的社会思潮正在为一个开明的新世纪铺平道路，同时给法国革命准备了力量；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商博良，对于新兴的专制制度是反感的。随着频繁的调令，专制统治在无形地发展，到拿破仑称帝就公开化了。商博良和哥哥不同，他没有拜伏在拿破仑的旗帜之下。

商博良成为埃及考古学家以后，怀着要求自由的强烈愿望，高举义旗参加了

进攻格兰诺勃尔的战斗。他从城楼上扯下百合旗，竖上了三色旗。此后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三色旗便在军前飘扬了 15 年。

商博良再次回到格兰诺勃尔，1809 年 7 月 10 日受聘为大学历史教授。那一年他才 19 岁，听他讲课的青年们有不少在两年前还是他在公学里的同窗学友。可以理解，他这样是容易树敌的。果然，不久他就遭到某些比他年长的教授的合伙暗算，这些人的学识不及商博良，又都受过他无意的侮辱。

何况这位年轻的历史教授的思想又是那样古怪！他公开提出，历史研究的最高理想是寻求真理，而他对真理的概念非常独特，即他要寻求绝对真理，而决不是波拿巴王朝或者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所规定的真理。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他就要要求学术自由，而这时正当是学术界受到各种政治禁令重重限制的时候。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于权贵应该置之不理。革命初期狂热的群众在屋顶上喊出的自由的口号，现在已经不断地遭到践踏，他却要求把它们维护下去。

这样的政治主张当然使商博良同时下的一批禄蠹之间发生矛盾。尽管不时遭受挫折，但他的信念决不动摇。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就要向哥哥提到一种想法，这种思想可能是来自伏尔泰《康迪德》，但作为东方学者的商博良感到东方的一本宗教典籍中的表达方式更为合意：“开垦你们的田地吧！曾德—阿新斯塔说过：开垦 6 英亩荒地，强似打 24 次胜仗。我的意见也是这样。”这时商博良被学院内部的勾心斗角搞得狼狈不堪，情绪颓丧，教授们勾结在一起把商博良的薪金搞掉了四分之一。他写道：“我的命运是定下来了。我一定要穷得像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要设法买一个大桶栖身，再弄一块麻袋披在身上，这样我才或许有希望靠着雅典人的施舍过活。”

他写过一些讽刺拿破仑的文章。但在拿破仑倒台以后，在 1814 年 4 月 19 日联军开入格兰诺勃尔以后，商博良并不相信会有严明的法制出来代替波拿巴王朝的暴政，并且认为就是将来这种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商博良虽然非常关心政治和科学的自由，但他在研究古埃及方面的热情决不稍减。各种问题在分散他的精力，有的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但他还是不断地做出惊人的成绩。他编了一本科普特语词典供自己查阅，同时还写了一些剧本在格兰诺勃尔的几家抄龙演出，其中一部写的是伊英琴尼亚的故事。按照12世纪作家彼得·阿伯拉开创的法国传统，商博良还常写一些政治歌谣，每写出一首便立刻被群众在街头传诵。与此同时，他在继续进行自己的主要工作，即不断地探索埃及的奥秘。不管大街上不时传来“皇帝万岁！”“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他的头脑始终没有离开这项首要的任务。他写了无数篇散文，又为作者制订写作提纲，许多人在创作上找他请教，他是来者不拒的，这些才具平庸的学生占去他很多精力。这些繁重的负担慢慢地使他心力交瘁。他在1816年12月写过这样的话：“那本科普特语词典一天天厚起来，词典的作者却一天天瘦下去。”当他看到词典已经编到1069页而主要工作尚未完成，便喟然长叹了。

随后就是百日复辟，欧洲再一次遭受拿破仑的统治。片刻之间，被迫害者变成了迫害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昙花一现的国王变成了一个难民。商博良激动得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拿破仑要回来了！”人人都在这样说。巴黎各报的态度是寡廉鲜耻，朝秦暮楚。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标题是谎言的典型，它们反映了这种变色龙的性格。一开始，新闻标题有一条是“妖怪出笼了”，继而发展成为“狼妖在堪斯登陆”、“暴君现在里昂”、“篡逆距首都六十小时行程”、“被拿巴全速逼近”、“拿破仑明天将来到巴黎城内”，最后却变成“皇帝陛下驾临枫丹白露”。

3月7日，拿破仑率军进入格兰诺勃尔。他一马当先，用鼻烟盒敲了敲城门，火炬的光亮在他的脸上闪耀着。拿破仑完全懂得自己在这历史性的场面里扮演了一个戏剧性的角色，他特地面对城头的大炮，单人独骑站立了片刻，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霎。城头上的炮手们乱跑着。接着“拿破仑万岁”的喊声大作，“进城时还是冒险家，出城时却已经是皇帝”。格兰诺勃尔是道芬尼省的首府，也是拿破仑反攻时胜利进军途中的必争之地。

■两位埃及征服者的会面

商博良的哥哥菲济克早就公开表示拥护拿破仑，这时他更是特别积极了。当拿破仑要找一位精干的私人秘书时，市长便把菲济克带来，又特地把他的姓改了几个字母，变成了“商破仑”。皇帝高兴地说：“这真是吉兆！他的姓竟有一半和我的名字相同！”皇帝召见菲济克时，商博良也在场。拿破仑问起这位年轻的教授做些什么，得知他在编写科普特语词典和语法书。商博良本人倒还冷静，皇帝却对这位还有几分稚气的学者大为赏识，同他谈了很久，并以皇帝的口吻向他保证，将来把他的科普特语的著作在巴黎出版。拿破仑意犹未尽，次日特地到大学图书馆去看望商博良，同这位年轻的教授再次谈起他在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是埃及的两位征服者的会见。一位把尼罗河的故乡纳入自己征服全球的计划之内，并且打算建设一套庞大的灌溉系统来恢复埃及的经济；另一位虽然从未踏上埃及的土地，但是早已用心灵的目光把埃及的古代遗迹观察了一千次，并且有一天将会凭着自己的学识让这些古迹起死回生。自从见到商博良以后，拿破仑那帝王的想象力得到极大的启发，因此他当场宣布：从此把科普特语定为埃及的正式语言。

但是拿破仑来日苦短，突然复辟，接着却又突然垮台了。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来葬在圣赫勒拿岛。

波旁王族又回到巴黎。他们的实力不足，因之也做不出多么强烈的报复行动，然而判几百人死刑显然还是必要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惩处的命令接连不断，像圣经中古犹太人得到的大赐食物吗哪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一样。”菲济克曾随拿破仑进入巴黎，完全暴露了自己，属于必惩之列。惩治菲济克的政治材料把他和弟弟商博良等同看待，这是错误的；然而因为有一批人出于对他的嫉妒而暗中活动，竟维持原议不予更改。更糟的是在百日复辟的末期，商博良错误地为创建特尔斐同盟出了力，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争取各种自由权。这时特尔斐同盟已经成为有重大嫌疑的团体。商博良之所以会犯这样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是因为要极力设法筹集一千法郎，用来购买一张古埃及的纸草，然而这在当时也是办不到的。

保皇党进攻格兰诺勃尔时，商博良在城墙上协助守军进行抵抗，完全没有看出哪一边会带来更大的自由。结果如何呢？当拉杜尔将军下令轰击格兰诺勃尔，从而危及商博良那些珍贵的手稿时，这年轻人就把政治和战争统统抛在脑后，奔下城墙，一直冲上图书馆的三楼。他在那里直到炮击停止。提水洒沙扑灭火焰，一个人在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他的古埃及纸草。

商博良因犯有叛变行为被大学停职，在这以后他才终于着手破译那些象形文字。停职期一年半，停职期满后，他又在巴黎和格兰诺勃尔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久，政府又准备把叛国罪加在他的头上，他就在 1821 年 7 月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是他走过了从学生到教授的历程的地方。一年以后他出版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文章，文章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出版以后，许多致力解决埃及金字塔和寺庙之谜的人们纷纷加以评论。

■ 圭臬之错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波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图示意的文字。公元前 4 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臬，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耶稣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以发明幻灯著称，他在 1650 年至 1654 年期间在罗马发表了一部书共四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对照原文，没有一篇不谬以千里。例如有一组符号代表“独裁者”，这原是罗马皇帝的一种尊号，凯切尔却解释为“奥赛里斯是一切植物和果实的创造者；神圣的莫夫塔从上天把这种创造力引进自己的王国。”尽管谬误百出，但凯切尔却在认识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成为商博良等人的先驱。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有些学者却不承认研究科普特语的重要性。

过了 100 年，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然而大凡提出这类错误理论的人总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例如德贵格内斯就正确地读出埃及国王“曼内斯”的名字，而有一个反对他的人却读做“曼努夫”。当时最尖刻的评论家伏尔泰因此对某些词源学者痛加抨击，说他们“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视辅音。”同一时期，英国却有人把上述的理论颠倒过来，竟然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人们也许会想，随着罗赛塔碑的出现，这些不着边际的乱猜应该销声匿迹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问题显然可以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要涉足其间。德累斯顿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罗赛塔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对照的希腊文全文读出来了。一位名叫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的阿拉伯人“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苦把这篇东西翻译出来，而这位学者是一向严肃认真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里的铭文上识别出第一百首《赞美诗》，日内瓦出现了一篇所谓“潘菲力尖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关于“公元前 4000 年时善战胜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有人已经发展到异想天开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又非常狂妄而又愚昧，他竟然声称自己把罗赛塔碑的内容一眼识破。依靠荷拉波隆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和希伯来神秘哲学，这位伯爵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大功告成。过了 8 天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凭着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虑过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盘失误。”

■不同的方法

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迎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炼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

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的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士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堆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 1500 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 f 字母，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后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像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 1818 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字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杨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补了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 221 组文字中，有 76 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杨高出一筹。杨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入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入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出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 打开埃及古文化的门锁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 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溪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排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 1821 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

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如下图所示。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 3000 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现，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字却又束手无策了。今天没有专门学识的人都懂得，中世纪的文字第一个装饰性的字母只不过是字母，决没有更多的含义，但中世纪的文字是同现代文化属于同一范畴的，在时间上的差距不足 1000 年，而最初的象形文字，却是一套不断发展的文字，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的 3000 年前的产物。今天已经不难区分哪些是形声词，哪些是示意词和限定词，而这是理解象形文字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词从右向左读，有的从左向右读，有的又从上向下读时，已经不以为怪了。意大利的罗塞里尼、荷兰的利曼斯、法国的德·路捷、德国的莱普西亚斯和布鲁格施等学者都陆续有所发现。运到欧洲的古纸草文献数以万计，后来的专家们已经能够顺利地阅读那些来自陵墓、碑石和寺庙的长篇累牍的铭文了。商博良死后(1836—1841 年)，他的《埃及语法》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希德纳姆的水晶宫有一座埃及厅，里面就用象形文字镌刻着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弗莱德亲王的名字。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庭院的献词也是用埃及古文写的。莱普西亚斯在埃及吉萨的一座金字塔上竖了一块碑，用古文在上面写了他的那次远征的赞助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名字。

埋头书斋的学者往往弄不到第一手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有的地方神游数十年之久，却没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

商博良在理论上成就非凡，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文物。然而他到底还亲自到了埃及，使自己的书斋理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商博良从青年时代就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缺乏，他仍考证了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每当这时他的脑中就出现一串串的逼想。商博良来到埃及，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用骨路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以后，又突然回到白垩纪站在活恐龙的面前。

■胜利的进军

商博良率领远征队从 1828 年 7 月到 1829 年 12 月游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这时除法国官方以外，埃及的人们都早已忘记商博良还有过“叛国”的罪名。当地居民成群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热情欢迎，使远征队大受感动，他们为格里戈省省长穆罕默德·贝依唱起马赛曲和《彼第奇的猎舍》中的自由之歌。但这些法国人在兴高采烈之余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商博良接二连三地有所发现，他的许多想法到处得到证实。对于曼菲斯的古建筑遗迹，他一看就能识别它们的建造时代。他在里特·拉伊纳发现两座寺庙和一处古墓，在萨卡拉发现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诺斯时，他立即断定这是最早期的埃及王族。几年以后马利耶特(法国埃及学家，1821 年—1881 年)在萨卡拉考古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这 6 年以前，商博良提出一种设想，为此遭到整个埃及委员会的嘲笑，这种设想现在证明是对的，这使商博良非常高兴：在远征队的船只停泊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经过历代帝王修建的庙宇。中古王国的第十二王朝修过丹德拉寺，托特米斯三世、新王国的雄主拉美西斯和他的继承者也派人修过，另外还有托勒密王朝和后来的罗马征服者奥古斯都和内耳瓦，最后是多米蒂安和图拉扬修建了寺门和围墙。

1799年5月25日，拿破仑的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抵达丹德拉，看到这片雄伟的遗迹时，全军都为之惊奇不已。德赛将军率领全师追击玛穆鲁克，在这里竟暂时停止行进，以便观赏古帝王留下的这些豪华的建筑。商博良在事先早已通过文献、图片和镌刻的复制品而对这个古迹了解得十分详尽，现在他终于身临其境了。那是一个满月当空的、晴朗的、埃及的夜晚。

远征队的15名队员央求队长批准他们上岸。商博良见阻拦不住，便率领大家径入寺内，“当时假如埃及人看到我们，”他写道，“会把我们当成贝都因人，而欧洲人可能以为我们是一群武装的卡尔特会僧侣。”

参加这次游览的罗特后来异常激动地追述当时的经历：“我们慌慌张张地跑过一处椰林，那简直是月光之下的神仙境界！接着是一片深草、荆棘和灌木丛。回去吗？不行，我们不愿回去。向前走吗？完全不认识路，我们高声呼喊，只引来远处几声狗吠。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瘦弱枯干的农人睡在树下，身边有一根木棒，身上被着几块黑色的破布，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商博良把他叫做“会走的木乃伊”。“他看到我们就站起来，吓得要死，以为一定是活不成了……又走了足足两个小时，那寺院终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柔和的月光下，真是一幅令人陶醉的画面……到达之前，我们在路上还唱了几支歌以缓和一下焦躁的情绪，然而现在已经站在寺门前，它沐浴在一片圣洁的月光里，那景色真是令人心荡神怡！粗大的圆柱支撑着大厅，下面是一片寂静的、梦幻般神秘的境界，外面却是耀眼的月光，真是奇特而又绝妙的对比！”

“我们用枯草在寺里点起篝火，火光又一次带给我们一阵欢悦，我们如醉如狂，没有一人不喜出望外的……这是一幅神奇的画面，它充满着梦幻的色彩，然而却是丹德拉的大厦之下的现实。”

商博良是怎样报道这次游历的呢？别人叫他“师傅”，他的稳重的叙事口吻符合这个身份，然而人们可以从他那冷静的措词里感到奔腾的激情。他写道：“我不想描写这座寺庙、特别是寺中的圆柱门廊给我们的印象如何深刻。建筑物的大

小是量得出的，但要想说明寺庙的整体是不可能的，它是华丽和雄伟的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兴高采烈地在里面看了两个小时。我们请那贫苦农民作向导，走遍了寺中的殿堂，并且借着月光看了外面的铭文。”

这是商博良见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大规模的埃及寺庙。从他当晚和后来写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在古埃及的研究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事先在想象中和思想上为那天看到的景象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在看到实物的时候没有什么使他感到意外。面前的一切无不证实他早已想过的东西。同行者有的很有学问，但却没有他的敏捷，他们都对商博良的学识感到惊异。远征队成员们大多数都把那些寺庙、大门、圆柱和铭文看作死的石雕，一些没有生命的、纪念过去的东西，而在远征队长看来，这些都是一片活着的景象的组成部分。

商博良率领的全体人员都剃了发，戴着穆斯林的大头巾，身穿绣金边的上衣，足踏黄色皮靴。罗特说：“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像煞有介事的样子。”但商博良对于这套装束并没有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多年来，他在格兰诺勃尔和巴黎就被人称为“埃及人”，他总是埃及装束，好像从小就生活在这尼罗河的祖国，这一点他的朋友们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旅行埃及期间，商博良做了大量的解释古迹和破译古文的工作。他常常有所醒悟，新的见解总是层出不穷。他宣布了比埃及委员会高出一筹的一项发现：这座寺庙并不是埃及委员会所说的艾西斯庙，而是爱神海梭庙。它是不是像委员会所说的“极为古老”呢？寺中的建筑实际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定型的，而且在这以后罗马人又把它装修过。尽管月光之下看来气魄不凡，但商博良还是看出这座寺庙“固然不愧为建筑上的杰作”，但雕刻的“风格却是极不高明的”。他写道：“但愿委员会不要见怪：我认为丹德拉寺的浮雕非常恶劣。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衰落时期的作品，当时雕刻艺术已经腐朽没落，而建筑作为数学的艺术是比较稳定的，因此这座寺庙的建筑还不辱没埃及的神，也值得后世的崇仰。”

3年后商博良逝世了，这是新兴的埃及学的巨大损失。商博良死后，英国和

德国的学者立刻对他的见解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商博良破译古文的方法盲目地斥为幻想的产物，完全不顾这种译法的公认的成绩。但商博良得到德国学者理查德·莱普西亚斯的大力支持。1866 年，莱普西亚斯发现了堪诺普斯诏书，是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认真研究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1896 年彼得·勒·培基·兰诺夫爵士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的演说中，对商博良作了应有的崇高评价，这时商博良已经死去 64 年了。

商博良解开了埃及古文之谜，长期的挖掘工作从此可以展开了

第二部 人类周期表

第六章 金字塔神喻

假如有人告诉你：某个精心设计、精心构筑的现代建筑包藏了建筑师的渊博知识，它不但预示了未来四五千年来宇宙发展的进程，而且记载了以往两三千年的人类历史，你肯定会对人类的智慧和奋斗感叹不已。不过，你也许并不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当代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假如有人对你说：某个现代建筑不但包含了天文学和数学公式及定理，而且用工程学术语表达了对上下 6000 年人类发展历程的预言，那你会怎么想呢？不用说，你根本就不相信有这种事情。

但是，这正是古埃及大金字塔的研究者们所相信的。他们认为，大金字塔的尺寸具有天文学和数学的奇迹般的准确性，其各个部分是对未来的预言，对过去四五千年的预言已经应验，其余的预言正在应验。

你马上会说，这些人显然不是幻想狂就是疯子。可是这种“幻想狂和疯子”人数可不算少。其中有些人不仅擅长细心的考察，而且是才能超众的工程师和天文学家。这些人有时被称作“金字塔学家”，即研究大金字塔的奥秘及其建筑结

构所包含的神谕的学者。他们坚信，大金字塔所包含的奥秘和星象学预言都被它的建筑者故意隐瞒起来了。他们毕生从事揭开金字塔之谜的研究，并且写了大量的具有说服力的著作。

因此，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个问题都值得加以研究，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有些人笃信金字塔预言，而研究者们又是怎么想的，他们做了哪些工作，得出了哪些结果。

■ 传达神的启示

古希腊人把埃及金字塔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当年拿破仑曾来到金字塔下，巨大的塔身与他矮小的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他油然而产生了“5000 年的时间在俯看着我”的抢然之感。大金字塔的约 600 万吨巨石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它在人类心中激起的好奇，几乎如同人类对宇宙和星空的好奇。

金字塔位于开罗西边，尼罗河河谷绿洲和撒哈拉沙漠交汇的吉萨。其中埃及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国王胡夫下令建造的金字塔规模最为壮观。被称为“大金字塔”或“胡夫金字塔”。研究者认为，埃及古王国时代国力强盛，尤其在第四王朝时期达到顶峰。一般认为，建造金字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2900 年。H. G. 威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把这些金字塔称作“工程学几乎没有诞生的时代竖立的毫无意义的庞大陵墓群”。

对于普通的现代人，那精确的设计和奇迹般的结构居然产生在一个“工程学几乎没有诞生的时代”，这显得十分离奇而没有说服力。它似乎有悖于人类的经验，艺术和科学的兆始大都十分缓慢而步履蹒跚，在每次进步之间往往至少要隔好几百年的时光。学者们不同意说金字塔是“毫无意义”的建筑。他们经过不倦的研究和苦心的探索，坚信金字塔是有意识地包含着意义的。它的结构，它的各部分比例，它的尺寸，它的布局，它的每一块石头都在高声宣示着重大的意义。他们认为，长期以来那些石头所隐含、后来逐步被揭示的一整套含义不仅仅与科

学知识有关，而且也与世界历史有关，甚至与预言有关。

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一种理论认为，金字塔塔基的长度表示了一年的天数。1859年，伦敦一位数学家兼出版商约翰·泰勒在金字塔的结构上找出了另外一些数据，证明其长度单位“极线直径寸”实际上等于今天的英寸。泰勒还认为，建筑大金字塔的目的是“传达神的启示和预言”。

■留给后代的遗言

金字塔隐含着科学知识的预言，这种理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公元十世纪有个名叫马苏迪的阿拉伯人。他在一本书里写道：

“他还命令祭司在它们(金字塔)上面记载人们的智慧和各种科学技术的成就……祭司们在这些文字中包含了各种知识、各种草药的名称和性质以及数学和地理学。他们也许是想把这些知识留给后来能读懂它们的人……”

“东边的一座金字塔(即大金字塔)刻有天球图以及表示各种恒星和行星的图形……”

“法老还下令将星星的位置和轨道、连同过去和未来的历史编年，以及未来在埃及将会发生的每个事件都刻在金字塔内。”

还有一些阿拉伯文献提到金字塔传达的是历史、天文知识以及“行星轨道、历史记录和预言。”

在当代，一位著名学者 D·戴维森写过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名叫《大金字塔的神圣信息》。作者从建筑、考古、数学、象征和预言等各个方面对金字塔的建筑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史前时期曾经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它们由于遭到浩劫而停止了。在世界其它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如古埃及的‘人类毁灭’的传说，墨西哥、秘鲁的‘世界毁灭’的传说，《圣经》和中国古代的‘大洪水’的传说。”

这种文明比已知的各种文明都要早。最古老的文明(甚至是可以上溯几千年的远古洪荒的东方文明)也只不过是它的后代和继承。远祖的文明及其在种族、艺术、文学、科学等方面的影响必然会渗入并影响后世的文明，而当代文明甚至也都带有它的印记。大概没有人会反对这种见解，金字塔学家手中有大量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

例如，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曾信奉“地心说”，至今人们还在使用“太阳东升西落”这样的语汇。哥白尼和开普勒在十六世纪革新了托勒密天文学，证明了“日心说”。不过，是他们发现地球绕太阳运行这一事实的吗？其实，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这个问题上领先欧洲天文学家大约 2200 年。据罗得斯的希伦尼姆斯说，泰勒斯曾和埃及祭司一起从事研究。那些祭司为希腊的智者建立过类似“外国人大学”的机构。希腊的智者中的佼佼者梭伦曾得到埃及人的指导。毕达哥拉斯为欧洲带回了东方人的知识，他曾在埃及的学校和神庙里生活过许多年。同样，泰勒斯从埃及返回希腊后创立了天文学和哲学的爱奥尼亚学派。早在 2500 多年以前，泰勒斯就说过：“日月星辰不仅是天空中的光点，而且是一些实体；月亮从太阳吸取亮光，这可以解释月亮的盈亏；如果地球恰好遮住了照在月亮上的日光，就会出现月蚀。”他还说，地球是个球体，太阳有椭圆形的黄道。

几乎与此同时，毕达哥拉斯把数学和音乐知识从埃及带回了希腊。他也认为地球是悬在宇宙中的球体，既有自转又有公转；行星和慧星都按各自轨道绕太阳运行。2000 年之后，哥白尼在欧洲宣布毕达哥拉斯是“日心说”的奠基人，这正是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坦白承认自己仅仅是“复活”了“日心说”而已。

金字塔学家坚持认为，这些天文学以及其它科学知识正是那些古代的施惠者——金字塔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渴望传给尚未诞生的一代人的东西。后代人将懂得它们，需要它们。金字塔就是留给后代的遗言。

■ 石头的铭文

金字塔各部分的尺寸在金字塔学家们看来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金字塔高 137.18 米，塔基边长 230 米。塔底周长 36524 英寸(约 1 公里)，这个数字很重要，它表示着与“金字塔预言”说全部理论的各种关系。这个理论特别重视 13 个数字和三分之一英亩的“石头铭文”，因为它们都是除不尽的数。把一个小数点放在第三个数字后面，即 365. 24，这是太阳历一年的天数，用 36524 除以 4，得出 9131 这个数字，正好是金字塔塔基的边长(英寸)，也表示四季平分的时间。用 36524 乘以 5，得出 182620，而这正是古埃及和希伯莱使用的腕尺长度(约等于 18.26 英寸，自肘至中指指尖的长度)。用塔基的边长 9131 除以 25，你又得到 365. 24 这个数字，即公历一年的天数。不仅如此，金字塔中还显示了恒星年(比太阳历一年长约 20 分钟)和近点年(365 天 6 小时 13 分 53 秒，比恒星年长约 5 分钟)。6000 年之久的春分、秋分之间的岁差也通过度量单位表示了出来，而现代天文学知道这个差别的历史只有约 400 年。金字塔还向研究者揭示了圆周率的值。此外，它还记录着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地球的直径以及其它许多天文学和数学资料。

总之，金字塔的精确结构表明，它的设计者至少具有堪与现代人媲美的天文知识。把这些科学知识用固体的几何形式表示出来，显然这是建造金字塔的一个目的。但这并非唯一的目的，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也就是用这种方式构成了给后代人的信息，不但是科学的信息，也是对未来的信息。

■ 世界救主的降临

金字塔的建筑者们打算向后人预言些什么，又是以什么方式作出这些预言的

呢？

学者们认为金字塔预言了关于“世界的救主”的降临。人们知道，关于救世主降临人间预言完全来自希伯来人的文化，而后来基督教的传播更满足了那些企盼救世主的人们的信仰。他们认为，随着救世主的降临，一切渴望和憧憬都将变为现实。一些人甚至认为，每到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人们就渴望出现救世主。在耶稣诞生以前，埃及的希伯来人迎来了摩西，波斯出现了查拉如斯特拉，希腊出现了欧菲斯，印度出现了佛陀，中国出现了老子和孔子。耶稣出世后不久，沙漠上的闪米特人所盼望的默罕默德也出现了。

古埃及时代，希伯来人在出埃及之前就曾盼望过救主，时间大约在耶稣诞生前 2000 年。古埃及流传着一则古老预言，认为人类的一位救主将降临世界。预言中的想象与后来的《圣经新约》相符。耶稣出现在巴勒斯坦以前很久，古埃及人就知道了他出世的目的、他殉难的方式、最后的晚餐以及他的生活和教诲的大量细节。

金字塔学家甚至认为，连《圣经旧约》中关于救世主来临的内容也与金字塔有关。《旧约·以赛亚书》中的两段话被认为是把金字塔作为救主临世的象征的证明：

“到那天，埃及土地中央将有献给上帝的祭坛，在埃及边界上将有一根献给上帝的石柱。它们是上帝出现在埃及的象征。”

“当那里的人受到压迫，向上中高喊求救时，上帝将会派一位伟大的救主，他将拯救他们。”（《以赛亚书》第 19 章第 19 节到第 20 节）。

■ 文明的新时代

金字塔的建筑者们似乎预先就知道，几百年后他们掌握的知识会从地球上消

失。他们也似乎早就知道耽于物质享乐的罗马文化将传遍世界，而中世纪又是多么黑暗愚昧。但他们也相信其后将出现一个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掌握并发展这些知识将成为人类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知道，文明发展到某一阶段，客观上就会对人类提出学会理解金字塔的天文学知识、并将之传播开来的要求。

这个时代就是弗兰西斯·培根时代。这个时代，科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开始取代墨守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派的教条，将注意力转向直接观察自然，转向从个别事实归纳普遍规律的科学方法。而埃及大金字塔的天文编年史已经标出了这个时代的时间是公元 1558 年到公元 2045 年。金字塔的建筑者们已经预知了他们身后大约 5000 年的事情，而人类用了 4500 年才发现了古代工程师知道未来的历史进程和科学发展进程，于是像建造一个科学的方舟一样，用石头为遥远的未来世纪的人们保留了全部知识，到时候人们将需要了解这些知识。

关于金字塔究竟是不是法老的陵墓，历来各派学者一直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研究古埃及历史的学者对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这一点毫不怀疑。的确，金字塔中设有通道、国王的墓室、王后的墓室以及原准备放置法老木乃伊的空石柩。但是，金字塔学家始终不同意这种见解。

前面提到的《大金字塔的神圣信息》的作者戴维森就持后一派观点，他说：

“反驳‘陵墓理论’的直接证据是工程学证据，而且是绝对具有说服力的工程学证据。第一上升通道是从人口或下降通道通往更里边的通道和墓室，而它的通道口却被一块花岗石严严实实地堵住了下半部分。按照主张‘陵墓理论’的人的说法，这块石头是准备挪开以后使人进入大走廊或金字塔上部的什么地方，直到法老死后才会封上通道口。法老死后，装木乃伊的棺材被拽到上升通道，放在国王墓室里。然后，这块巨石才从大走廊滑到第一上升通道口下半部分。而实际上这块花岗石堵住了通道口，而且墙得十分紧密，除了把它挖出来是无法搬动的，所以它有效地封闭了通向上层通道和墓室的通道。一直到公元 800 年，哈里发的工匠阿里·马穆斯才掘开这块石头，进入了第一上升通道口和墓室。”这表

明，建造第一上升通道的目的不是作为建筑者或任何当时的人准备的人口，也不是运送木乃伊的通道。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国王墓室和王后墓室各留有两个通风道。如果通道口的巨石有效地封闭了通道，那么死者的墓室有什么必要开通风道呢？戴维森认为：“建筑金字塔时实际上没有必要使用通风道，因为墓室在金字塔的石头建筑还没完成的时候就被封上了。通风道显然是给未来准备的。那时候，人们会以金字塔为研究对象。直到 1872 年，两名英国人才全部开通了通向王后墓室的通道。”

■ “错误数字”的价值

金字塔学家认为：古埃及的天文预言年表与大金字塔的象征性预言完全吻合，后者预言了过去、当时和未来和重大事件发生的年、月、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 286 是个“错误数字”的这种说法。

金字塔周长的设计长度为 286 英寸，而实际上为 286.1 英寸。每一建筑步骤都存在这个“建筑师的差错”，因此金字塔的塔顶石头无法盖好，实际上也没有盖上。整个通道和墓室结构的中轴线与金字塔的中轴线相差 286 英寸。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是如此庞大的建筑上所难免的误差吗？

金字塔学者说，这根本不是金字塔的偏差。戴维森认为，286 这个数字在各个关键的部位频频出现，因此“它的价值极其明显，它统帅着整座建筑的结构，而人类的科研成果根本无法领略其作用。”

金字塔学者将 1 英寸的长度作为一年的时间(仅有少数几个例外)，再将度量、天文和数学资料连同那个著名的“误差数字”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就用预言术语解开了金字塔墓道系统的奥秘：

1.大金字塔的人口通道象征从建造金字塔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即公元前 2615 年到公元前 1486 年。

2. 第一上升通道象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公元前 1486 年到公元七世纪 4 月，即耶稣蒙难的时间。从这个通道又生出另外两个通道，即——

3. 通往王后墓室的水平通道。它象征着精神上新的生活，象征犹太人拒绝耶稣、耶稣蒙难日以及耶稣令人震惊的牺牲。此外的通道是——

4. 第二上升通道，即大走廊，有时被称为“光明的真理大厅”。它以某种角度向上延伸，象征基督教的传播。据计算，这个走廊标志的日期是公元七世纪 4 月到 1914 年 8 月 4 日和 5 日，当时英国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

5. 这个部分的大台阶(即巨石门坎)作为世纪消逝、解释包含在金字塔中的知识的象征。

6. 第一低通道象征 1914 年 8 月 4 日和 5 日到 1918 年 11 月 11 日这 4 年多一点的时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间，而 11 月 11 日后来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

7. 前厅又称“三重掩蔽厅”，象征着 1918 年 11 月 11 日到 1928 年 5 月 29 日。倾斜的低通道在这里变成了垂直方向。一般这被解释为“战乱当中的短暂间隔”。战争的可怕浩劫后约有 10 年的暂时缓和期。这段本来从 1914 年到 1936 年的战乱期实际上从 22 年缩短成为 4 年，否则如果用铭文上的话来说，将“无人幸免于难”。

8. 第二低通道代表 1928 年 5 月 29 日到 1936 年 9 月 15 日和 16 日，象征“最后磨难”。这显然与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和局部战争相吻合。除了金字塔预言，还有大量预言提到了 1926 年 9 月中旬这个时间，把它作为迈出“新一步”的关

键时期，预示着情况的好转。这个日期包括在希伯来犹太人的新年里，与《圣经·旧约》中的年表相符，作为以色列最后磨难的终点。

9. 通向国王墓的第二低道也被称为“宏伟的太阳大厅”，它是否可能象征一个堪称“重建”的时期呢？还不能。金字塔学家认为，这里象征着“审判厅、民族净化厅、真正的光明自西方重返厅”、是死亡和坟墓主人出现的大厅，它宣布“死亡已被光明吞没”。这是个新时期，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重新发现的知识

令人惊奇的是，以上结果不单单为金字塔学家所获得，其他一些独立的研究者也殊途同归。例如，玛沙姆·亚当斯在研究埃及《死亡书》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换句话说，现代天文学的日期与古埃及金字塔通道和走廊的设置竟然互相吻合。戴维森对此也表示惊奇，他说：“实际上是处于一条不间断的上升线上。但是，第一上升通道人口很低，它迫使人们上行时不得不弯着身子，而它通向的大走廊却像现代的两层楼房那么高。按照玛沙姆·亚当斯的说法，这两条通道共同构成了古埃及人所说的‘双重的真理大厅’。第一上升通道是‘黑暗的真理大厅’；而大走廊则是‘光明的真理大厅’。那么，金字塔的几何天文学联系的日期是什么呢？‘黑暗的真理大厅’的开端明确的几何位置在公元前 1486 年 4 月，从埃及编年史和《圣经旧约》年表上都能找到这个日期。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第一上升通道终端(‘黑暗的真理大厅’)的日期是公元 30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是耶稣蒙难日。大走廊人口处(‘光明的真理大厅’的开端)的日期被埃及人称为‘渡过生命的净水’。

“同样，经过低通道口时，人们必须卷起身子，与大战时期吻合。确定这些日期不仅靠这段通道的长度，而且要靠某些能够测出度量的明显的几何角度。”

古埃及人的设计与现代度量之间一切相近甚至相同的现象，不能不使现代人为之瞠目结舌。

大金字塔后来被用来作为埃西斯神和奥希瑞斯神的宗教奥秘的象征，而且其结构与陵墓相似。但金字塔学家坚信：金字塔建筑师的本来目的就是传达他们拥有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后来的数百年中会失去，最终在某个时代、某种文明中被重新发现，并派上用途。这个时代的文明将会在公元 158 年至公元 2045 年之间繁荣发展。

■ 230 万块巨石制作的《圣经》

大金字塔仅仅作为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就已经十分辉煌了。因此，天性热爱奇迹的古希腊人自然把金字塔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不过除此以外大金字塔还被誉为一部用石头制成的《圣经》，一个永远体现着救主临世的信息和预言的考古纪念碑。金字塔是人类为数不多的最高成就之一。

诞生于 1776 年的美国用截去塔顶的平面金字塔作为新生的共和国铸造的国玺上的象征，上面还刻着铭文：“annuit co-eptis”（意为“他使我们开端成功”）。截下来的塔顶上有一只鹰代表美国，塔顶悬在金字塔的上方。

1776 年 7 月 4 日成立的国玺委员会成员弗兰克林、杰弗逊和亚当斯在当时几乎不可能了解金字塔巨石中隐藏的奥秘的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他们也几乎不可能知道金字塔的最简单的度量。

假如他们已经知道：天文学家和工程学家弄清了金字塔的通道系统是一种天文年表或时间之钟，为 6000 年的历史划上了一条连续线，以 1000 个太阳为单位，以塔上的 1 英寸代表太阳历的一年，表示出了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公元前 1000 年、公元年、公元 1002 年以及公元 2001 年秋分的时间；假如他们已经知道：金字塔建设者们确定的一系列年时值在 5000 年时间内没有任何两年相同，他们会作何感想呢？难道他们不会得出结论说，是上帝引导他们选择金字塔为象征用在国玺上，作为共和国持久胜利的保证和预示吗？也许，这正是他们得出的结论。

无论怎样，为新生共和国的国玺选择这个象征的确十分奇特，它激起了每一位金字塔学家和评论家的好奇。到了 1935 年 6 月 15 日，美国财政部长宣布，国玺上的这个金字塔图案从此将印在美国纸币上，这确实令人感到非常惊奇。

第七章 人兽合体的奇迹

1998 年 7 月的一天，游人们正在吉萨的狮身人面像前拍照留影，惊叹古埃及文明的不可思议。3000 多年前的人类，凭着当时的技术手段，竟然能建造出这样一尊庞大而又奇特的塑像。人们一面看着它，一面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古埃及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基于何种信仰才建造了这样一个人头、狮身、牛尾、鹰翅的合体怪兽呢？

就在这时，从一辆急驶而至的卡车上跳下了一群手持卡宾枪的男人，随着一阵密急的扫射，游人们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便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一阵硝烟过后，这里已俨然变成了地狱。四处血迹斑斑，完全没有了刚才还弥漫在空气中的浪漫和快乐。

这群歹徒在警车赶来之前就登上卡车，抢惶逃跑了，只给人们留下一段充满血腥的恐怖记忆和一个恶梦般的故事。

警察署立即着手调查这起暴力事件的肇事者。但经过半年的努力仍然一无所获，仿佛这群杀手是从地狱中钻出来的一般。

从现场调查发现，这些死者来自世界各地，并没有特别反对某些国家或组织的迹象。特别奇怪的是，每个死者都被歹徒们剜去了右眼，似乎在给我们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他们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狮身人面像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会给这些无辜的游人带来如此惨烈的杀身之祸呢？狮身人面像本身的存在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哈尔夫教授的发现

40 年前，一位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美国地质学家让·哈尔夫教授突然对几张狮身人面像的照片产生出浓厚的兴趣。

在这座狮身人面像的表面，有许多很深的沟壑，它们全都横行排列，一层层密存在狮身人面像的表面，使这座古老的石雕显得更加苍老和神秘。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奇特的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古埃及地区干燥的气候和强烈的沙漠风暴使狮身人面像受到了风化。一直以来，无论是正統的古埃及学研究者，还是到此来作过实地考察的各类专家，都对这一解释深信不疑。而且谁也没有怀疑过建造这一石像的真实目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对于为什么采用人头、狮身、牛尾、鹰翅这种奇特的合体方式，没有人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让·哈尔夫教授不是一个古埃及学家，甚至对考古学也一窍不通。让他感兴趣的，是密存在狮身人面像表面的沟壑。

让·哈尔夫教授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最后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些沟壑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

作为气象地质学的研究专家，哈尔夫教授在侵蚀和风化的研究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即便如此，他仍然被自己所下的这一结论惊呆了。

哈尔夫教授决定亲自前往实地进行考察。他带着几名助手迅速飞往狮身人面

像所在地、埃及最著名的观光区吉萨。那里不仅有狮身人面像，同时还有举世闻名的金字塔群落等，一系列在古埃及第三王朝全盛时期留下来的大量古代遗迹。经过一系列细致而严谨的考察和取样分析，哈尔夫教授最终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立即向世人宣布，狮身人面像上面的沟壑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而决非如传统的考古学者们认为的那样，是因风沙侵蚀而形成。

当哈尔夫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当年的世界学术年刊上后，立即招致了大批古埃及学者的强烈不满，许多研究者对此一片哗然。

古埃及学者们强调：在哈夫拉王建造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年代，埃及的气候已十分干燥，不可能有终年丰富的降雨，更不可能有雨水侵蚀石像的现象发生。而且，对于一个对古埃及学一无所知的人而言，他的任何关于狮身人面像的论证都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面对这些汹涌而至的责难和不理解，哈尔夫教授心情平静，因为他已经对此有所预料。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与众，因为这是一名学者本着严肃的态度向“权威”发出的科学的挑战。他说：“我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请你们也科学地对待我的发现。”

但事与愿违，哈尔夫教授的请求被人们晾在一边不予理睬。在一片非难声中，教授痛苦极了，最后导致精神失常而十分伤心地在郁闷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 人类共有的记忆

吉萨惨案的发生，让世人再次把目光转到了狮身人面像身上。我们突然发现，这座古老而神秘的雕像竟然还有着那么多我们尚未完全知晓的秘密，如果按照让·哈尔夫教授的见解，这座狮身人面像应该修建于北非大陆还到处都有茂密的热带雨林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按照地质年代推测，竟然在 1 年前！

也就是说，这座雕像并非古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卡夫拉王为彰显自己的功绩所修建，而不过是有人假托他的名义所散布的谣言。因为在此之前，狮身人面像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了。

这样的推论也许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但那时的人们，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为了向后人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才建造了这尊庞然大物呢？

几乎所有关注这一事态的研究者们，都迫不及待地 from 世界各地汇聚到了吉萨高地。也许这时人们才回想起了让·哈尔夫教授曾经作过的努力和令人同情的遭遇。如果我们早在那时就不再固步自封、鼠目寸光，就能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接纳哈尔夫教授的研究成果的话，我们对古埃及的研究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探索，也绝对不会如今天这样浮躁和无所适从。

我们开始探索，希望没有漏过任何一个可资研究分析的线索，从金字塔到狮身人面像，从法老的墓地到雅典娜神殿……我们发现，在古埃及遗址的每一个角落：墓地、石碑、雕塑、器皿、装饰、绘画……几乎都可以找到一种被称之为“斯芬克斯”的古怪图案，它们无一例外地均为人兽合体，尽管在表达方式上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是由人、狮、牛、鹰共同组成。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斯芬克斯现象”或“斯芬克斯文化”。

这种现象或文化似乎带着一种蔓延的趋势，从古到今，从内向外。

在南美洛基山、在大和民族繁衍生息的日本岛、在世界屋脊藏传佛教的那些寺庙里，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我们都能找到这种类似于人兽合体的东西。

这些东西往往作为一种带有某种神力象征的圣兽出现，它们能够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能够医治或者复活人类中的英雄，甚至可以直接降临人间，以拯救正

一步步走向衰败的人类社会……

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这种斯芬克斯正是人类共有的记忆？也即是说，万物同源，我们人类也曾经拥有过对另一种精神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存在于我们记忆的深处，从远古走来，在某一个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之后，它将再一次以生命的形象突然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在历史的旅途中踟躅不前了，而应该迈开大步，大胆地去探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实。

第八章 丹尼斯预言

人们对斯芬克斯的研究并未仅止于地质和历史的层面，有人甚至发现了狮身人面像在天文学意义上的象征意义。

有人认为，狮身人面像实际上与黄道中的狮子座相暗合，象征着权力和政治。同时，它又是复活与生命之神，因为它面朝正东，每天清晨，代表着生命与复活的太阳神阿波罗将阳光播撒在它的脸上。这样，这尊奇特的雕塑就成为吉萨地区每天最早与太阳接吻的圣物。

但问题是，若按照这样的说法，与黄道中狮子座相对应的位置，应该在狮身人面像的前方，也就是说，应该位于狮身人面像的前足下。是因为古人在天文计量方面的失误，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吗？

这样的推论似乎难以令人信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古代埃及会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犯错误，正如我们无从知晓他们是凭着什么样的技术建造了这狮身人面像一样。

也许，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更深的寓意，还等待着后人前去探索；也许，它本身的确仅仅只是一个错误。

■ 神秘的教会

在古代波斯帝国广袤的大地上，曾经兴起过一个奇特的宗教——拜火教。至今为止，人们只知道有关这个神秘宗教的少得可怜的信息，虽然它们听起来已是足够让人惊奇。但我们在这个宗教的有关历史文献中，仍然找寻到了以下这个故事中一些朦胧的影子。

据说，主宰这个宗教的是一个狮头人身、长有双翅的奇特生物。他是由一个凡人经过特殊的修炼而成为的神。他能够让死者复活，能够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于水火之中，他受了神的旨意而来到人间，来帮助更多的人返回天庭。

这是一个十分离奇的传说，很难弄清其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不过，拜火教确实有一个十分古怪的仪式——梅尔卡巴。

相传，凡是受到过梅尔卡巴洗礼过的人，就能够上升为神。

但是并非每一个拜火教教徒都能接受这一秘密仪式的洗礼。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能如愿地返皈天庭，而只能默默地消失在人世之中。但是他们并不为这样的结局所动，依然前仆后继地进行修行和礼拜，乐此不疲。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他们投身于此呢？难道仅仅依凭心中的欲念就能够做到吗？拜火教的教主，那位狮头人身的怪物，还代表着日、月、土三者同一。据说，这也是拜火教修炼的三个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可以看见土(鹰)、而后可看见月(牛)、再后可看见日(狮)，再经过修炼，就能飞升天堂，转变成神。

奇怪的是，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三个阶段，才能够成为神呢？或者说，神之为神，难道与这三种动物有着某种奇特的联系吗？由于拜火教教规的规定，不论任何教徒，只要对他人讲述了教会内部的事情，就丧失了成为神的可能，加上年代古老，我们已很难发现能对此作出解释的信息了。

我们只能据此猜测：那种所谓的神也许就和拜火教的教主一样，是一个人兽合体。若果真如此，那么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关于斯芬克斯的描述就可能会基于一个这样的事实：可能存在着一种人兽合体的生物，由于它外形奇特，分布广泛，而被人们误认为神灵下凡。

如果我们的推测更大胆一些，人，也许就是从人神合体的神的身体中剥离出来而降至人间的！

可是，为什么一定是人、狮、鹰、牛这几种生物呢？这依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传说中的《智慧之书》

《梅路西》是《旧约》的一个十分古老的副本，大约流传于公元三世纪的欧洲，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些事情，尽管十分凌乱无序，但仍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人们看见有千只生物在空中打斗，它们有着狮身、人头、牛尾、鹰翅。

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更没有其他的解释和说明。如果不知缘由地阅读这段文字，自然不知所云，充其量只能满足一下猎奇的心理，填补一下暇想的空间。但是现在，我们也许已经知道它在描述什么。至少，它所意指的内容，绝对不会脱离斯芬克斯的存在。

仅凭此，仍然无法作出任何结论，不过，下面这段文字相信读者和我们同样感兴趣：

那些奇特的生物偷走了伊凡卡天神护佑万物的《智慧之书》，惹恼了伊凡天神。于是，他命自己的儿子伏加天神夺回圣书。

双方在迪拜进行决斗，优加天神终于胜利，夺回了圣书。那只怪物被贬下凡间，隐藏在森林海外，专找那些不善思考的人，把他们吃掉。

据传，那本圣书后来又被偷走，藏在狮子座的附近。

这种惊人的相似，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如果书中的记载属实，那么我们所寻找的，不就是那本《智慧之书》吗？

它在哪里？

一个疑问点燃了我们心头的希望之火，狮身人面像的“正确位置”，不是应该在其前足下方吗？

■空洞中的惊人秘密

在狮身人面像及其附近的地域，一次全面的搜索展开了。最后，在狮身人面

像前足下 2 米左右的地方，也即是正对着黄道面狮子座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一个空洞！

在这个空洞里面，有着我们想要探寻的一切。

在这个空洞里面，有着隐藏在狮身人面像之后的惊人秘密。

很快，空洞就被打开了，里面静静地躺着一部羊皮书手稿，它是用古拉丁文写成，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作者署名为丹尼斯。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智慧之书》？

由于古拉丁文几近失传，故对此书的解读费了不少周折。不过，即便仅从已破解的部分来看，这本书也足以让我们感到惊讶了。因为我们在书中看到了——1999！

读过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人也许都不会忘记，在 1999 年 7 月的一天，狮子座、天秤座、天蝎座、金牛座交会成一个恐怖的大十字时，人类的历史即将宣告结束。

而在这本羊皮书的丹尼斯预言里，作者亦作了如下的说明：

狮身人面像其实就是这 4 个星座的合体。狮子对应看狮子座，象征着权利，代表一个社会的政治；人头对应着天秤座，象征着精神，代表一个社会的宗教；鹫翅对应着天蝎座。在古代，天蝎座又被称为天鹰座，它象征着智慧，代表一个社会的科技；牛尾对应着金牛座，象征富有，代表一个社会的经济。

政治、宗教、科技、经济是构成我们人类社会的四大支柱。显然，如果这四大支柱发生动摇，我们的社会就会坍塌。丹尼斯也发现了 1999 年的恐怖大十字，并且预言了那个十字代表的意义。在他看来，那恐怖的一天是：8 月 17 日！

那么，狮身人面像会不会是古代的人们为了告诫提醒自己的子孙而建造的呢？他们凭着什么力量或者说受到什么人的点拨，竟看见了我们人类的未来呢？无疑，这些都还是一个谜。而且，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狮身人面像的建造时间，不是在古埃及的第三王朝，而是在整个北非大陆尚属一片绿洲的 1

年前！

也许，这样长的时间，足以埋葬一个古老的文明，正如已沉没于大西洋里的神秘的大西洲文明一样。在那样一个比《圣经》中的诺亚洪水还要古老的年代里，也许人和动物是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的，在那时，人就是神的化身。那位神秘的先知虽然知道人类的“末世”，却又无力拯救，于是，他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化作一尊石雕，仁立于吉萨高地。而后来在此地繁衍生殖的古埃及人便依凭着这建立起了象征着自己辉煌文明的诸多建筑，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这尊石像的内涵。

遗憾的是，人类在真正的圣者面前，终究是无知和卑劣的。没有人能正确地破译出狮身人面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如果不是一位勇敢的学者不顾后果地站出来提醒大家，真不知道我们还会为此延误多少时日；如果不是一桩血案暗示人们那里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真不知道这一切将会以何种方式被发现。

也许那时的发现者，已不是我们人类，而是另一种不为我们所知晓的宇宙智慧。

那么，这位神秘的丹尼斯究竟是何许人呢？

据传，他是一名旅行僧侣。

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够准确的。根据他为后世留下的这部羊皮书，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他的真实身份。

也许，他就是深知拜火教秘密的人，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位曾经苦苦修行的拜火教教徒。他一直希望通过修行成为一位神，拥有神的圣力和先知。但是，当他通过努力，看到了土、月、日之后，得知了人类将在未来的某个世纪之末蒙受灾难的消息。

他开始动摇了。如果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那么，为之苦苦奋斗一生的目标就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不可复得。但是如果默守教义，人类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走向灭亡。

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用自己来拯救人类！

于是，他悄然离开了迪拜的那个拜火教的圣地，只身前行，化名为丹尼斯，来到了狮身人面像脚下，并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写入书中，埋入地里，祈祷着，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为之付出的一切能够有所回报。

现在，我们终于发现了这本奇特的《智慧之书》，尽管时间已经紧迫，但希望尚存。

■人类中的魔王

令人惊讶的是，在《智慧之书》中，不仅记载了狮身人面像的神秘内涵，还预言了一位魔王的出现：

我不知那是什么时候，人类中出现了一位魔王，他拥有旷世的权力，他的子民们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而屠杀、侵略和掠夺……

我亲爱的孩子们哪，你们千万不要听信他说的话。他的每一句话，都将把你们带到不可回复的罪恶和灾难之渊。

也许连希特勒自己也不曾料到，在很久很久以前，竟会有一位先哲已看到了他自己的出现；更不可能想到，他自己不经意间说过的话，会成为对未来人类命运的咒语，并且其中的一部分已逐渐变成了现实。

他在法国郎斯时曾说：

1985 年以后，人类将分为两类。

不论国家社会，不论男女，都将两极分化。

此后，希特勒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曾明白的恐怖预言了。

也许，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此之后，他再也不复有这样的机会和状态了。在希特勒同法国谈判后约一年左右，也即 1939 年 8 月末的一天傍晚，屋外正下着淅沥的小雨，夏季的夜也带上了一丝凉意，此时，睡梦中的希特勒突然跳出床叫道：“就是现在，我已接到指令！”没过几天，德军闪电突袭波兰，由此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随后，他又下令进攻北欧、荷兰，并在仅仅 6 周内就结束了法国的政治生命，并向海峡彼岸的英国发射了大量的、堪称当时最先进的 V1 和 V2 导弹。

随着美英两国的参战，以及日本奇袭珍珠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全世界都陷入了血与硝烟的包围之中。

而这一切，从突破马奇诺防线到奇袭珍珠港，直至诺曼底登陆，几乎都与希特勒的山庄预言如出一辙，让人感到震惊。

在这种状态下，他已无法冥想遥远的未来，而那些曾经能够使他的思想穿透

时空的洞察力，也在此时消耗殆尽。在二战爆发伊始，希特勒便离开了那个曾经给他无数灵感与暗示的奥贝尔山庄。从此，他就再也未能将自己敏锐的触角伸向遥远的未来，而是伸向了不可满足的欲望与残忍。

■希特勒的指名预言

美英空军对柏林的一次狂轰滥炸，却不可思议地再次点燃了希特勒曾一度消失的灵感之源。“我不是认输的鼯鼠！”他愤怒地走进地下室。第二天，便两眼炯炯有神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里和山庄的洞窟很相似，我又看见了自己闪现着的才华！”他用从地底发出的声音轻轻地说道。

“我又看见了很久不曾见到的‘他’‘他’让我看到了未来，比以往更加鲜明。你们听着，这与其说是我的未来，不如说是你们的。”

这些讲述与以往的山庄预言完全不同，他指名点姓的预言总是有些让人发怵。

因此，有的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地下大本营中希特勒的指名预言。”

喂，赫尔曼，海因里希，你们觉得这儿的地下生活怎么样。我不觉得丝毫不悦。正相反，我觉得非常舒适，头脑也比以前清晰多了。你们呢？好像也不错嘛！

你们和戈培尔都是我们纳粹最高级的领导人，是我最忠实的朋友。不过，我看得很清楚，在距我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的第7天，你们两人会共谋背叛我——那时你们和美国人同一鼻孔出气。

以上这段话是在1944年12月左右，在地下大本营的一次午餐会上，希特勒突然对赫尔曼和海因里希两人说出的。

赫尔曼·戈林是纳粹的空军大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纳粹党魁。海因里希·希姆莱则是元首卫戍卫队和秘密警察总署的头目，是纳粹的第三号党魁。这二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波助澜者，都曾心甘情愿地随时准备献身于希特

勒。

虽然如此，二人却确实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即希特勒战败自杀前的第 7 天，离开希特勒秘密与美国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企图给自己找一条活路。他们提出的条件竟然是：“只要能够让我们免受战争审判，我们愿捉住元首并引渡给美军。”无疑，这一条件对美国人而言是极具诱惑力的。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然在半年以前就知道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并对二人发出了上述警告。但在那时，戈林和希姆莱均对纳粹的胜利深信不疑，意识中丝毫也没有背叛希特勒的意图，自然对他发出的警告不知所云。

当希特勒毫不在意地说出这二人当时的确尚未产生的想法，他们立刻变得脸色青白，如临大敌，不知元首为什么突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更不知元首究竟有什么企图。希特勒似乎也因自己的举止而怔住了，如有食物梗在了嗓子里。而此时，一向爽快、身体高大的戈林则足足颤抖了 15 分钟。

在此事发生之后的某一天，希特勒甚至对他的亲信如是说道：

莫勒尔，你不是军人，因此我什么都可以对你说。而这些如果对军人说了，就会让人丧失斗志的。……你听着，根据我的预知力，纳粹就快战败了。

战败后什么都会失去，这里将变成一块美丽的草坪。但谁也不会到这儿来玩，或者来参观。

在这附近，将会筑起一面长长的墙壁，德意志会一分为二。这将继续到本世纪末。世界上前来参观的人也不会到这里来。在草坪的一角竖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纳粹本部”。

莫勒尔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希特勒在战败之前一直患有强烈的精神恐慌症和胃肠道障碍以及失眠等，只因靠着莫勒尔独特的治疗才勉强支撑着。

因此，他得到了希特勒的宠信，得以聆听希特勒的这番肺腑之言。莫勒尔博士将它记入了自己的日记中，而历史已经证明，当年的元首大本营已如那位魔头所言，如今已成了他所描述的模样。

在其附近，是由苏军修筑的分割东西德国的柏林墙。从那里稍稍往东的地方，

即“预言的草坪”，几乎没有人前来造访。刻着“这里曾是纳粹总部”的小石碑孤零零地竖立在那儿。

因此，在这则预言中不符合事实的，只有“立着一块木板”这一点，因为实际上这儿立着的是一块石碑。

勒科，在这个时期你常来这里。但是，你将会离开这里，不会再来。不过，这样很好。你的寿命很长，还能得到很好的声誉，另外，你到死为止都有着如电影明星般的美丽。

将来嘛……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文明国度里，像你这样不结婚，不生子，一生都做和男人一样的工作的女性会大大增加。当然，妇女的地位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这都是与那个民族的灭亡，或者说是与人类的灭亡相密切联系着的陷阱。

爱娃，你也离开这儿也不要再回来。但是，你是会回来的，因为你是爱娃吗？这是你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你就是为了和我完成命运的安排才回到我身边的！

这是在地下室举行的新春舞会上，希特勒对美女们说的话，时间是 1945 年 1 月。对希特勒和纳粹而言，这是最后的一次豪华舞宴。

根据莫勒尔博士的记忆，当时共有数十名美女被召集而来，此间，31 岁的爱娃一直与希特勒并肩而坐。爱娃是希特勒公开的情人，一位美丽而凄婉的女性。而在这次舞宴之后，她为了逃避空袭而躲到了奥贝尔山庄。

但是，正如希特勒在柏林时对她所说的一样，在战争的最后关头即将迫近时，她又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柏林，并和希特勒举行了谜一般的结婚仪式，随后神秘地自杀。至今为止，这仍是人类历史上几个有数的恐怖谜局之一。

■对“恐怖大王”的几种推测

丹尼斯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一个名为“希多拉”的人在二十世纪所做的一切，并将其称为“一位叛乱的预言家”。

可以想象，希特勒也许诚如丹尼斯这位先知先觉者所描述的那样，具有超过常人的预知力，和丹尼斯、诺查丹玛斯一样，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但是，前二人采用了一种温和的方式。他们婉转地告诉即将面临的灾难，让人类自己设法去拯救自己。

但希特勒完全叛逆了，他完全背离了拯救人类的使命，成了一名给人类带来不尽灾难的混世魔王。也许研究人的心理是世界上最难有所收获的科学，因为至今为止，人类也许还受着某种不可企及的神的力量的控制，在冥冥之中进行着或许并不属于的自己的行为。

读过诺查丹玛斯《诸世纪》一书的人一定对书中所描述的“恐怖的大王”记忆犹新。但时过境迁，我们已很难准确破解这一词汇的确切含义，单知道这是描述人类末世灾难的一个恐怖的暗语。

令人惊讶的是，同样的现象竟然出现在了丹尼斯的这部羊皮预言书中。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对“恐怖大王”所作的基本介绍与《诸世纪》中描述的一样，但我们却难以看到“恐怖的大王”的真实面目。

也许这指的是核大战，所谓从天而降的“恐怖的大王”是指从空中袭来的核弹头，或许是由于情景惨烈之极，丹尼斯也不忍将其所知道的一切用具体的词汇描述出来。

在丹尼斯的羊皮书中，有这样一些关于“恐怖的大王”的描述。

它(恐怖大王)带着火光从天而降，不明的光闪烁在天边。

还有一束巨大的光，将人们卷入死神的裙袍。

我至上的神啊，求你救救我们的子孙们吧……

丹尼斯成为了神，也许他仍然无法拯救我们人类；但如果我们因他而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无法继续修炼而成为神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那些离奇的文字吧，也许那便是在描述一次巨大的核爆炸场面：

在一片强烈的光闪现之后，一股强大的高温热流喷爆而出，卷走了它所经过的一切建筑塔群，随着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整个大地开始

剧烈地颤抖起来。人类，在这浓烈的火焰之中顷刻消亡，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回首一下过去。

[禁书网](#) [大陆直连](#) 看 [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s://objects.dreamhost.com/bnews/index.html>

对于丹尼斯的预言，还有的研究者认为那是在描述人类因对环境的巨大污染而最终遭到的报复，并由此而定向衰亡。

还有人认为所谓的“恐怖大王”是指宇宙射线。众所周知，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因人类对氟里昂的过度使用与消耗正明显扩大。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地球大气的臭氧层将会遭到来自人类自身的全面破坏，而最终丧失抵御宇宙射线的功能。

以上的种种推测都十分符合“恐怖的大王”的条件，很难想象它们叠加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也许，“恐怖的大王”就是指它们全体吧。

既然在丹尼斯的羊皮书中也同样出现了“恐怖的大王”，其描述的性质与《诸世纪》中的如出一辙，那么这个令人恐怖的灾难也许真的会于 1999 年降临我们人间？

第九章 未来与不朽

埃及第四王朝孟斐斯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曾经计算到二十一世纪吗？在 4500 年以前，古埃及的胡夫王与其太阳神僧侣策划过走向公元前 3 个千年的途径吗？他在吉萨(Giza)的金字塔是否已设计出世界循环方格？其内部迷宫始于公元前 4000 年，迂回 6000 年之后，止于中央内室的公元 2000 年？

当古代预言家们的种种预言在历史中被一一印证之后，我们有理由更多地沉迷于那些有关人类命运和未来的假说，并尽可能地揭开其谜底。

■ 圣玛拉基预言

玛哈德哈克·欧莫格尔(Madlmhaedhoc O'Morgair)创设了爱尔兰第一所基督

会修道院，后人说他曾经写下过预言式的名单，将赛来斯丁二世(死于 1144 明年)开始的 112 名教皇名字列了出来。这份名单一直止于教皇制度的终结。1148 年死在圣伯尔纳多怀里，后来被尊称为圣玛拉基(StMalachy)的玛哈德哈克·欧莫格尔，是否真如世人传说的那样，已预见到公元 2000 年的最后一名教皇？

这份号称由玛拉基列出的名单突然于 1595 年出现，也许只是基督会的某个会士想象的产物。在这份名为未来罗马教皇之预言的名单中，每一位前后任的教皇都不是直接写出名字来，而是有一种隐喻式的绰号。自十七世纪开始，按照顺序把教皇的名字与书中的绰号进行比对，需要非常高超的《圣经》训访技巧；同时，直到本世纪才能看出这份名单的第 112 位教皇在位期间，正好在公元 2000 元左右。若望·保罗一世(公元 1978 年即位，在位仅 33 天)为第 109 位教皇，书中的暗示是“沉思的月亮”，因为他死于月亮循环期的中间。接下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公元 1978 年即位)为第 110 任教皇，照预料的推算，应该就是倒数第三位教皇。书中提到“太阳的任务”，而 1979 年教宗保罗二世在他第一次发出的通谕里，便提到了有关太阳的任务。1994 年他发表了一封长信，要求天主教徒在未来 5 年之内对过去千年的罪恶进行忏悔，以便到了公元 2000 年，教会可以在全世界庆祝一个伟大的大赦年。若望保罗二世出生于 1920 年，他的任期可能到不了公元 2000 年，因此，还有时间让倒数第二任即第 111 位教皇继位，再将伯多禄的权杖移交给第 112 位教宗，书中的暗示性绰号为“罗马的伯多禄”，在“一个伟大的大赦年之前……没有误差地按年代精确地排列之后，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唤醒我们对正确信仰的认识。”

十六世纪，阿诺·威恩(Arnold Wion)，这个提出“圣玛拉基名单”的僧侣对世纪末的预言与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此一预言如出一辙：

1999 年，从天
而降的恐怖大王，
让安哥拉莫斯王复活；
在此前后，战神有幸重新统治。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首四行诗与其他的预言诗句都是在“1999 年是一

个黑暗天启，而公元 2000 年则是光明的”的文义下加以解读。在我们越来越逼近世纪末时，这种看法更是俯拾皆是。1987 年，约翰·霍格(John

Hogue)把这首四行诗解释为“最后的大乱”、“最高点……27 年的战乱与文明世界最终的毁灭”，接下来(到 2026 年开始)是，……1000 年的和平，而银河社会变成实体，人类进入到一段科学与宗教信仰升华至更高境界的时期。”

这种诠释，与世纪末浑沌美学及新世纪改变观是如此地贴切。公元 2000 年愈是被说得光明灿烂，那么在遥远的过去针对 2000 年所产生的预期便显得格外重要了。除了胡夫的金字塔和威恩的预言名单以及其他在千年中叶时建构出的历史预言年代之外，公元 1700 年，大主教阿契尔经常引用公元前 4004 年的创世纪，认为我们身处的世界将会按传统的时间周期达到 6000 年：自创世纪到摩西及其旧约有 2000 年，从摩西到耶稣及新约有 2000 年(他的算法无疑有误)，从耶稣到基督再临的公元 2000 年大约也是 2000 年。

■ 沉迷在永恒的日期之中

从阿契尔起，西方基督教世界便不断想象 2000 年的世界景象。到了 1860 年，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皮雅斯·史密兹(Piazz

Smyth)、罗伯特·孟济斯(Robert Metzies)与大卫·大卫生(David

Davidson)推测出胡夫大金字塔回廊的预言寓意，使得这座大金字塔变成了公元 2000 年历史顶点的具体象征。到该世纪结束的时候，公元 2000 年变成了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集体式理想国；威廉·莫瑞斯(William Morris)的社会主义革命；威利福瑞·古莉(Winnifred H. Cooley)的女性主义福利国；排德瑞克·拜尔兹(Friedrich E. Bilz)传遍全球的自然疗法，以及爱德华·贝瑞克(Edward Berwick)的素食主义农民天堂。金·马克·库特(Jean Marc Cote)于 1899 年被委托绘制一组未来派的香烟卡，来配合法国迎接新世纪的庆祝活动，在他的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公元 2000 年的空中计程车站及飞行中的官兵与强盗、教室里学生戴着耳机、豪华的客厅里，火炉里燃烧着的是镭，人们用它当燃料取暖。

库特还画了一幅晚宴图，里面的食品全都是药丸与浓缩物。在 1890 年代所

有关于 2000 年的幻想作品中，这幅极限主义派的晚宴最能满足大众的幻想。因为它不只具有娱乐性，同时它还被大众认为是公元 2000 年最精确的象征。

在世纪末，人们倾向于在排除中庸的法则之下生活。公元 2000 年确实创造了为过去所远不能及的、最为夸张的世纪结束。早在 1892 年，就有一名伦敦杂志的专栏作家预见到如下的事将会发生，“在我们这纪元即将接近另一世纪结束的事实，强烈地影响到大众的幻想。在某些无法详述的形式之下，只不过是因年代变化的事实，我们就必须要变得较好或较坏。若这不是十九世纪的结束而是二十世纪的结束，我们将更为兴奋。即使是现在，基督纪元 2000 年为凶年的说法，已开始影响到我们。我们感觉到，若是能够活到目睹它的来临，我们将看到巨大的事件发生。我们同样也应该期待宇宙发生变化，这样才能看到伟大的日子被人类大书特写。”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种期许呢？因为，多年以来，西方文化已具备计算能力及时间观念，而且对于日历时间与时钟时间变得敏感。因为我们把世纪的结束当成不只是历史的标志，而且也是预言的标志，而公元 2000 年正好非常吻合世界周的历史预言。因为在其它的周年纪念日(圣徒纪念日、纪念假日、甚至于生日)都失去其精神力量之际，我们把除旧迎新的仪式转移到年度或是世纪结束时。因为这个世纪的所有人都在同一种西方新历之下过着公开而世俗的生活，我们全体都分享到这世纪末的同步经验。因为现在已有证据显示，我们受到了朝向全面灭绝趋势的威胁，一种世纪结束的终结。没有任何日期或是神奇数字能够像 2000 年那样，集合那么多不寻常的预言式赌注，让人类在其中沉述。

■迎接未来的金字塔

二十世纪的人类，使用着同一种历法，感受同一个世纪的结束。而金字塔在世纪交替时，也成为了人类思想的杠杆支点，成为我们从埋葬到重生、从腐朽到神奇的象征性建筑。十八世纪结束时，埃及风格开始在欧洲式的葬仪、建筑、剧场舞台布置、花园里的废墟造景，以及塔罗纸牌(Tarot

Cards)的设计上面复苏，一时蔚为风尚。金字塔从那时开始，变成在数学与哲学上的崇高的象征。法国建筑师设计出巨大的金字塔式纪念碑、代表新生的法

老泉、一座金字塔与方尖碑型的桥梁；同时，有人提议为萨克森—特申的大公纪玛丽亚·克莉丝提娜(Maria

Christina)、马丁·路德、腓德烈大帝，以及拿破仑修建金字塔。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更是促成了法国人从那时开始对胡夫金字塔进行了无穷无尽的调查，以便能发掘其基本的测量单位，是否与地球的圆周有关之类的事实。1800 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决定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兴建一座纪念碑。计划兴建“采用美国花岗岩与大理石造的陵墓，以金字塔的造型，基地面积 100 平方英尺，高度同此比例。”

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人为了表彰旧金山的房地产大亨詹姆斯·里克(James Lick)资助建造全世界最大的望远镜，于是提议为他竖立一座巨大的大理石金字塔，但遭到了里克的婉拒。英国艺术家佛瑞德·詹(Fred T. Jane)为 1894 年到 1895 年的《泼墨杂志》(Pall

Mall Magazine)绘制公元 2000 年的景象时，其中出现了金字塔城堡、金字塔型阶梯、金字塔太阳能收集器，并且全都在门神的保佑之下。

现在，金字塔到处都是。在日本，有横滨娃娃博物馆；在芬兰，欧卢大学有一座“水晶金字塔”暖房；在法国，卢浮宫的广场上竖立着贝章铭的四层楼高玻璃金字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华特迪士尼乐园里面的道尔芬饭店主体为金字塔型建筑，另外，詹姆斯·蒙特(James

Mount)的粉红色海边别墅也是金字塔型；在伊利诺州伍兹华斯，有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兴建了一座有五间卧室的金字塔住房；在洛杉矶，由西撒·培里(Cesar

Pelli)设计改建的新太平洋设计中心，以及矶崎新设计的现代艺术美术馆等都是。小型的金字塔则成为建筑设计上的惯用手法，用在指引通道，建造光墙与天窗、高挑的公寓建筑顶端。在此世纪末，我们建造如此多的金字塔，这在过去可是世纪末的象征。而在我们没办法兴建的地方，还是看得到金字塔——火星上的法老王，位于人面狮身像脸孔的西南方 10 哩远处。

“总有一天，金字塔将不再是为纪念大众的伤心事而兴建，将是为好事而建。”某一则电视广告这样说，过了没多久这则广告用语居然变成了事实——泛美集团形如金字塔的办公大楼，就是“一座可以保护你躲过灾难并迎接未来的金字塔”。另有一家公司在其矽酮建材广告里藉由吉萨的大金字塔提醒我们，“伟大的真正

试炼在于时间的考验。”加州维依邮购公司的金字塔产品已经有价格了，铝管制的金字塔每座 50 美元，胡夫式铜制金字塔每座 115 美元，110 美元可以买到终身冥想式的金字塔，它是由特殊电镀钢管制作，经由手工打磨焊接，并且设计出最大的能量角度。商家标榜说，金字塔所能放出的能量是元价的；金字塔的能量可以让珠宝保持光泽、让肉类与蛋干燥脱水、增加植物的生长速度，加速冥想，祛伤解忧使人很快地放松下来。

■金字塔与“和谐聚会”的传奇

大金字塔在我们的心目中，一方面代表着黑暗过去的暴君奴役苦力，同时它又代表着未来与不朽。我们的媒体在世纪末炒热有关金字塔是如何建造出来的话题——是由外太空的访客、抑或疲劳的埃及奴隶使用杠杆与坡道造成——只不过是现代面临极限时紧张不已的进一步证明而已。世纪末的问题总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能量维持下去？若有，这能量要从何而来？在千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带着更大的期待与更深的无力感去追求能量的新来源。在每一世纪结束之际，都会出现一种新能源吗？我们是否已经处于即将耗尽“无法再更新”能源供应的险境，还是会有一种新的千年神秘诺言出现，让核融合、低温超导、金字塔力量、水晶的能量转换都能得到肯定的答案？

“人类尚待完成的事”，1984 年，柯特·孟德尔松(Kurt Mendelssohn)在他的《金字塔之谜》(The Riddle of the

Pyramids)一书中写道：“是去创造一种新型态的生活，让全体人类都能过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共同建造的一座新金字塔；但我们所建构的放射性废弃物墓穴，已与法老王木乃伊一样地精密及昂贵了。”我们将面临全球性的生存与全球性的死亡，二者之间就是金字塔选种文明成果，它是这世纪末的神秘建筑，它们与基本方位、昼夜平分线、或者是金星子午线都连成一线。它们是整个人类成就与耐力的结合。它们是牢不可破的天机以及天文学启示的看守者。

金字塔已经成为和谐聚会(Harmonic Convergence)之所在。阿奎拉斯(Jose Arguelles)于 1953 年在墨西哥首次见到太阳城的金字塔，那时他还是一个 14 的少年。在 47 岁的时候，他写出了《马雅因素》(The Mayan Factor)一书并于 1987

年出版。阿奎拉斯用令人费解的图表与算术解释说，马雅人在计算宇宙时间方面的知识，表面上从他们令人惊奇的金字塔顶端实际观察天文得来，但事实上它是一种伟大的科学系统的一部分，那些被我们称之为马雅人的人，实际上具有银河的力量，他们可以透过转变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方式，把自己从某一星系跃迁到另一星系。阿奎拉斯的这本《马雅因素》是一本新世纪畅销书，其中就提到人类的“和谐聚会”将促进团结与增添活力。

1987年8月16日，这个星期日的清晨，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地球宇宙之交汇点，地点从日本的富士山到秘鲁的印加废墟(Machu Picche)、到大峡谷到大金字塔，他们在这些地点举行了一次和谐聚会。“预言里面说道，十四万四千名太阳舞者沐浴在太阳之下，将带来新世纪”加州沙斯塔峰(Mount

Shasta)聚集群众的领导者如是说。“让你自己也成为那十四万四千名舞者之一，成为跳跃的太阳之一。”这十四万四千人即神的秘密仆人，将提供心灵契合与“临界质量”来支持一种从分离到统一，从恐怖到爱的演化转变。

在北卡罗莱纳州毗斯迦平原的鹰巢营地，鲁丝·布莱克威尔·罗杰斯(Ruth Blackwell

Rogers)在和谐聚会的首口清晨自她的帐篷里醒来，回想起做了一个梦。“我做的这个梦非常奇特，我们看到人们祝福着儿童，把手伸向孩子们以便能将能量传送给他们，因为他们是希望，是得到这些能量并传承下去的人。我们这一代是座桥梁，但他们那一代在新世纪将是羽翼全丰的。”

我们明显可看出，《马雅因素》一书与因而举行的和谐聚会完整地预演出全部的世纪末经验主题。

若和谐聚会的参与者并非着眼于公元1000年，那就一定是在超越千年之际时，坚信世代必将延续下去。那些在胡夫金字塔下集合并吟唱的人们，或是在南达柯达州黑山手牵着手的人群，抑或是那些于1987年8月16日和17日那两日独坐海边沉思世界和平的人，他们都在将世纪更选时必将出现的事预先呈现出来，并且延续每逢公元千年便必不可少的传奇。

■大金字塔的神喻

人们都把国王和王子塑为偶像
占卜师举起中空的僧人
牺牲者的角上涂满金色
煜煜生光
所有的谜团环绕着心脏

诺查丹玛斯学识十分渊博，他善于从一切文化中汲取其预测未来有用的知识。他在萨隆古镇行医时，之所以接受了王后卡特琳娜的邀请到王宫去担任王室顾问，也是为了博览王室图书馆的秘籍。在诺查丹玛斯的通天塔(星象楼)里，墙壁上绘有各种各样的星宫图，案台上摆放着数十年里他搜罗的人类进行天文探索的遗物，女巫的水碗，喀巴拉秘籍。他甚至拥有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星宫图，还以 20 块金币从一个阿拉伯人手中换到一张破旧的羊皮纸，据说那是从某一法老的寝宫——金字塔中窃取的。

诺查丹玛斯对金字塔的钻研收获颇丰，上面所列诗行便是他写下的古代埃及祭师在金字塔中用木乃伊占卜的景象。或许在他的《诸世纪》一书中，便已融入了他对金字塔的所有禅悟？

现在，被称为“金字塔学家”，即研究大金字塔的奥秘及其建筑结构所包含的神谕的学者坚信：大金字塔的尺寸具有天文学和数学的奇迹般的准确性，表达了对上下 6000 千年人类发展历程的预言。对过去几千年的预言已经应验，其余的预言正在应验。

诺查丹玛斯诗中所谓的“所有的谜团就环绕在心脏”，所指何物，历来众说纷纷，各执一辞。这里的谜团所指即是金字塔的中轴线和整个通道和墓室的中轴线发生误差的 286 英寸。这个“误差数字 286”正是破译金字塔奥秘的一个关键数字。

金字塔还是解开远古文明的“心脏”。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写到一个年事很高的埃及祭司叙述了“已经过时，还会再有的，由于多种原因，人类所遭受的多次毁灭。”这位祭司曾说，已经沉没于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是一个伟大而美妙的帝国，亚特兰蒂斯人“懂得某些宇宙能的性质的力量”，拥有“传播和运输的工具”，“对人类中先进的种族，按其所能，给予智慧。”这种智慧的传播即是在一

个以大金字塔为样板的金字塔形庙宇中进行的。

诺查丹玛斯也许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得到了传自亚特兰蒂斯人的金字塔智慧？■救主临世的象征

诺查丹玛斯在另一首诗中，预言了胡夫金字塔的倒塌：

支撑土星的四根擎天大柱

因地震和洪水而断裂

土星的建筑物下

发现千年古墓

无数黄金被带起

不久一切又归于平静

在未来的某一天，随着一场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洪水的袭击，胡夫大金字塔将轰然坍塌，人们将在废墟中发现法老的古墓和无数的金银财宝。

《旧约·以赛亚书》中的两段话被看作是把金字塔作为救主临世的象征的证明：

“到那天，埃及土地中央将有献给上帝的祭坛，在埃及边界上将有一根献给上帝的石柱。它们是上帝聘在埃及的象征。”

“当那里的人受到压迫，向上帝高喊求救时，上帝将派去一位伟大的救主。他将拯救他们。”

公元十世纪有个名叫马苏迪的阿拉伯人。他在一本书中写道：

“他还命令祭司在金字塔上面记载人们的智慧和各种科学技术的成就……祭司们在这些文字中注入了各种知识各种草药的名称和性质以及数学和地理，他们也许是想把这些知识留给能读懂它们的人……”

“东边的一座金字塔(即胡夫大金字塔)刻有天救图以及表示各种恒星和行星的图形。法老还下令将星星的位置和轨道，连同过去和未来的历史编年，以及未来在埃及将会发生的每个事件都刻在金字塔内。”

大金字塔是埃及爱西斯神的奥希瑞斯神的宗教奥秘和象征，其结构与陵墓相似。专家们认为，金字塔内隐藏着的科技知识，将会被重新发现，并使人类步上一个新的和平发展阶段。时间大约从 2045 年开始。

有一个假说认为，金字塔是外星人遗留给地球人的见证。在塔底的千年古墓

中，便留有如何与外星文明沟通的信息。也许，在大世纪到来之际，金字塔在浩劫中崩塌，人会“因祸得福”，在千年古墓中获取与外星人联系的信息，从而建立起与外星人的联系。这一发现十分珍贵，无异是“无数黄金被带起”。最后一行预言世界将平息灾情，重新步上和平发展之路，“一切又归于平静。”

1996 年，《莫斯科新闻》周刊刊登了俄罗斯预测学家对未来 30 年间科技突破的预测，其中预测“2024 年，将实现人类同外星文明的交汇，从而实现地球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中的愿望和梦想，继而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

第三部 图坦卡门的诅咒

第十章 图坦卡门的陵寝

1902 年，美国人西奥多尔·戴维斯得到埃及政府批准，从事帝王谷的考古挖掘工作。他在那里一连挖了 12 个冬天。戴维斯发现了非常珍贵的陵墓，如托密斯四世、西普塔赫和霍仑亥布等人的陵寝。他还找到著名的“异教国王”阿门诺菲斯四世的陵墓，阿门诺菲斯四世一度提倡拜日教，用以取代埃及的传统宗教，因此自己命名为伊克纳顿。阿门诺菲斯因两件事名垂后世，一是他赞美自己的名言：“太阳神中意的人”；一是他的妻子奈菲尔蒂蒂美丽的彩色胸像，这是埃及最著名的一件雕刻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戴维斯把挖掘权转让给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从此就开始了埃及考古挖掘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后来卡纳冯勋爵的妹妹在为他写的传略中说，这次挖掘工作“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开始，像希腊的奈米西斯家史一样结束。”

图坦卡门的陵寝的发现是考古工作成功的顶峰，也是一部考古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文克尔曼起，多少分类学家、方法学家和各种专家已经为考古学确定了基本方向。第一批考古巨匠是商博良、戈罗特芬德和罗林生。继起的考古学家中作

出重大贡献的有研究埃及的马利耶特、莱普西亚斯和比特里，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博塔和雷雅德，以及研究尤加坦半岛的斯蒂芬斯和汤普逊。后来谢里曼发掘了特洛伊城，伊文斯发掘了克诺索斯，科尔德维和伍莱发掘了巴比伦和亚伯拉罕的家乡乌尔，这是考古活动成功的高潮。谢里曼是其中最后一位著名的业余考古学家。待到卡纳冯勋爵和卡特开始活跃时，已经有大批专家在克诺索斯、巴比伦和其它古墟长久地进行研究工作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国王们、财东们，财力雄厚的大学和考古机关，以及许多有钱的私人考古家纷纷派出考古队，携带优良的设备前往各个古文化所在地进行研究。然而这一切调查研究工作都是分散、零星地进行，所有这些工作都有成绩，而图坦卡门墓的发现就是这些成绩综合的结果。这是一次科学方法的胜利。雷雅德曾遭受迷信愚昧的阻挠，伊文斯的困难来自官僚的妒嫉，而卡纳冯和卡特在埃及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完全避免了这种种干扰。当年罗林生横遭侮蔑，谢里曼备尝艰辛，都是由于同行的妒嫉；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有的是国际的合作和科学界的热情支援。至此考古学的开创阶段宣告结束。霍华德·卡特是比特里的学生，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埃及学从此结束了以往那种散漫的、盲目的猎奇活动的工作方式，真正成为按照严格的方法循序渐进的文化研究活动。

然而正是由于卡特不仅始终满怀激情，而且胸怀全局，才能使严谨的科学方法充分发挥作用。他一方面有魄力、有胆识，一方面工作上耐心负责，终于成为考古史上的杰出人物。优秀的学者往往毕生致力于解开文化之谜，卡特就是这样的人。

卡纳冯勋爵是只有英国才能产生的人物，他爱好体育和搜集文物，是个绅士又是周游世界的旅行家，行动起来是个现实主义者，却又具备浪漫的情操。他在剑桥三一学院读书时，看到宿舍房间里的护墙板因被人涂漆得不成样子，便自己出钱把它修整一番，恢复原貌。从青年时代起他便经常参加赛跑，练就一手好枪法，并以驾驶快艇著称。23岁时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随即乘船周游世界。他的汽车是英国全国第三辆颁发执照的车，而他是特别喜欢开快车的。后来这种开快车的癖好给他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1900年左右他在路上因疾驰翻车，

受了重伤，从此落下呼吸困难的病，不能在英国过冬。因此他在 1903 年初次前往埃及寻求宜人的气候。到埃及后他参观了几支考古队的挖掘场。这时他立刻发现考古是一种可以把他搜集文物的癖好和对于体育的喜爱结合起来的活动。1906 年他就自己着手进行出土工作了。同年冬天，他发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去请教马斯皮罗教授。马斯皮罗当即推荐年轻的霍华德·卡特作为他的考古助手。

两个人的合作关系非常融洽；卡纳冯勋爵所缺的知识都可以从卡特那里得到补充。卡特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后来担任卡纳冯的出土文物总监。在这以前卡特同比特里和戴维斯一起工作过。同时他极为重视言必有据，因此有人竟然批评他的作品，说他过于迂腐。实际上他做起事情来很有办法。他极有魄力，甚至有时不顾一切。1916 年发生的一件事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

那年卡特在卢克索短期休假，一天，村里的头面人物来找他，样子十分焦急，特地来求他帮助。当时即使卢克索这样的地方也不免世界大战的影响，政府机关和警察人数大量减少，因之阿卜德艾尔拉苏尔的后代一类不法之徒又开始盗墓活动。这些埃及盗墓匪的一股在帝王谷以外的山坡西南发现了一批古物。另一股匪帮得知以后，就用武力强要分享成果，接下去发生的事简直像一部电影。两股窃贼大打出手以后，第一股打败了，被迫退出现场，但是流血斗殴仍有可能发生。卡特决定进行干预。

“那天天色很晚，”他后来写道，“我急忙找了几个工人，他们都是逃避军役的。我们准备了需用的东西，就出发到现场去。我们爬上 1800 多英尺的柯尔纳山峰，到达现场时已经是午夜了。到达后，向导指给我看一条沿着峭壁直垂下去的绳索，可以听到下面果然有人在活动。我先割断了那条绳索，断了他们的退路，然后把我们自己带去的一条粗壮的绳索系好，我就顺着这条绳索下到崖底。我觉得，深夜攀绳下到一群壮健的盗墓贼伙当中去，也确是一次颇有趣的游戏。他们一共 8 人，正在那里忙乱，我的降临把他们弄得非常尴尬。我指出两条路听凭他们自择，要就是沿我的绳索赶快离开，要就是留在原地再也休想出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绳索了。最后他们省悟过来走掉了，而我就在那里过了一夜……”

■直觉的信念

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就着手进行工作，直到 1917 年秋他们的活动规模才比较有了成功的把握，然而这时却发生了考古活动中常常遇到的情况。一开始他们选定的帝王谷里一小块面积准备进行挖掘，这块地方选对了，应该说是运气不错；然而挖掘工程立即受到客观因素的阻碍：许多人对工作计划品头评足，他们自己缺乏果断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有些专家也七嘴八舌地乱出主意，结果是本来可以成功的事却被推迟甚至归于失败。

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这以前发生过一件事。1748 年 4 月 6 日，一个名叫卡瓦里耶·阿尔库比尔的那不勒斯人进行考古挖掘，开挖地点恰巧正是庞培城的正中央。可惜他急于同时开挖另外的地点，结果并未继续深挖就匆匆复盖起来了。又过了多年他才发觉，那第一次挖的才是正确的地方。

卡纳冯和卡特站在山头向下俯视着帝王谷。以前已经有几十个人在那里挖掘过，可惜这些先行者却没有留下一份详细的地图或哪怕是一纸草图，以供后来的开发者作为参考。谷里遍地是大堆的挖出的碎石，整个谷底看起来有点像月球的面貌。乱石堆之间是一座座陵墓的入口，而这都是早已开发的墓葬了。如今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有系统地全面挖掘下去。卡特建议把挖掘区定为拉美西斯二世墓、梅美卜塔赫墓和拉美西斯六世墓三点之间的三角地区。他说：“我准备对人说，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找到图坦卡门的陵寝；但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事后寻找的借口。”

在这以前整整 100 年，贝尔佐尼掘出了拉美西斯一世、西索斯一世、厄耶和门图海克佩什的陵墓。后来他写道：“从我近来发现的古迹来看，我可以充分肯定，除现已探明的以外，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里再也没有另外的古墓了。在我离去之前已经竭尽全力想要再找一座古墓，但始终没有找到。另一件和我的研究无关的事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离开以后，英国领事索尔特在那里住了 4 个月，他和我一样极力想要再找到一座古墓，但同样地毫无收获。”贝尔佐尼离

开后 27 年即 1844 年，著名的普鲁士考古队来到帝王谷，仔细测量了整个墓的面积。考古队离开时，队长莱普西亚斯发表了同样的意见，认为这里的古迹已经开发净尽，再也不会找到新的东西了。尽管如此，十九世纪末，劳莱特还是又找到了几座古墓，不久以后，戴维斯也相继发现了几处。至此似乎应该认为，帝王谷中的砂子也都一粒粒地翻转了，筛净了。埃及文物管理局长马斯皮罗签署批准卡纳冯勋爵开发帝王谷的文件时坦率地说明，他认为这块墓区业已挖掘干净，现在再去调查研究纯属浪费时间。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可以肯定帝王谷里再也挖不出什么东西了。

卡特在听到这许多否定的说法以后，仍然认为有可能发现古墓，而且知道是谁的陵寝，其根据何在呢？

他亲自观察了狄奥多尔·戴维斯发现的古物，其中有一只彩釉陶杯，上面铸着图坦卡门字样。这只杯是戴维斯从一块岩石下面发现的，戴维斯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座小型古墓，墓中找到一个破碎的木箱，里面有一片金叶，上面也有图坦卡门的名字。戴维斯当即确定这座小石墓就是图坦卡门墓，其实这是错误的，卡特的想法与此不同；戴维斯的又一件文物得到正确的辨认以后证实了卡特的意见。那是一些看起来价值不大的陶器碎片和几卷麻布，装在几只大瓦瓶里，瓶口封起，瓶肩上铸着象形文字。后来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认为这些瓦瓶和瓶里的东西很可能是图坦卡门墓中的殉葬品。另外，后来戴维斯又在“异教国王”伊克纳顿的陵寝里发现了几个黏土做的图坦卡门的印章。

这一切都可以证明确实有一座图坦卡门的陵寝。卡特力排众议，认为这座陵寝的位置在帝王谷的中心，并且大约就在戴维斯发现的上述文物的地点附近，看来这是言之有据的。然而，一旦想到这片葬区经历过 3000 年的摧残，事情的前景就不甚令人乐观。3000 年来无数陵寝已被盗贼和僧侣们挖掘一空，早期考古学家出土的方法又相当粗暴，这一切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卡特手里不过有四种东西作为物证，即几片金叶、一只陶杯、几个瓦瓶和几块黏土印章。这点东西就是他们的全部根据，此外就只有凭着信念，认为一定能找到图坦卡门墓，他

们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

■ 王室的封豕

卡纳冯和卡特开始挖掘了。干了一冬以后，他们在选定的那块三角地上基本清除了表层的碎石堆，挖到拉美西斯六世的墓。“我们发现许多当年建陵工人的房舍，都造在巨大的岩石上；而帝王谷里这类岩石附近往往可以找到墓葬。”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在开发图坦卡门墓的全部过程中是最不平凡的一段。挖过一阵以后，如果再照原方向继续挖大，就在堵塞拉美西斯陵墓的人口。因为这是旅游胜地，所以必须停挖，等待一段时间才能顺利进行。到 1919 年冬继续挖掘后，在拉美西斯六世墓的人口处挖到一批文物，虽然数量有限，但具有考古价值。卡特说：“这是我们真正接近目标的第一步。”

用比特里的话来说：这时卡纳冯和卡特已经把这块三角地区“奋斗”完了，单单留下了那块建陵工人遗留的房舍的所在地。为了避免妨碍旅游者，他们留下这块地方，转移到别处挖掘。挖掘工作在托特米斯三世陵寝所在的一处小山谷又继续了两冬，但“并无真正的收获”。

他们总结了一下，为何几年来费力不小但成绩不大，并开始考虑索性另辟新区。只有古代工房和大石块的那一块地方没有挖，而且上面说过，这块地方位于拉美西斯六世的墓地之内。考古队犹豫不定，几次推翻既定的计划后，终于决定在帝王谷挖掘最后一个冬季。

这次卡特挖掘的地方，其实是他 6 年之前就应该集中开掘的目标。他们拆去工房，清走复土，立刻看到图坦卡门墓的人口，这是埃及最为豪华的陵寝。卡特写道：“这突然的发现真使我瞳目结舌，接着一连数月不断的收获接踵而至，忙得连想一想都来不及。”

卡特是在 1911 年 11 月 3 日动手拆除古工房的，当时卡纳冯勋爵正在英国。次日上午，第一座工房拆掉以后，下面就露出一层凿在岩石里的石阶。到 11 月 5 日下午把复土清理得初具眉目，这时已经可以肯定是发现了一座陵墓的人口。

然而这完全可能是一座尚未建成的墓，或修建之后并未使用。即使墓中葬着木乃伊，也很可能像许多古墓一样被人盗走了。如果再作悲观的估计，即使干尸尚在，也可能不过是一位高级官员或僧侣的遗体。

挖掘工作在加紧进行。这一天的时间慢慢地过去，卡特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当埃及的夜幕突然降临时，已经挖到第 12 层石阶，这时就露出“一座门的上半部，门用石块堵住砌牢，并盖有印章。一座封闭的墓门找到了——这就是说，真地找到了！……这是考古挖掘者最为激动的时刻。”

卡特仔细观察封戳，确定是国王的墓室专用的。既有王室的封戳，墓中一定安葬着非常显要的人物。人口的上方存有建陵工人的住房，可以证明这座陵寝至少从第二十朝以后尚未遭受劫掠。卡特一面激动得双手发颤，一面在那墓室的门上钻了一个洞，洞的大小“刚刚塞得进手电筒”。他看到门里的甬道被大小石块堵得严严实实，这进一步证明建陵以后采取了各种周密的保护措施。卡特留下了几名最可靠的工人看守墓门，自己趁着月色骑驴出谷返回住所，他极力控制兴奋的心情。事后卡特回忆自己从洞中窥探墓室以后的感觉，他写道：“那条甬道的另一端藏着什么真是难以捉摸！我竭尽全力才能控制自己，没有立刻打开墓门开始调查研究。”在他骑着驴子返回住所的路上，心情仍是急切万分，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最伟大的发现已经近在咫尺。卡特辛苦 6 年一直毫无所获，现在终于胜利在望了，然而他却能克制自己，不再向前掘进，而是把墓口暂时盖好，等待卡纳冯回来。

卡特在 11 月 6 日上午发电报给卡纳冯勋爵，电文是：“谷内已有重大发现，巨陵封口完整，已覆盖，候归，特表祝贺。”11 月 8 日收到卡纳冯的两份复电，第一份说：“约计即归。”第二份说：“20 日左右抵亚历山大港。”

卡纳冯勋爵由女儿陪同，于 11 月 23 日到达卢克索。卡特一直守卫在那仔细盖好的洞口附近，他已经耐心等待两个星期了。早在挖出石阶两天以后，贺信便像雪片般飞来，但具体地祝贺什么呢？墓里究竟藏着什么？当时卡特是说不出的。其实他只要向下再挖几寸，就可以挖到图坦卡门墓的封戳。他后来说：“早知如此，一直挖下去，那天夜里我就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免受近三个星期心中无数的煎熬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

11 月 24 日，工人们清出了最后一级石阶。卡特走下 16 级石阶，面对着封闭的墓室门。这时他清楚地看到了图坦卡门的封戳，但同时他也看出了埃及学家经常遭到的情况——陵寝已经被人挖过，盗墓贼也在这里做过手脚。

“墓室门全部清出以后，”卡特说：“才能看清这个门的一部分曾两次被人打开后重新封闭。另外，起初发现的豺形和 9 个俘虏图形的封戳是铃在重新封闭的部分的，而图坦卡门的封戳则印在门的原来的部分，这才是最初的封戳。由此可见这座陵墓并非一开始所想的原封未动。盗墓者走进去过，并且不止一次；墓上的工房说明盗墓的年代不迟于拉美西斯四世在位时期。但重新封闭的痕迹又可证明盗墓者并没有把墓内洗劫一空。”

然而随着不断有所发现，卡特却感到更为据摸不定。他叫工人清走堵塞石阶的全部沙砾后，又发现一些陶片和几只箱子，箱子上有伊克纳顿、撒凯尔斯和图坦卡门的名字，此外还有托特米斯的一些护身符，另一块护身符又镌着门诺菲斯三世的名字。这许多名字是不是表明，这座陵墓竟是一座合葬墓而并非原来希望的专用陵寝呢？

只有打开墓室门才能解开这些疑团，于是人们连日为此进行准备。卡特初次从门上的小洞向里窥测时已经看到，里面的甬道是用碎石堵死的，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碎石分为两种，而盗墓者挖的仅容人肩的小洞则是用一种黑色隧石堵塞

的。

几天紧张的掘进以后，工人们清理了 32 英尺长的甬道，甬道尽头是第二道门。这扇门同样铃着图坦卡门和另一种墓室封戳，而且可以看出被人打开的痕迹。

卡纳冯和卡特发现这里的整个布局和不久以前附近发现的伊克纳顿的一处地窖相似，据此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处普通的墓葬，而不是某位埃及国王的原葬陵寝。如果真的是一处地窖，而且已经被人盗过，那还会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值得发掘呢？

总之有一段时间他们已经感到灰心了。然而随着第二道墓门清出，气氛再次紧张起来。卡特后来回忆道：“决定的时刻来到了。我用颤抖的手在门的左上角钻了一个小洞。”

卡特把一根铁棒伸进孔去，觉得门里是空的。他点燃几支蜡烛进行测试，确定没有含毒气体以后，就叫人扩大门上的洞。

这时所有关心这项工程的人都拥过来了：卡纳冯勋爵，他的女儿艾弗琳夫人，以及闻讯赶来协助工作的埃及学家卡伦德等人都在周围注视。卡特划火柴点燃一支蜡烛，把它移向门洞。当他的头靠近门洞时——这时卡特由于高度兴奋和急切突然把烛光吹得一亮。卡特把蜡烛伸进洞内，眼睛对着洞口。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待到眼睛慢慢习惯了闪动的光亮，他就看出一些形象，看到它们的影子，并初步辨出颜色。他紧闭双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旁边的人等得不耐烦，最后卡纳冯忍不住问道：“看得见什么吗？”

卡特慢慢转回头激动地说：“看见很多了不起的东西。”事后卡特回忆当时大家轮流从洞口向里面观察时的情景，他写道：“我们在烛光下看到的景象在考古出土史上是空前的。当月 17 日墓室门正式打开以后，证明这话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在一盏移动的强光电灯照耀之下，人们看到几张金色躺椅、一张包金宝座、

两尊巨大的黑色雕像、若干雪花石膏瓶，和几座奇形怪状的神龛。墙上映出奇特的兽头的影子，一座神龛的门开着，一条金蛇从里面向外探头。两座雕像像站岗一样面对面站立，身穿金裙，足踏金鞋，手执权杖，额头上盘着护身眼镜蛇。”

这一切真是金碧辉煌，美不胜收；然而这里同样发现了入侵的痕迹。门旁有一个装着一半灰浆的容器，旁边有一盏乌黑的油灯。有一处有几块指痕，看得出是刚刚涂好的漆面留下的，门槛上放着临走时留下的花环。

卡特和卡纳冯看得瞳目结舌，定神以后、却又发现一件奇事：如此豪华的地下殿堂里竟没有石棺和干尸！这里究竟是陵寝还是地窖？这个问题再次在他们脑中出现。

仔细审视墙壁之后，他们在两尊塑像之间的墙上发现了第三个封闭的门。“这时我们的心里浮现了一幅图景：一间接一间的地下室，每一间都装满了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想到这些就兴奋得喘不上气来，”卡特后来这样写。当月 27 日，在卡仑德临时安装的强力电灯照耀下，他们检查了这道封起的门。他们发现靠近底部被人穿了一个洞，随后又重新封起。很明显，盗墓贼已经穿过前厅——他们把第一间墓室叫做前厅——继续向前活动过了。前面的房间或甬道里又有什么呢？门里假如有干尸，它还是完整的、未经破坏的吗？情况教人难以理解。这里不仅在具体情况上不同于以往出土的所有古墓，而且出现了一个疑问：盗墓者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力气去穿过第三道门，而没有运走近在手边的那些宝物呢？既然穿过前厅，眼见大批的财宝而不为所动，他们要得到的又会是什么呢？

卡特冷静地估计了这些珍宝的意义，他认识到前厅中的装设的历史和美学价值远远超过制造这些东西用去的大量的黄金。这些东西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包含着多么丰富的考古学的资料啊！这里发现大批古代埃及的生活、文化用品和奢侈品，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值得花费整整一冬的时间去挖掘。它们极为生动有力地表现了一个时期的埃及艺术。卡特约略看了一遍，就认为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对这批文物进行认真的研究，会“给我们所有的旧观念带来改观甚至彻底革命。”

不一会就又发现了新的东西。有人在观察三张躺椅中的一张的下面时，发现了一个小洞，就招呼别人去看。人们拉着电灯爬过去，从洞里望见一间房间，也可以称为侧室，它比前厅小，但摆满了各种用品和装饰品。盗墓贼们看来并没有像在前厅那样彻底搜查这个房间。当年劫掠这座陵墓的盗贼“干得像地震一样彻底，”把整个房间搞得乱七八糟。可以看出他们从侧室里拿出许多东西，然后在前厅乱丢，砸坏了一些东西。然而实际上他们偷走的东西很少，破开第二道门以后许多东西已经到手，却没有带走。他们或许对自己干的事也感到出乎意料吧？

侧室的发现使人们清醒起来了。在这以前，他们在极度兴奋中进行观察，结果造成对全局的混乱感。这时他们开始较为冷静地思考了，并知道第三道密封门之后可能存有更为珍贵的东西。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面临着繁重的科研任务，这项任务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大批的人力。即使不算尚待发现的，仅是现已发现的文物，也不是下个冬季能够处理完毕的。

第十一章 伟大的发现

卡特和卡纳冯决定将挖出的陵墓填起。卡特清楚地意识到，决不能立即着手运走前厅和侧室的全部文物。姑且不论需要准确地记录所有物品的原来位置——这是为了确定年代和其它方面的参考资料。卡特看到，许多文物是容易损坏的，迁出以前必须进行保护性的处理，至少在迁出以后立即进行这种处理，为此必须准备大量的保护和包装材料。要请专家提出这项工作的最佳方案，还要建立一座研究室以便进行现场研究分析。仅大量的文物的编目工作一项就需行进组织上的准备。总之，所有必须采取的措施都不是当时力所能及的。卡纳冯必须到英国去，而卡特则至少要到开罗走一趟。12月3日卡特叫人把洞口填土墙死，这表明他认为盗墓还是必需考虑的因素。直到墓口封好，并且派卡仑德在旁驻守，卡特才放了心。到达开罗以后他立刻定制了一扇结实的铁门，用以盖往前厅的门。

从发现陵墓起，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人表示愿意提供慷慨的资助。有许多外

地专家参加了工作，为把这项空前的埃及考古做得更彻底、更精确贡献了力量。后来卡特不厌其烦地向所有帮助这项巨大工作的人一一致谢，是完全应该的。在卡特论述图坦卡门墓的书中有管理埃及工人的总监拉伊斯·阿赫麦德·古尔加的一封信，是卡特前往开罗后收到的。这里转录这封信，它表明就连这位并非知识界的人物也对这项工作充满着密切合作的精神：

致霍华德·卡特先生

尊敬的先生：

今特写此信祝您健康，并祝真主保佑您平安返回。

向您报告：第十五号贮存室很好，珍宝很好，北贮存室很好，瓦岱园和住房很好，一切工作完全遵照您的指示进行。

拉伊斯·阿赫麦德·古尔加

1922年8月5日

于卢克索卡尔纳克

当时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埃及部主任 A·M·李特戈也获准在底比斯开发古迹，地点距离卡纳冯的开发区不远。在卡特“带有试探性地”向他提出请求时，李特戈立即派美国摄影师哈里·伯尔顿前往供卡特调遣。李特戈打电报给卡特说：“十分高兴尽力协助。有事请找伯尔顿或这里的任何其它人员。”为了协助，李特戈又派美国制图员霍尔和豪塞，以及在利施特负责金字塔出土工作的 A·E·梅斯去参加卡特和卡纳冯的工作。在开罗，埃及政府化学局局长 A·卢卡斯取消了退休前的3个月休假，表示愿意为卡特效劳。阿兰·加丁纳博士负责铭文的破译工作，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H·布累斯特教授特地赶到现场，协助确定几扇墓门上封戳的含义。

后来，到1925年11月11日，萨勒·贝伊·哈姆迪博士和埃及大学解剖学

教授道格拉斯·E·德利开始研究干尸。A·卢卡斯写了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题目是“图坦卡门的化学情况，特别是墓中的金属、矿物质、油脂、颜料、纺织品等的变化”。P·E·纽伯利分析了图坦卡门棺材里的花环，确定了近 3300 年前生长的这些花朵的品种。他断定图坦卡门安葬的时间是 4 月底至 5 月中旬，因为他知道小苦酸花和矢车菊几时开花，酸甜龙葵或木本龙葵的果实何时成熟，以及《创世纪》和所罗门之歌里的番茄何时成熟。墓中出土的其它物品则由亚历山大·斯考特和 H·J·普兰德莱斯进行研究。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专家，有些人的专业是和考古学无关的。然而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在这座陵墓中的文物搬出以后，为科学做出空前的贡献。就这样，12 月 16 日陵墓再次打开，18 日摄影师伯尔顿在前厅拍摄了第一批照片。12 月 27 日从墓中启出了第一件文物。

■无法形容的奇珍异宝

细致的工作是费时的，图坦卡门墓的清理工作持续了几个季度。这里只提一下霍华德·卡特的丰富多彩的报告中的几个重点。报告记述了许多极为美丽的文物，这里仅举其中的几件。一件是前厅里的一只首饰匣，这是埃及艺术的珍品。匣子周身用石膏涂层覆盖，各面都绘有美丽的图案，颜色鲜艳，艺术高超。画面是狩猎和战斗的场面，表现得极为细致生动。卡特认为这些图案“远远超过任何同类的埃及艺术品”。木匣里装满各种物品，卡特极为耐心地把它们一一取出，仅这项工作就用去三个星期的时间，这充分体现了卡特的工作作风。

同样不凡的是那 3 张动物装饰的大床。在这以前出土的古墓中的壁画里有这种床，但均未发现实物。这是 3 件古怪的家具：床脚装有饰板，床头却没有。第一张床是狮头，第二张为牛头，第三张则是半河马、半鲤鱼的头。3 张床的上面和周围堆满一包包的珍宝，有各种武器、奢侈品和衣服。有一张床的下面是一张宝座，宝座靠背极其华丽，卡特“颇有把握地”认为这张宝座是“迄今为止埃及出土的最美丽的文物”。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 4 辆马车，由于马车太大，当年为了运进墓室已经把车轴锯成两段。后来盗墓贼又把车子的各种零件抛得到处都是。4 匹马都是通身用黄金包裹，车身布满各种图案；有的是凸起的花纹；有的用锤子敲进金皮；有的则是用彩色玻璃和宝石镶嵌的。

5 月 13 日，34 件沉重的包装箱装上小型平板货车车厢，经过 5.5 英里的轻便铁路运往尼罗河上的驳船。就这样，这些珍宝就循着 2000 年前在仪仗伴送之下运来的原路运走了。7 天后到达开罗。

前厅是在 2 月中旬清出的，这时已腾出地方，可以进行人人企盼的下一工序、即打开两座立像之间的封闭门。隔壁房间里有无干尸的谜很快就解开了。1 月 17 日，星期五那天，约 20 个经特许参观启封的人在前厅集合，大家情绪高涨，然而谁也不知道两小时以后会看见什么。至此发现的珍宝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人们感到难以想象还会出现更为重要、更为珍贵的东西。

客人们有的是考古学家；有的是埃及政府官员。他们坐在椅子上，这些椅子相互紧靠着，是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卡特走上一座专为启封修建的平台，这时室内一片沉寂。

卡特十分小心地去掉上层的封口碎石。这项工作用去很长时间，因为碎石随时都有可能落到门里，给里面的东西造成损害。同时他还必须极力保存封戳，因为封戳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后来卡特对人谈起，当时他穿透一点以后“真是按捺不住想要停止操作，向里面窥探一下才好。”

这时梅斯和卡伦德上前帮助卡特开封。10 分钟以后，卡特拿起一支手电筒伸进孔内，此刻周围的人们发出一阵低声的议论。

他只望见一片闪光的墙壁，此外什么也看不到。他转动着电筒四处照耀，还是看不到头。显然，这堵墙挡住了门内房间的通路。这是一墙黄金铸的墙壁。

卡特小心地快速取掉石块，不一会旁边的人也看到一片金光。后来他写道：随着封石一块块去掉，“我们几个操作的人几乎感觉到了后面的观众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卡特、梅斯和卡仑德同时看出这堵墙究竟是什么。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就是葬室的人口，那墙壁实际上是一座异常庞大而豪华的神宪的外壁。3个人看到地上有许多散落的珠子，那是盗墓人拉断一条项链时落下去的，于是他们就俯身把它们一粒粒地拣起。这使旁观者着急了，他们不耐烦地在椅子上不时地移动着。然而卡特是一位真正的考古学家，有些东西看起来微不足道，他却给予应有的重视。他尽管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发现惊人的古迹，然而对这些珠子还是极为耐心地逐粒拣起。

这时已经看清：葬室地面比前厅要低 3.2 英尺。卡特拿着一盏电灯从洞口下去一看，不错，他是站在一座大神宪旁。这神宪硕大无朋，几乎塞满了整个房间。卡特报告中说到，神宪和墙壁之间只留下 15.35 英寸宽的甬道。甬道中到处都是殉葬品，因此行走时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首先跟随卡特进入葬室的是卡纳冯勋爵和开罗古迹服务部长比埃尔·拉考。金碧辉煌的葬室使他们膛目结舌。多次测量以后，确定神宪的尺寸长为 17 英尺，宽 11 英尺，高 9 英尺。龕体全部用黄金覆盖，四面镶着鲜艳的蓝釉饰板，上面的图案是各种宗教象征图形，旨在保护死者。

这时大家共同担心的是，盗墓者究竟曾否来得及进入神宪里面去？他们有没有破坏干尸？卡特发现，宪的东门是闭着的，而且封得很好。从这道门进去就是大龕里面的小龕。

3个人都放心地喘了一口气。以前打开的房间哪一个都看得出有人进去过，但这整个陵寝的关键部分却可以肯定，他们是第一个进来的。他们将会看到 3000 年前在这里安放的、原封未动的木乃伊。

他们“尽可能毫无声息地”关上龕门。龕上垂下的罩布上有闪亮的金属饰片，

罩布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成褐色。“罩布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已经来到死去的古代君主的面前。”一时间他们觉得自己是不速之客。他们走到安葬室的另一端，发现一道矮门通往一间小房间。房间中央对着房门放着一口闪光的龕形金柜，柜的四面站立着四尊守护女神像。这些女神造型优美自然，面带热情和祈求的神态，简直“令人感到看她们一眼都是一种亵渎。……我可以毫不掩饰地承认”，卡特写道，“我看到这些神像时情感是极为冲动的。”

卡特、卡纳冯和拉考 3 人轻手脚地穿过金龕，走回前厅，以便其它人都能轮流进去一次。“我们站在前厅看着他们依次从门里走出时非常有趣。他们个个满脸惊奇的神色，出门后不由自主地摊开双手，表示无法形容他在里边亲眼看到的奇珍异宝。”

当天下午 5 点左右，即进入陵墓 3 小时以后，人们回到地面。再次看到阳光时，“我们感到整个峡谷好像变了样，有了一种亲切的色彩。”

■年轻国王的金像

这些考古的珍品的进一步研究工作持续了几个季度。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冬季过去而研究的进度不大，因为卡纳冯勋爵逝世了，随着就发生开发协议能不能延长以及出土文物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使考古队和埃及政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后来问题交给一个国际委员会，订出妥善的处理方案，终于使工作得以进行下去。1925 年冬季展开了下一步重要工作：打开金龕，仔细地把几层珍贵的棺槨分开，然后谨慎地对图坦卡蒙的木乃伊进行初步的研究工作。

这一步工作没有多少耸人听闻的情节，但在埃及学方面却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而且工作本身还有其戏剧性的高潮。这个高潮就是研究者在国王死去 3300 年后，第一次看到他的面容的时刻。然而这个翘首以待的时刻却是全部出土过程中令人失望的一瞬；这只能说明，任何幸运的链条都有它薄弱的一环。

一开始是拆除前厅和葬室之间的砖墙，随后是拆开第一层金龕。第一层打开以后，里面发现还有第二层、第三层金龕。

卡特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肯定第三层金龕里就是石棺。他在回忆打开第三层金龕时写道：“那是我们的辛勤工作过程中难以忘怀的时刻。当时我按接着激动的情绪，小心地割断绑索，去掉那珍贵的封口，拉开门闩打开门。这时我看到里面有第四层金龕，它的花纹和第三层类似，但比第三层更为精巧……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再下去是什么？第四层金龕里装着什么东西？我极度兴奋地拉开最后一层金龕的门闩，去掉门上的封皮，慢慢地把门打开，里面装得满满的……是一口硕大无朋的，黄色石莫岩棺材。它是完好无损的，完全是当年那些虔敬的人们把它安葬以后的样子。在几层金光闪闪的龕匣陪衬之下，这是何等令人难忘的景象！棺的下端有一尊女神，她张开双臂和双翅托佐棺脚，像是要预防有人侵犯的样子。”卡特面对这栩栩如生的雕像不禁肃然起敬。

从安葬室移出金龕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共用去 84 天的时间。四层金龕由 80 多块零件组成，每件都很重，不好握持，而且易于损坏。

事情往往如此：在大家兴高采烈之际，却要出一两件败兴的事情。卡特是事事要求尽善尽美的一个人。在工人们把 3000 年前的古物搬了家，然后进行拼装的时候，卡特常常申斥工人。他对当年制造这些东西的匠师的技艺非常钦佩，并且对他们组装周密标记部件记号的作法赞赏不已，但他对当年担任组装的工人却非常不满。

卡特写道：“但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年安葬的工作做得很草率，担任最后工序的工人是非常粗心的。石棺周围的金龕当然是这些人安放的，但由于他们粗心而颠倒了东西南北。他们把金龕的各部分倚在石棺四周的墙壁边时违反了各部分写着的注意事项，结果在金龕装起以后，龕门本应向西却变成向东；下端本应向东却变成向西。边上的饰板也装错了位置，这种错误或许可以原谅；然而另外还有不少现象表明工作粗糙，例如组装金龕时是用力敲的，完全不顾可能会毁坏龕

面的装饰。黄金表面至今可以看出铤头一类工具敲击的凹迹，有几处已把花纹敲掉；工地的废渣，如碎木片等也未加清理。”

2月3日，出土工作者们终于看到了石棺的全貌。这是一部杰作：全棺用一整块质地细密的黄色石英岩凿成，长8.8英尺，宽高各4.8英尺。棺盖是玫瑰色花岗岩做的。

绞车吱吱响着，1200多磅重的石棺盖徐徐升起，这时那些特邀的客人们又在周围注视了。“那庞大的石盖升起时，周围一点人声也没有。”人们向棺内看去有些失望，因为只看到用布包裹的一个粗大的捆。但当去掉包扎露出内棺以后看到的景象就大不相同了。

是国王的遗体吗？不是的。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具“人形棺”的棺盖，上面仰卧着那位年幼的国王金像。那黄金像初出熔炉一样亮得耀眼。像的头和双手铸成立体的，身体用浅浮雕，周身装饰极为华丽。双手交叉，握着钩和额两件王权的象征，上面用蓝釉镶嵌。脸上表情严峻而淡漠，但栩栩如生。

棺上的另一件东西给卡特等人的感触比那金像更为深刻。卡特叙述：“……然而最感人的恐怕是那富有朴素的人情味的小花环。”那花环放在前额上几个象征符号的周围。“这是国王死后那年轻的皇后献给亡夫的……尽管这里一片金光闪闪，举目是皇家的豪华，但什么也没有这几朵枯萎的花美丽。花虽枯萎，却还能辨出颜色。这些花告诉我们，3300年不过像是从昨天到明天这样短暂的一瞬。这些花使我们感到了大自然，感到埃及古代文化和我们的现代文化是一回事。”卡特写到他在1925年冬再次进入陵寝打开石棺时，对于这些花的表述流露出同样的感情：“这时我对这座陵寝已熟悉，但这决不能消除它的神秘气氛；我总感到墓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聚集不散。考古学家从事开拓时尽管沉浸在具体工作中，但可以清楚地感到过去和现在的统一。”这是卡特的真实感受。科学家并不否认精神的力量，这是值得赞扬的。

■ 决定性的时刻

开启石棺的详细过程不及备述。这是件非常麻烦的工作，而工作场地又极为狭窄。操作时必须始终小心谨慎，保证不出差错，吊车、滑轮出毛病，支撑木中途断裂，都会给那些珍宝造成严重的损坏。棺材是三层套棺，第二层的盖上是那位年轻的法老的金像，他身穿礼服，周身是奥赛里斯神式的华丽装饰。打开第三层套棺时并没有发现更多的新东西，但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工人们觉得这些套棺重得出奇，使人难于理解。这座墓里的希奇现象出不穷，这时人们又发现了一件。

摄影师伯尔顿拍过照片，卡特取掉花环和裹布，才弄明白棺材沉重的原因。第三层棺材长 6 英尺 1.75 英寸，厚 0.15 至 0.21 英寸，整个是纯金造成的。仅这一口棺材就所费不赀了。

这又是意想不到的。但正在人们高兴时，却又通了令人担心的问题。第二层套棺的装饰花纹上已经发现粘着一种液体，现在已经干结。黏浆中发现一条黄金和陶釉做的项链，清洗倒不十分困难；然而这时研究者们担心的是，这样大量的油类会对于尸造成哪些损害。工人们揭开最后一层裹布，取下珠饰花纹的披肩。这些东西样子像是完好的，但却随手变成碎片。它们被护尸的油脂彻底腐蚀了。

卢卡斯立刻对这种物质进行分析。这是安葬使用的一种液态或半液态的浸料，其主要成份是某种油脂和松香。加热时发出焦油的气味，但是否有焦油尚不能立即确定。人们又一次紧张起来：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

人们松下几个黄金榫头，然后手提金握柄移开最后一层套棺的棺盖，露出了木乃伊。做了 6 年的准备工作，终于揭示了图坦卡门的遗体。

卡特写道：“每当这时刻，我的感情很复杂，也很冲动，但无法用言语表达。”然而这位法老，这位图坦卡门并非什么重要的统治者。他死时只有 18 岁。已经确定他是“异教国王”伊克纳顿的女婿，可能又是他的异母弟弟。图坦卡门少年

时代正值他的岳父推行拜日教。图坦卡门本人则在后来重新信奉阿门教：他原名图坦克—阿顿，后改图坦克—阿蒙就是证明。现在知道他的统治在政治上是混乱的。有些画面表现图坦卡门用脚踢战俘和射倒成群的敌兵，但是他的一生曾否上过战场都是不能肯定的。他在位的具体年代也不清楚，只知道即位时间为公元前 1350 年左右。他是通过妻子得到王位的。他妻子名叫安赫塞—赫普斯，很小就嫁给图坦卡门，从几幅画像中可看出她是一位迷人的姑娘。

从墓中许多面具和浮雕以及日用品来看，图坦卡门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比较可爱的，但是关于他的政绩或作为埃及的统治者有何建树现在一无所知，他只活了 18 年的国王大约是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成就的。卡特说，就我们所知，图坦卡门一生唯一出色的成绩就是他死了并且被埋葬了，这话是有道理的。

然而假如这位 18 岁的法老死后，他的葬仪豪华得就已经超过了西方人的想象，那么像拉美西斯大帝和西索斯一世墓葬的装设又当如何呢？德利提到，有的陵寝里随便一间墓里的东西就应该等于图坦卡门墓的全部，他指的就是以上两位法老。千百年来，帝王谷里古陵墓中的珍宝不知有多少落入盗匪之手啊！

这位法老的干尸既豪华又可怕。尸体上浇灌了大量的油膏，这些油膏已经干硬，变成黑色，把寿衣紧紧地粘在尸体上。

整个干尸已经变黑并且变了形，但头部和肩部盖着一个黄金面罩却金光闪闪，显出帝王的尊严。黄金面罩和干尸的双脚没有粘上黑油。

第二层棺是木棺，第三层是金棺，套在木棺里。人们几次努力把它们分开但没有做到，最后把整个棺材加热至华氏 932 度，费了很大力气才成功了。移出干尸以后，金棺用锡片套起加以保护。

下一步工作是检查干尸。就人们所知，这是帝王谷里 3300 年未经触动的唯一的一具干尸。检验结果表明一个事实，卡特对此有下面的论述：“我们遇到的

情况代表一种嘲弄性的现实——当然这种现实也许还有待研究——窃贼为了掠夺而把干尸拖出，僧侣为了保护而把干尸藏起，他们都至少对于尸起了保护作用，使它们早日脱离那种浸泡尸体的油脂，没有遭受腐蚀。”木乃伊被窃时往往遭受破坏——假如盗窃者不是僧侣的话，但即使破坏以后的木乃伊也比图坦卡门的遗体好些，干尸已经腐烂，这是图坦卡门墓中唯一真正令人失望的事情。

11月11日上午9:45分左右，解剖学家德利医生剪开了干尸的外层包裹布。除脸部和双脚未粘油脂外，整个干尸已经坏得不成样子。油脂所含的松香的氧化作用造成一种燃烧现象，不仅毁坏了裹尸布，连肌肉和骨头也都烧成了焦炭。有些地方如双腿和臂部下面的黑壳极硬，只能用铁凿除去。

一项重大发现是尸头下的一只护身枕。这枕头放在类似王冠的一个垫子之下，而垫子则是用外科技术扎在尸头上的。护身枕本身并无出奇之处，另外还有许多“护身神铠”贴身裹紧，如护身符以及各种象征符号和符咒等，重要的是这只枕头不是像别的类似枕头用赤铁矿造成，而竟是一块钝铁！同时还发现一些类似铸摸的小型用具。这是埃及学发现的最早的纯铁制品。

人们小心翼翼地从那年轻法老的烧焦的身上慢慢剥去最后一层裹布，那肌肤腐烂得用毛刷轻轻一碰就会脱落一块。最后展现了那年轻的国王的面孔。用卡特的话说，那是“……愁静而安详的面孔，一个青年的面孔”。他说：“从脸上看得出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五官很端正，特别是那轮廓鲜明的双唇。”

于尸的裹布里一共发现143块各类宝石。卡特用33页的篇幅叙述考察干尸的情况，其中一半以上专门记录尸衣中发现的珍宝。这位年仅18岁的法老是用黄金和珠宝层层包裹起来的。

后来德利医生专门著文从解剖的角度论述检查干尸的情况。他认为，伊克纳顿和图坦卡门完全可能是父子关系，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垂死的第十八王朝的国王家族和国内政治情况，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德利接着写出他看到的有关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新帝国时期的表现艺术已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倾向。他写道：“金面罩上的塑像把图坦卡门表现为一位文雅的、有教养的青年。全体有幸目睹干尸面目的人都可以证明，那些第十八王朝的艺术家们在用不朽的金属为年轻的国王制作如此美丽的塑像时，他们的表现是忠实的，而手法是巧妙而准确的。”

德利还比较准确地估计了史书未载的图坦卡门的年龄。他考察了脓骨的骨化程度、股骨和转节之间的连接情况以及踵骨端的形状，从而断定图坦卡门的年龄在 17 岁和 18 岁之间，而以 18 岁最为可能。

第十二章 法老的保护神

对大部分图坦卡门墓的发掘者而言，笼罩在头顶上挥之不去的恶梦，从他们进入坟墓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要么死去，要么患病，这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1923 年 4 月 10 日，在英国比康山脉的一个墓地正在举行一个葬礼。比康山脉是穿过英国东北部汉姆塞尔的一座高山，他们在此埋葬赫伯特·卡纳冯：对时年 50 岁的卡纳冯伯爵而言，在这里他可以遥望自己的家——海克利尔城堡，同时也可以展望属于自己的那份地产。

■神秘的死亡

有一位名叫菲利普·范登堡的德国历史学家，他写了一部有关埃及古代陵墓的书。书中谈到了“法老的毒咒”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大意是说：谁要胆大包天闯入法老安息的地方去扰乱他们的安宁，他最终就会遭到法老的一顿毒咒而毙命。凡是与埃及古代统治者陵墓有过接触的人，不论他们采取什么方式，或者是出于什么动机——换句话说，不论他们为了科学考察，还是想靠盗墓来发财

致富，法老对他们的报复总是一视同仁的。

葬于埃及古代陵墓里的法老，他们的尸体早已成为木乃伊，显然，他们是不会杀人的。然而历史学家范登堡列举了不少例子，证明确实有许多考古学家与法老的陵墓接触过以后，竟染上了奇特的病症而死亡。

范登堡在其《法老的咒语》一书开篇中说到，他和开罗博物馆馆长加麦尔·梅赫莱尔博士坐在开罗一家旅馆的游泳池旁，聊起法老的咒语。博士说：“生活中常常有些奇怪的现象，迄今找不到解释。”

“那么，你不信法老咒语了？”作者问他。

梅赫莱尔迟疑了一下，说：“要是你把这些神秘的死亡事件统统加在一起，很可能你对这些咒语深信不疑，特别是在古埃及的典籍中，像这样的咒语俯拾即是。”他苦笑了一下，接着说道：“我不信这个邪。我一辈子与法老的陵墓和木乃伊打交道，你瞧，我不是至今健在吗？……”

就在那次谈话后 4 个星期，梅赫莱尔就突然一命归西，时年不足 52 岁。据医生判断，他是因罹患心脏病而死的。在他去世的同一天，曾有一队工人来到开罗博物馆，以便把一批珍贵的文物打包装箱。这批文物是从 1922 年在国王谷地方发掘的著名埃及法老图坦卡门的陵墓出土的，其中有一只重 2.5 磅的金面罩原来是套在图坦卡门尊贵无比的头上的。奇怪的是，梅赫莱尔死的这一天，也正是图坦卡门受到扰乱的日子。

在所有法老的咒语中，图坦卡门的咒语最为突出。据说，在他的墓被发现以前，曾有些考古学家神秘地死亡，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梅赫莱尔先生的暴亡要不是因为下述情况，恐怕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情况就是：后来发现至少有 40 名考古学家突然死亡的原因均与图坦卡门陵墓

有所牵涉。

这样一来，著名的考古学家图坦卡门王陵的开掘的资助者与挖掘者赫伯特，卡纳冯伯爵于 1923 年奇怪地死去这件事，便重心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法老的咒语”也就从此开始在科学界流传并引起震惊。

■ 幸运的金丝雀

在许多人看来，卡纳冯伯爵的死亡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唯一的迹象就是在 5 个月之前，他发现了图坦卡门国王的坟墓，以及其为了保障来世荣华富贵而保存的珠宝。卡纳冯之死来得如此迅速和神秘，以致让敏感的通俗小说作者掀起了一场恐怖小说的热潮：年轻的图坦卡门国王寻找他的掘墓人——图坦卡门的诅咒。

卡纳冯与古埃及皇室陵墓的联系应追溯到 15 至 20 年以前。1901 年，当他驾车行驶在德国斯克渥巴温泉时，不幸翻了车。严重的车祸损害了他的胸部，致使他从此成为一个半残的人。由于呼吸困难，医生便建议他到温暖而干燥的埃及过冬，这样可以避开英国令人窒息的浓雾。就这样，卡纳冯来到了埃及的鲁克索。这个地方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新兴旅游胜地，它不但提供旅店及各种游览的方便，同时还组织团体去参观国王谷的发掘。

由于非常钟情于这一次的埃及之行，卡纳冯伯爵便每年都会到埃及来，甚至自己尝试着进行考古的发掘。1907 年，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成为卡纳冯的技术顾问兼工程负责人。卡特在 17 岁就来了埃及，并成为考古学家的召集人。另外，他还供职于名胜古迹服务部，监督国王谷的挖掘。现在，卡纳冯付给卡特 400 英镑的年薪，他们的目标是在一些已经被视作无用的古墓中找出有价值的文物。

在接下来的 15 年中，包括动荡不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卡特继续为卡纳冯进行研究。他偶然间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墓。即底比斯的贵族大墓地，其

价值估计有 4000 美元左右。但这很难弥补挖掘所需的经费，然而卡特成功地说服了卡纳冯。从 1912 年到 1922 年的 10 年里，经过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卡特和卡纳冯却一无所获。为此，卡特专程赶到英国的海克利尔拜访了卡纳冯，劝他再进行一个季节的挖掘，并从卡纳冯处带走了一只金丝雀。

当卡特在 10 月底回到鲁克索时，他的埃及同僚告诉他，金丝雀会带来好运。11 月 1 日，他们开始挖掘国王谷中最后一个无人触及的区域——一个 22 英亩的三角区。11 月 4 日，他们发现了一个共有 16 级台阶的通向地下的石梯；11 月 5 日，他们确知这是一个封了口的古墓，在石膏的墙面上，盖着墓地守卫者和一个鲜为人知的法老的印章：图坦卡门。

兴奋异常的卡特让工人封闭墓穴入口，暂时停止了发掘工作。他向卡纳冯发了如下一封电报：“谷中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座极其壮观的墓穴。我已将墓穴封好等您前来。谨致贺忱。”接电后的卡纳冯立即带着女儿艾温琳离开英国。11 月 22 日，卡纳冯到达国王谷；11 月 26 日，他们清除掉所有的障碍，重新打开了墓穴入口。

进入第一道门，门里面是一条斜坡状通道，通道里堆着满满的碎石。尽头是另一个门，和第一个门一样，以一堵墙封住，盖有同样的印章。在碎石都清开了后，卡特用颤抖的双手，搬开第二个石门的几块石头，并从窟窿里伸进一支蜡烛。起初墓穴里的热气使烛光摇曳，随后，显现了一些奇特的动物形象和雕像，到处金光闪烁。卡特呆住了，不发一言。多年以后，卡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卡纳冯焦急地问他：“看到了什么东西了吗？”卡特仍在惊愕之中，只能答道：“是的，我看到了一些神奇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们进行了一个非常秘密的行动。在托马斯·侯温所著《图坦卡门》中有这样的记载：“这是一个不能告人的故事。”卡纳冯、艾温琳、卡特及其助手潜入古墓，摸索着进入了内室。他们发现了存放图坦卡门国王木乃伊的金棺材。过后，当人们看到这位穿着贴身金短裙、带着头饰的国王都感到非常的诧异。

嵌有钻石的金色皇冠以及各式的宝石衬托出国王及妻子的尊贵；棺材的内部由黄金构成，这使它的重量需要 8 个男人才能拾起，木乃伊上金光闪闪的面具，黑曜石、石英石组成的活灵活现的眼睛，以及用于装扮的头饰和胡子，使死去的国王很像掌管死亡的奥斯锐特大帝。

卡特和卡纳冯此时清楚地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剩下的为数不多、尚未被发现的古埃及图坦卡门国王的坟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着手筹划开放外室、清理物品，同时也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他们的伟大的发现。

正处于兴奋的工人们这时突然遇到了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那只代表着“幸运”的金丝雀在峡谷口附近的卡特家中被眼镜蛇吞食了。他们清楚地知道当地流行的古老传说。在传说中，埃及皇室是被一条眼镜蛇所保护的——但他们又不得不继续开发皇室古墓。

一个早期的挖掘工人亨利·海得曾经这样描述国王谷：“它深处大山中，是沙漠间断口所伸出的一条曲折狭窄的峡谷；这个荒凉的峡谷被四周的山脉所包围，充满了死亡的阴影。峡谷显得非常阴森，只有一些贪婪的人在山石上留下了脚印。昏暗的车灯暗示着生命的存在，但这更像是死者的幽灵。”

当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前来国王谷参观图坦卡门古墓入口时，这一荒凉的景象才有了转变。许多游人甚至希望允许他们进入古墓。当地的一份报纸曾这样描述那时的情景：通往峡谷的通道每天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

■复仇的守护神

在进入图坦卡门陵墓之前，卡特发现了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陶瓷碑。碑上的象形文字在几天之后被专家翻译出来，其内容让人毛骨悚然：

对那些扰乱法老安宁的人，在他头上，死神将展翅降临。

当时，在场考证的学者们并不在意，但他们担心消息传开后会使民工们感到害怕，于是这块碑从墓内消失了，并在文字记录中抹去。可是，法老的咒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在主墓室一尊神像的背面，给着如下一行字：

作为图坦中门陵墓的保卫者，我用沙漠之灾驱逐盗墓贼。

在古埃及，只有神的代表——法老(国王)才有权发咒语，因而咒语是极少的。据说，在米杜姆一座陵墓的通道里，发现了一块咒语牌，上面写道：死者之灵将扼杀盗墓贼，如同扭断鹅颈一般。墓室内遗留下两具尸体，一具为墓主的木乃伊，另一具遗骸被压在石块下面，它的手伸向木乃伊身上的饰物。这是一具被咒语击中的盗贼的遗体。

法老的咒语的第一个受害者正是卡纳冯伯爵。事情的起因简单得让人难于相信，卡纳冯伯爵在图坦卡门墓中准备开启灵柩时，突然被毒蚊叮了一口，此后，卡纳冯的身体变得非常地糟糕。他显得极为疲惫。牙齿脱落了，体温极不稳定，高烧时来时去，看上去，他似乎受到了让他惊恐的事件的刺激。3月初，他搬到开罗，身体情况随之好转。但不久又一次病倒了。他的妻子从英国赶到了开罗，儿子也从印度赶来了。3月20日，卡纳冯的妻子通知卡特，卡纳冯患了坏血症，于是卡特也赶到了开罗。

之后的一个早晨，卡纳冯在开罗一家饭店吃早餐时突然说：“我感到心里在发烧。”医生发现他的体温高达40度，第二天，卡纳冯的体温下降了一些，第三天又上升到了40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循环了12天。据医生说，导致这种状况的起因是卡纳冯在刮胡子时不小心割伤了一个旧伤口。

4月4日，卡纳冯进入昏迷状态已很久了，他所有的亲朋这时都聚集到了沙渥大陆宾馆。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快凌晨两点时，护士通知他们卡纳冯去世了，宾馆的灯闪烁着熄灭了。甚至

整个开罗都断了电，所有人都陷入了黑暗之中。5 分钟后，恢复了供电。卡纳冯的儿子回忆说：“半夜两点差十分，护士进屋告诉我父亲已去世。当我走进他房间时，突然全医院的灯光熄灭了。我们询问了电力公司，对突然之间全开罗短暂的停电现象，他们找不到合乎情理的解釋。”而与同时，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卡纳冯在英国的狐皮狗也嚎叫着死去了，这吓坏了海克利尔城堡的苏格兰门卫。不可思议的另一个现象是，卡纳冯的姐姐在回忆录中所说：“死之前，他发着高烧连声叫嚷：‘我听见了他呼唤的声音，我要随他而去了’。”从此以后，法老的诅咒就不腔而走。

■ 死神的翅膀

卡纳冯刚一去世，报纸上就开始报道古墓入口处刻着的那句令人吃惊的碑文：“触及古墓者死”；“死亡将会伴随着那些破坏了国王安宁的人”。这样的诅咒似乎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人群之中传说着：“任何人忽视了古墓的圣洁，大帝之王阿木思都将会纠缠他，他将会遭受饥渴、昏厥与疾病。……我将阻止沙石进入密石。我在这里保护死去的人们。”

传闻，仍然在逐渐地流传开来，尽管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一个死去了 3000 年的国王的灵魂能够将死亡带到二十世纪。也有科学家对所谓国王的诅咒大力谴责，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卡纳冯的儿子就坚持不相信诅咒的存在，他也拒绝对此事进行解释。但他又告诉《法老的咒语》的作者菲利普·范登堡，在他父亲的葬礼结束后不久，一个妇女来到了海克利尔城堡，她叫威尔玛。她说他死去父亲的灵魂缠在她的身上，并且劝告他不要走进父亲的坟墓。

不久以后，大量参观过古墓的考古学家和游览者或者病倒了，或者死亡了。尽管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解释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老了，有的早已患了病，有些则因为旅游而遭受了尘埃、高温、过度疲劳等诸多因素的侵袭，等等。詹姆斯·亨利·伯锐斯特教授，一个曾经进入古墓内室进行研究的学者，经历了一场持续的高烧，但他却坚持为古墓工作了 12 年，直到 70 岁才死亡。但勒·弗米尔教授则

在他来到鲁克索参观古墓的第一个晚上就去世了，而更巧的是，他当时和伯锐斯教授住在同一个宾馆想邻的两个房间内。美国一位金融家之子，百万富翁乔治·杰·戈德到鲁克索游览时，卡特陪同他参观了图坦卡门陵墓，第二天，他即因高烧而突然死亡。卡特的助手 A·C·迈斯在患上高烧后于 1924 年放弃了工作，并于 4 年后不治而亡，他的母亲和照顾她的一名护士，也因被小虫咬叮后死亡；接着，卡特的另一个助手理察德·贝茨尔则因心脏病突发，于 45 岁时死于床上。他 87 岁的父亲，在听说儿子的死讯后，从 7 楼的伦敦家中跳楼而亡。接着，拉着他灵柩的马车在通往公墓的路上，突然撞倒一个男孩，并将其踩死。被卡特请来帮助工作的考古学家梅西，长时间无缘无故地昏迷不醒，死于卡纳冯住宿的同一个旅馆。另一位名叫马尔的美国实业家在参观陵墓后，也因高烧而死于乘船回国的途中。南非一个富豪在参观图坦卡门陵墓现场后，莫名其妙地从游艇跃落进风平浪静的尼罗河，惨遭淹死。

第一个解开图坦卡门裹尸布，并用 X 光透视其身体的亚齐伯尔特·理德教授，在拍了几张照片后突发高烧，身体忽然之间变得极度虚弱，不得不回到伦敦，不久便一命呜呼。

而另一名考古学家，埃普林·霍瓦依特博士则在离开图坦卡门王陵几天后自杀身亡，他为世人留下了如下遗言：“我因受到法老的诅咒离开这个世界。”

最怪谲的是，1929 年的一天清晨，卡纳冯的遗孀伊丽莎白夫人与世长辞，其死因耐人寻味。她同卡纳冯一样，也是因虫子叮蜇而死的，甚至叮蜇的部位也在左脸颊，与 6 年前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

在列举了无数的事例之后，范登堡又回到了那则举世瞩目的咒语上：

对那些扰乱法老安宁的人，

在他头上，死神将展翅降临。

这到底是一则什么样的咒语？它意味着什么？这些奇异诡秘的连锁死亡，是否仅仅是一连串的巧合？或是巧合后面有着某种法则？是不是祭司们采取了防范措施，来护卫法老的陵墓？是否墓内有某种毒药，或者传播细菌的微生物，法老用它们来保护遗体，而这些微生物能在数千年后继续发挥它们的威力？

范登堡搜罗所谓法老咒语致死的事件，并不到此为止。他想，既然法老咒语不局限于图坦卡门陵墓，那么在这以前一定会有些考古学家中魔面死。于是，他埋首于过往年代浩如烟海的考古记载，再次找到了几则法老咒语应验过的“事实”，而且悲剧的主人公都在埃及呆过不少年头，或多或少地牵涉到挖掘法老的陵墓。

悲剧的主人公之一是法国的传奇人物商博良(1790—1832 年)。据说他 5 岁时即显露出惊人的语言才能。1801 年，商博良在其表哥高雷翁家里读到一篇关于拿破仑军队在尼罗河入海口发现罗赛塔石碑的消息。碑上刻着三种文字：一种是古希腊人称之为希罗格里菲文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一种是希罗格里菲文的简化体迪莫特基文，一种是古希腊文。12 岁的商博良从此下定决心解开古埃及文字之谜。1822 年 9 月 14 日，商博良收到几份法老碑文的复制件，他立即辨认出几个字。“我成功了！成功了！”他对哥哥雅克高兴地大叫起来，然后高举双手，像道雷击似地倒在地上，连续 5 天昏迷不醒。当他恢复知觉后，谈到昏迷中见到一些怪象，并喃喃不停地念着他认出的几个法老的名字。同年 9 月 27 日，他向巴黎科学院宣布揭开了古埃及文字的奥秘。他获得了埃及学教授的头衔。1827 年，在法国国王的赞助下，他率领一支法国探险队来到埃及。他的童年梦想实现了，但也宣判了他的死刑。1832 年，他返回法国，突然患中风麻痹去世，年仅 42 岁。

范登堡在举了许多例子之后说，研究这些例子，可以得出三个死因：发烧，昏迷而死；中风，血液循环系统崩溃；突发的癌症。

不过，范登堡不得不承认，图坦卡门陵墓的主要挖掘人、以墓穴为家的卡特却是例外。他是掘墓者中活得最长的人，死时 66 岁。为什么法老对扰乱他的元

凶卡特如此宽宏大量，死神不降临到他头上呢？范登堡经过长期研究，始终未能解开这个谜，只是相信他是一个著名的例外。

■赫鲁晓夫的屈服

上面谈的都是法老咒语在非金字塔的陵墓内作怪，那么，金字塔的情况又如何？范登堡也举出数例。他说：

多年来一直在金字塔里工作的两名考古学家死得非常突然，以致连不相信咒语的人也把他们的死亡同他们的工作连在一起。一位是美国教授乔治·雷斯勒。他在二三十年代从事金字塔地区的考古工作，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是大金字塔旁胡夫之母哈太普·福尔丝的墓穴。他也是在1939年成为无线电史上第一个在金字塔里广播的人。1942年春天，他突然倒在金字塔里。人们把他抬出塔外，安放在作为工具库的帐篷里。他一直没有恢复知觉，最后死在那里。另一位是英国考古学家菲林德尔·皮乔。1941年，他由开罗回国途中，意外地死于耶路撒冷。

范登堡还介绍他亲自目睹的一件事。1972年，他最后一次去参观胡夫金字塔。在胡夫墓室的人口，一位西班牙女士突然大声尖叫起来，倒在门槛上，不能动弹。人们把她抬离人口后，她的痉挛现象顿时消失。范登堡问她当时什么感觉。她说，好像遭到什么打击。一位埃及导游在一旁告诉他说，这种“打击”不止一次地发生。

范登堡还透露了一则秘闻。1946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埃及，下榻在距大金字塔不远的贵宾馆。到达开罗的第二天，他准备去参观胡夫金字塔时，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特急电，克格勃要求他“绝对不能进入金字塔内”。赫鲁晓夫服从了。苏联的情报机构害怕什么呢？是否担心法老的咒语呢？苏联并没有作出解释。

据说，金字塔内发生的怪现象尚不止上述的那些。譬如，一位记者在墓室内呆了一会儿，出来后一病不起。几十名进入墓穴的学生像遭电击一般，中邪后死去。一些西方游客进去后，倒地上大叫道：“救命！救命！我要出去。”有的当场倒毙。

在介绍了上述种种情况以后，究竟什么是法老的咒语？它的谜底在哪里？范登堡试图从埃及、非洲、欧洲等地的毒物、细菌和放射线等方面寻找原因。他说：

1961年11月3日，开罗大学生物理系教授扎丁·塔哈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记者招待会。他有惊人的消息要公布，那就是他找到了法老的咒语的秘密，或者至少发现了其中一个原因。

长期以来，塔哈教授对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工作人员进行身体检查，他发现不少人感染了一种细菌，致使呼吸系统发炎。其实，考古学家们早已注意到有一种“古埃及疹”的奇怪症状。患者呼吸困难，皮肤上出现红点，但是谁也没有对此足够重视。生这种病的人只限于经常同古埃及纸草书打交道的人。

在记者招待会上，塔哈教授介绍了一些危险的传染病菌。有一种细菌在木乃伊体内、墓穴和金字塔里生存了三四千年之久。

塔哈宣布说：“这项发现彻底地破除了所谓一些古墓挖掘者因咒语而死的迷信。他们是在工作中得病去世的。如果有人还相信法老咒语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那纯粹是神话故事而已。”塔哈最后表示，这些发现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出来的，不一定能全部解开法老咒语之谜，因为传染病菌不是这些学者死亡的唯一原因。

塔哈的研究工作本来可以导致更有益的成果，不幸的是记者招待会不久，他自己成了他所否认的法老咒语的牺牲者。

事件发生在从开罗到苏伊士城的沙漠公路上。塔哈开着车同两名助手一起前往苏伊士城。在距开罗 70 公里的地方，他驾驶的车突然偏向左边，撞上了迎面开来的车子。塔哈和他的助手当场丧生。解剖尸体的结果表明，他当时心脏病发作。

■ 其他的解释

范登堡说，无疑地，把法老咒语归结为细菌传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赞同。长期在地下工作的考古学家受到寄生虫的毒害，其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假定法老咒语是用来保护国王陵墓的话，那么使用毒物可能更切合实际。埃及第一王朝(约公元前 1200 年)的第一位国王美那就是种植有毒作物的能手。但是，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配毒药专家要数托勒密王朝(公元 332—30 年)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据传，她经常用俘虏来试验毒药。她的罗马情夫马克·安东尼(古罗马统帅，公元前 82—30 年)每次同她吃饭时，总是提心吊胆，一定要让人先尝过后，他才敢吃。有一次，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克里奥帕特拉摘下自己头发上插的一朵花，放进安东尼的酒杯里，要他喝下去，以表示他真挚的爱情。安东尼心想这杯酒别人已尝过，不碍事，于是举杯欲饮。这时她夺过杯子，让一名俘虏上来喝。那人刚喝完，倒地便死。克里奥帕特拉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安东尼说：“我已在花里下了毒。只要我想杀你，我可随时毒死你，你再防范也无用。”

但是，话又说回来。病毒不一定非从口入，它也可以通过皮肤接触而发作。陵墓内彩色壁画的颜料里，就含有砒霜等剧毒。此外，可能有毒的气体凝聚在法老的陵墓内。把灯芯浸在砷溶液里，就是最简单的制造毒气的办法。这种蜡烛点燃以后，它散发的气体，就足以致人于死命。在不通风的法老墓穴里，这种毒气可长期凝聚不散。是不是祭司们点燃了有毒的蜡烛后，才撤离和封闭墓穴呢？

古埃及人很害怕尸体腐化时发出的“尸毒”。有些古籍说，古代医生知道用油和蜜，或者少女、猫、驴和猪的粪便来消除尸体上的毒。毒索能不能在墓穴里保存几百年、几千年仍有效？一般来说，普通的毒物在光、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

不出几年毒性便会消失。但剧毒可以维持好几个世纪，特别是放在密不通风的空间里。法老的地下岩石墓穴和金字塔里的石室，是细菌滋生的良好温床。大部分的细菌要靠动植物来供给养分：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对木乃伊为什么是黑的感到奇怪，答案就是细菌作用的结果。涂于尸体表面的油脂和松脂发生分解，产生热量，使木乃伊炭化变黑。

细菌能活多久？它那致命的特性能保持数千年吗？法老的咒语是不是一种人为安排的生物化学的病毒，数千年来一直散布在法老陵墓里。

化学和细菌学家相信，这可以作为法老咒语的一种解释。确实有的细菌可以活上几百年，有的人体内细菌死时才分泌出毒汁，使人感染疾病，特别是脑膜炎。还有的细菌依附于木乃伊身上，活着时就分泌毒汁，传染白喉等病。

除了病毒以外，法老咒语还有没有其它解释？范登堡说：1949 年，著名的原子科学家路易斯·巴格雷尼发表的一次谈话，使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他说：“我认为古埃及人已知原子分解规律，他们的祭司和智者对铀的特性很清楚，用原子辐射来保护他们的圣地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法老咒语靠放射线来应验？巴格雷尼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接着说：“陵墓下面可能蕴藏着铀，或者陵墓本身用具有放射性的石块砌成。这种射线直到今天还能致人死命，或者至少损害人的健康。”埃及中部发现了含铀的矿石，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从沉睡中醒来

如果说法老的咒语来自放射性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可能就是木乃伊身上的符录和装饰品了。这也就找到了一些古墓发掘者的死亡和本世纪最大一次海难的原因。

1912 年 4 月 14 日，英国“泰坦尼克”号客轮在自英国至纽约的处女航行中，撞上了冰山而沉没。船上 1500 人葬身海底。该船号称当时全世界最美、最大、

最快、永不沉没的巨轮。船长爱德华·史密斯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神秘可疑的角色。他是位有经验的船员，第一流的船长，否则不会担任这个重要职位。可是，出事的那天，从他选择的航线，不寻常的高速行驶，到求救的方式，以及最后一分钟才宣布救援计划来看，他的行为非常怪异。

船上载着 2200 多名乘客，40 吨土豆，12000 瓶矿泉水……，还有一具运往美国的埃及木乃伊。这具木乃伊是十八王朝一位女祭司的遗体，发现时身上佩带着各种符录和饰物。木乃伊的头下面放着一块符咒，上面画着死神奥西里斯像和一行铭文：你从沉睡中醒来吧，你看一眼就能战胜伤害你的一切。

这具木乃伊太贵重了。它没有放在货仓里，而是安置在船长指挥室后面。许多和木乃伊打交道的人，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是不是史密期船长中了放射性的毒，成了咒语的牺牲者呢？

范登堡说，埃及学专家们对此还不能作出明确的答案。直到现在尚未找到古埃及人了解放射性的确证，但也没有证据说他们不会运用这种射线。

宇宙射线曾被应用于考古学。1965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路易斯·法尔兹教授决定利用宇宙射线考察哈夫拉金字塔，探测塔里是否还有其它石室或甬道。

法尔兹的设想是这样：宇宙射线通过大气层后还保持它的穿透能力，包括穿透金字塔的石块。如果把测量仪器置于塔里，就能测出宇宙线穿过空间和岩石的不同情况，因为空气的阻力要比石块小得多。

安装好仪器最好的地点是意大利考古学家比祖尼发现的墓室。它位于塔基中央，距塔顶 130 米。仪器共重 30 吨。由于塔内甬道仅 1.2 米宽，因而不得不拆卸后到墓室内重新装配。1958 年春天开始测量，前后进行了好几个月。记录在磁带上的数据由开罗大学的一架电脑分析，然后再转映在一个荧屏上。荧屏上清

楚地显示出一块黑影，在场的人都十分兴奋，以为是一间石室，但后来发现这块黑影不过是测量仪器反光而已。

法尔兹最后认为，哈夫拉金字塔里再没有其它石室。在这次测量中，法尔兹意外地发现塔内有一种未名的能量在影响着仪器的正常工作，使每次测量获得的数据都不相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墓穴里。一些美国科学家用放射性碳素测算木乃伊的年代，结果是比木乃伊的实际年代提早 500 年。精密的仪器在陵墓内不灵了。金字塔和墓穴内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范登堡在《法老的咒语》一书结尾时表示：“本书不是试图论证法老的咒语确有其事，而是探讨一些已知的事实，引出各种假说。法老们是否把它们陵墓设计为死亡的陷阱？他们如何设计的呢？利用了陵墓里贮藏的毒物？还是放射性物质？或是具有强辐度的宇宙能？这些假说的正确性如何？法老的咒语是扎根于古埃及历史中的一个现象，迄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在范登堡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法老咒语就是刻有铭文的陶瓷碑、法老遗体佩带的符篆和饰物，继而扩大到木乃伊、墓穴和金字塔。这些形式的咒语造成了一连串的考古学家的死亡，甚至还包括进入墓穴和金字塔仅仅参观一次的游客，而且咒谏至今仍在作祟，阴魂不散地围绕在金字塔上空。

■最近的迷雾

法老墓杀人，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在范登堡之外，许多科学家都对这些神秘的死亡作过很多调查，发现在这些死者中至少有 6 人与参观有直接关系。有人说，墓道壁上有一层粉红色、灰色和绿色的东西，这是一道死光，它放射的物质能使人丧命。有人则认为，墓穴中有一种不知名的细菌或体眠病毒，参观者一旦接触到它们，便会被置于死地。但这些说法从来没有得到证实。

一位法国女医生菲利普曾经在经过详细的考察之后，对法老墓杀人提出了新

的解释。死者们的病因是相同的：肺部感染、窒息而亡。死者是由于参观，对墓中霉菌过敏反应造成的。她说，在古埃及，法老死后，墓中存放许多水果、蔬菜和食品，这些食物天长日久便腐烂成为有机物质，霉菌由此产生。这霉菌在墓中可生存上千年，变为细微尘埃粘在墓壁上。过去一些盗墓者到墓中偷金银财宝，吸到霉菌尘埃，出来后，肺部便急性发炎，肺气孔堵塞，最后因呼吸困难而死。

最近，埃及开罗大学医学教授穆罕默德·萨伯特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了最新结论。他认为，法老墓中置人于死地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核辐射，这种核辐射是古埃及人在制造木乃伊时所使用的一种原料散发出的，主要用来防止盗墓。萨伯特用探测仪在埃及博物馆里收藏的一具法老木乃伊身上做放射试验时，测出强烈的核辐射波。他认为，这种核辐射波足以对人体造成伤害，特别是那些长期去法老墓地进行研究的考古学家。

萨伯特的发现在埃及引起一阵风波。埃及考古学会研究室主任纳斯里·埃斯坎德指出，萨伯特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 1988 年，考古学家在胡夫金字塔内进行研究时，在通向墓室的墙壁沙土里测出核辐射波，但当时没有人重视，因这种带核辐射的沙石在埃及的沙漠里也有。古埃及人是否在制作木乃伊时使用了带有辐射的原料，抑或是当时的人已经掌握了核辐射技术？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法老图坦卡门的致命诅咒引起轰动的最近一次事例，是使一组在埃及拍摄其墓穴 70 周年挖掘纪念的电视纪录片摄制人员的生活如遭梦魇。

他们是为英国电视拍特辑的，这个任务对他们来说犹如一场恶梦，他们经受了一场可怕的沙暴及一些接近死亡的灾难。

当所乘的电梯电缆突然断裂，冲下 21 层以下的地面时，BBC 电影公司的两个成员几乎毙命。克里斯托弗·佛罗林和大卫·威拉斯当时刚刚完成为期一周的在图坦卡门墓穴的艰苦工作。佛罗林回忆道：“那真是太可怕了，我被钉在地上，

大卫却靠着墙。我们一动不能动。我抬头看看法老，他手持一把钢锯刀正眼睛盯着下面。整个过程是我所知的最离奇的经历。” 弗罗林是皇家艺术学院的文化历史教授。

另外两个富有经验的拍摄人员进入那古怪的墓穴时，突然手电筒离奇出故障，他们被困于黑暗的洞穴里面。几天以后，全体拍摄人员都遭到了突然刮起的沙暴，生命处于极端危险中。

那一连串奇异的事都是与发现埃及帝王古墓地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近几宗怪事。去埃及拍片的 BBC 摄制人员都知道，看过那个 3500 年前的君主的人都有死亡的危险。

第四部 诸神的复活

第十三章 永恒的真身

不管参观哪一个古迹陈列馆，孩子们总是要问起木乃伊在哪里，成年人也同样聚集在木乃伊周围。木乃伊总是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人们对已经死去几千年、又经脱水防腐处理的自己同类总感到百思不解。

许多木乃伊虽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却仍然保持完好，似乎岁月的流逝对它们丝毫不起作用。是何种奇特的文明使木乃伊得以产生？为什么那时的人坚决不承认死亡是永恒的？木乃伊就是来自那久已逝去的世界的信使，它们虽然哑口无言，却会告诉我们不少事情，使我们借以解开这些疑团。

人们要求对身后遗体加以保护，避免腐败分解，这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据《圣经·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基督那备受折磨的尸体是浸泡在重“约 100 磅的没药和沉香混合液中”防腐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是用蜂蜜保存的；而保存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勋爵遗体时，用的是白兰地。在现代，列宁和毛泽东的遗体也是做了防腐处理的，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采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是早在古代埃及，

对尸体进行防腐保护的技术就已经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了。

最早的木乃伊是在被燥热的空气所灼热的埃及沙土地中自然而然形成的。5000 年前的这种尸体，它们是从浅层沙漠墓葬中发掘出来的，这些尸体最初埋葬时根本没有棺材。在古法老时代，修建密封坟墓之风开始盛行，他们希望借此保护尸体免受猛兽侵扰。于是，把尸体加工成本乃伊以与沙漠的防腐功能相媲美的行业，便由此应运面生。

人们所知的现存最古老而完整的木乃伊，是第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500 年)为数不多的、经过精心装饰的干尸。从那时起木乃伊制做者的技艺持续了 3000 年之久，从未间断，并在公元前十世纪时达到黄金时代。

大多数木乃伊都表现出人类的某种特有表情，有的微笑，有的皱眉，有的目瞪口呆，有的心满意足，有的则像是一心做着美梦。尽管它们都干瘪皱缩，颜色黧黑，可它们的姿态看上去像是处于永恒的睡眠之中，既不令人害怕，也不令人厌恶。王室男性木乃伊通常是双臂交叉放于胸前，而女性的双臂则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

将尸体加工成本乃伊的目的，是为了在阴曹地府保全死者的个人身份。1976 年，开罗埃及博物馆内装有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陈列柜，由于密封不严而使里面的空气混进了真菌，致使这个木乃伊染上了所谓“博物馆病”，急需到法国治疗。这具木乃伊运抵巴黎时，法国给了它王室规格的接待。这位陛下作为第一位出访的古埃及木乃伊御体，在机场上接受了共和国仪仗队的列队举枪致敬。法国的专家们用钴船同位素治好了他的病后，又把它送回国去。

■ 奇怪的发现

1992 年 5 月 18 日的埃及半官方报纸《万能真主报》讲述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陈列着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木乃伊。几千年前，他们躺在豪华的棺材里，躺在与石棺里套在一起的金木箱子中。

博物馆中的温度和湿度致使个别木乃伊开始腐烂，这迫使有关当局尽快拿出解决方案。专家被请往埃及对木乃伊进行透视。放射线并非来自 X 光机，而是早已存在。一位放射专家还称，每次测量仪接近某些木乃伊，就会发出警报声。

哪里来的放射性物质？是天然的？比如铀矿石。铀具有放射性，但首先我们知道，没有盖革计数器根本无法确定某些物质是否有放射性，因为射线是看不见的。然而盖革计数器和其他一些测量仪器是本世纪的发明。古埃及人对此并不知道、逻辑上他们也就不可能认识某些有放射性的矿物质。那为什么木乃伊会有放射性呢？

今天我们习惯以短波辐射，处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蔬菜和水果。绝大多数放在你家茶几上的枣子和香蕉都已经过了放射处理。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完全无害的短波射线可以杀死某种导致食物腐烂的微生物，经过处理的水果可以更长时间地保存。

这又和木乃伊有什么关系？难道为了保存得更久，也对他们进行过放射性处理？

这种推测只能得出难以置信的结果，即意味着古埃及人知晓放射源，并对其加以利用。

确定微弱的放射性物质的方位必须借助测量仪器。也许是某个不明的全能者给祭司们出了一个好主意，教他们如何处理尊贵先祖的尸体，使之几千年不受微生物的啮食。

人们对埃及博物馆中的木乃伊有无放射性的猜测，至今仍是莫衷一是。

■五千所前的人造心脏

原苏联人在西瓦湖附近，挖出了一件 4000 年前的女性古尸。尸体表明：她不但被枪弹之类的东西击中，而且还被做了外科手术。

一支由日本、埃及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伍，在一座金字塔里发现了一具大约 10 岁的男童木乃伊，距今约 5000 年，奇怪的是，在他的左胸腔中，居然有一副类似心脏的仪器，是经过精密的外科手术安装进去的。

要说古代埃及人会做心脏手术，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认为是天方夜谭，而事实上确实如此。

德国、比利时、埃及的考古学家在埃及挖掘了 15 个月的古代坟墓后，也惊异地发现了一具木乃伊的胸腔内有一个人造心脏，这和 1986 年考古学家在一具小孩子木乃伊里发现的人造心脏病，一摸一样。

这具木乃伊女尸约 35—40 岁，因为患了晚期心脏病，才被施行了人造心脏的移植手术。这颗人造心脏。和成人拳头般大，是用塑胶和一种不知名的合金制成的，和现在被广泛采用的人造心脏相似，手术可能持续了数星期之久。

科学家说：“即使是在科学如此昌盛的今天，做这种手术也不太流行，我们感到很意外。”

大家知道，心脏移植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人类第一例心脏移植在 1962 年，病人在手术后 18 天死于肺炎。正式把人工心脏移入人体是 1982 年 12 月，这人也只活了 111 天 17 小时 53 分。难道是聪明的埃及人，在 5000 年前就创造了这个人间奇迹。

■帝王谷的殉葬物

帝王谷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谁也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卡特写道：“我们想象这是一条荒无人烟的峡谷，在埃及人的心中那里的阴魂是少不了的。当年豪华的洞穴已被洗劫一空，许多洞穴的入口敞开着，成为野狐、沙隼和蝙蝠的巢穴。然而尽管陵墓已经破败不堪，这条山谷却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它还是有名的、神圣的帝王谷，怀古或好奇的人士还是要前往观光的。有些旧穴在奥索尔康一世时(约公元前 900 年)甚至还用来安葬尼僧。”

过了 1000 年，帝王谷里来了第一批信奉基督的隐士，他们住在墓穴的甬道里。

“当年帝王的豪华如今是一片破败，国王的地宫变成了隐士的洞穴。”

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一成不变，历史注定了帝王谷要成为帝王和盗贼的家乡。英国旅行家理查德·波科克写出第一篇近代关于帝王谷的报道。他在一位当地教长的向导之下，查看了 14 座打开的陵墓。但这个地方是不太平的，在库尔纳山区就有匪帮盘踞。26 年以后詹姆士·布鲁斯到帝王谷以后，听说这里曾有人设法驱逐匪帮，最后徒劳无功。“他们都是逃犯，在别处抓住是要处以极刑的。古代格尔戈省长奥斯曼·贝伊不容这些人不断滋事，命人准备了大量干柴，率军包围了匪徒集中的山区，然后在所有山洞里放火，结果多数匪徒被烧死。但后来余众又逐渐扩大队伍，仍然继续活动。”

布鲁斯在拉美西斯三世的墓室里打算过一夜。正当他临摩墙上的浮雕时，随同的几名当地向导竟吓得要死，甩掉了手里的火炬，骂起来了。火光摇曳着逐渐熄灭，“他们就断言，一出洞穴就会大难临头，说得令人毛骨悚然！”布鲁斯只好出穴，带着唯一没有跑掉的随从在暮色中沿着山谷走着，打算回到在尼罗河停泊的船上去。这时突然喊声四起，无数石块从峭壁上向他们飞来。布鲁斯和仆从开枪抵御，回到船上立刻启碇离开，从此就没有再来。30 年后拿破仑的“埃及委员会”考察帝王谷的古墓时，也受到底比斯匪徒的攻击，匪徒们还开了枪。

今天帝王谷是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向往之地。观多年前这里出土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目前这里是一个旅游点，向导们赶着驴，大批旅游者从岱尔，埃尔巴里的柯克旅店纷纷到来，口操英语的阿拉伯人喋喋不休地殷勤劝说旅游者“都来看看国王的陵墓。”向导告诉游客：“主要的几座陵墓和图坦卡门陵每周开放三个上午，有电灯照明供人参观。”想到尼罗河谷的悠久，想到古埃及的帝王和人民，向导的这几句话令人觉得恰然而又有点滑稽。

1992 年，考古学家在帝王谷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发现，在西方到处引起巨大震动，其重要性只有以前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城的成绩可相比。

然而，几十年前岱尔·埃尔巴里的发现比这并无逊色，而且经过了一段颇为曲折的情节。

有一个美国人在卢克索买到一张完整的古纸草文献。他回到欧洲，请了几位专家进行鉴定，这时有一位专家拉他出去单独谈。那美国人认为到了欧洲就无须担心安全问题，于是和盘托出了获得纸草的全部经过。那位专家当即把这件事的详情写信告诉开罗的一个人，后来竟由此揭发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盗墓案。

开罗埃及博物馆的加斯顿·马斯皮罗教授得信后吃惊不已。使他吃惊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他的博物馆竟然放过了这样一件珍贵的文物。在这以前的 6 年间，古玩黑市上屡次出现来历不明而又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珍稀文物。有的买主在安全离开埃及以后肯于讲出购买的经过，但是没有找到过一个卖出这些东西的商人。有几个买主说卖古物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但具体讲来其说不一，有的说是阿拉伯人；有的说是黑人；有人说是一个贫困的农民；又有人说是一位有钱的教长。马斯皮罗感到奇怪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件最近被人从埃及弄走的文物是第二十一朝一位法老墓中之物，而这批陵墓的地点当时并未探明。那么是谁已经发现了它们呢？

马斯皮罗教授研究了送来的几件被人偷运出国的文物以后，认为它是分属于

几位国王墓里的葬品。难道现代的某些盗墓人会一下子找到几座古墓吗？马斯皮罗认为这些窃贼很可能是碰巧挖到了一座同时埋葬几位国王的巨大墓葬。

马斯皮罗认为这个想法可能很对，说不定可以成为重大发现的出发点。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埃及警方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他必须自己进行侦察。经过秘密策谋，他派了一位年轻的助手到卢克索去。

这位助手从尼罗河弃舟登岸以后，注意做到一切行动都看不出是考古工作者。他住在那位买到纸草文献的美国人当日住的那家旅馆里，白天夜晚都在市场上转，装扮成一个有钱的欧洲人，口袋里装满金币，偶尔买几件东西总是付最高的价钱。有些古董商慢慢地肯于对他讲些私话，他就多给他们一些小费，并注意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多次有人向他兜售当地伪造的古物，这些人有的是合法的古董商，有的是私贩，他们都骗不过这年轻人。慢慢地他就受到古董商们的尊重，同时也逐渐得到他们的信任。

一天，一位古董贩蹲在店门口以手势召唤这位青年。不一会，一座小雕像到了这位埃及博物馆的馆员手里。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没有露出激动的样子。他在古董贩的身旁蹲下来，一面讲价钱，一面反复观赏手里的雕像。从像上的铭文可以看出，这件文物是第二十一朝的一座陵墓的殉葬物，已经有 3000 年的历史。

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年轻人最后买下了这件东西。他故意做出不称心的样子，声称他想要物色的是更大、更珍贵的东西。当天他经人介绍认识一位高个子的壮年阿拉伯人，名叫阿卜德艾尔拉苏尔。这人家里人口很多，他是一家之主。他拿出几件古物给年轻人看，都是十九朝和二十朝以来的真品。年轻人同这阿拉伯人故意讲了几天价钱，最后叫人逮捕了他。他相信是抓到了盗墓的贼。

这人果真是盗墓贼吗？

■ 奇特的经历

阿卜德艾尔拉苏尔和他家的几个人被押到基奈省省长达乌德·帕沙那里，由省长亲自主持审讯。出庭的人证不计其数，一致证明被告无罪，阿卜德艾尔拉苏尔居住村的全体居民发誓证明他和他的全家都是清白的，而且他们家是全村较有威望的老住户。那博物馆的青年工作人员由于认为自己的检举非常有把握，已经拍了一个充满自信的电报到开罗。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阿卜德艾尔拉苏尔一家人因缺乏证据而无罪释放。他向上级官员控诉、那些官员只是耸耸肩而已。最后他面见省长，省长带着诧异的神态注视着他，然后严肃地要求他要有耐心。

青年等了一天又一天，又向开罗发了一次电报重申第一次电报的内容。事情总无头绪，加上省长那种东方式的耐心，把他的热情销蚀殆尽了。然而省长对于自己的治下是清楚的。

霍华德·卡特记下了他雇佣的一个老工人亲口对他讲的一段经历。那工人年轻时因盗窃被捕，并被押解去见这位省长。对于素以严厉著称的达乌德·帕沙省长，那年轻人本来就心怀畏惧，后来他发现不是带他到法庭，而是去往省长私邸，不禁越发狐疑。那天天气炎热，省长懒洋洋地躺在一个陶土做的大浴缸里。

接着，达乌德·帕沙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种沉默的审视把那年轻的罪犯吓得魂不附体。“他的目光像要把我穿透一样，”那工人告诉卡特：“我感到两腿发软，几乎站不住了。最后他才开口慢慢地对我说：‘这是你初次来见我，你获释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再来。’我吓得立刻决心洗手不干了，从此就再也没有犯案。”亲自审问仍无结果，达乌德就用残酷的手段施展自己的威权，这是颇见成效的。那开罗来的年轻人此刻正患高烧卧病在床，消息传来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初审以后过了一个月，阿卜德艾尔拉苏尔的一个亲属兼同谋向省长供认了案情的真相。省长把这个情况通知那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同时下令继续审问。审问结果表明，阿卜德艾尔拉苏尔的家乡柯尔纳村本身就是盗墓团伙的巢穴，从十三世纪

起，村里家家操盗墓业，父子相传，从未间断。这样庞大的盗墓世家团伙的确是空前绝后的。

阿卜德艾尔拉苏尔团伙最重要的发现是岱尔·埃尔巴里的集体墓葬。这座墓葬从暴露到遭劫，一是纯属偶然，二是社会环境造成。在这以前 6 年即 1875 年，阿卜德艾尔拉苏尔意外地发现了一口隐蔽的洞穴，地点在帝王谷和岱尔·埃尔巴里之间陡峭的断层。阿卜德艾尔拉苏尔费尽气力爬上峭壁，进入洞穴以后，里面竟是罗列着多具干尸的宽敞的墓室。粗略估计，殉葬的宝物足够他全家终生享用——只要做到保密即可安然无恙。

阿卜德艾尔拉苏尔只把秘密透露给家里的几位主要成员，几个人庄严宣誓，保证把全部财宝留在原地不动，作为全家存在银行里的一笔资产，根据需要随时取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秘密居然严守了 6 年之久，6 年中一家人发了财。但是到了 1881 年 7 月 5 日，却由阿卜德艾尔拉苏尔把开罗博物馆的代表带到了峭壁上的洞口。

很不凑巧，这次去到古墓的博物馆的代表，既非揭发盗伙的那位青年工作人员，也不是最初组织调查工作的马斯皮罗博士。那年轻人第二次发电报正值马斯皮罗有事外出，所以根本没有收到这份电报。现在由于必须抓紧时间，只好另外派人，这人是著名埃及学家海因利希·布鲁格施的弟弟、当时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负责保管工作的埃密尔·布鲁格施贝伊。布鲁格施贝伊到达卢克索时，那胜利完成侦破的年轻人却在发烧，病卧在床。布鲁格施贝伊前往看望省长，进行礼节性的会见。有关方面一致认为，这座古墓应该由政府予以查封，以防继续被人盗窃。7 月 5 日上午，布鲁格施便由一位阿拉伯助手和阿卜德艾尔拉苏尔陪同前往古墓。随后的经历使我不禁想起《天方夜谭》里阿拉丁意外得宝的故事；接着一连 9 天所发生的一切他也是终身难忘的。

爬过一段陡峭的山路，阿卜德艾尔拉苏尔停住脚步，指给他们一处用石头掩盖得不露痕迹的洞口。洞的地点很偏僻，加以掩蔽得难以辨认，无怪乎 3000 年

来无人发现。

阿卜德艾尔拉苏尔取下肩扛的一盘绳索，把一头放进洞口，示意布鲁格施沿着绳子下去。布鲁格施毫不犹豫，丢下这个可疑的向导和那可靠的阿拉伯助手，独自下了洞。他紧握绳索，两手交替着逐步下降，心里却在警惕着：谁知道那狡猾的窃贼是不是在弄什么鬼！

他当然希望会有重大的发现，但那洞底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那竖井约 35 英尺深，他安全地到达洞底，打开手电，向前走了几步，转了一个弯，就看到面前摆着几个巨大的石棺。

甬道入口处旁侧放着一口最大的石棺，棺上的铭文说明棺里是西索斯一世的干尸。1817 年 10 月贝尔佐尼到了帝王谷，在原葬地遍寻不得的正是这具干尸。手电的光亮闪处照见更多的石棺，地上散乱地抛着无数珍贵的殉葬物。布鲁格施边清路边向里走去，终于走到中心墓室。这墓室极大，手电微弱的光亮照不到边。室内零乱地放置无数石棺，有的已经撬开，有的还照旧封盖着。每具干尸都围绕着大量殉葬用品和饰物。这些遗体生前都是古埃及的一代雄主，布鲁格施置身其间感到一种震慑，一时竟像是喘不上气来了。

他仔细地巡视，时而手脚并用地爬行，时而起身直立前进。他发现了阿莫西斯一世(公元前 1580—1555 年)的木乃伊，这位法老因驱除了野蛮的息克索斯族的最后一位“游牧国王”而名垂史册。布鲁格施还找到了阿门诺菲斯一世(公元前 1555—1545 年)的干尸；阿门诺菲斯一世后来成为这片底比斯陵园的守护神。许多石棺里装殓的是名望较低的埃及君主，但他终于发现其中有两位最有威望的法老，多少世纪以来，无须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考据，他们早已名震遐迩了。接二连三的重要发现实在太突然了，布鲁格施一时竟至拿着手电坐在地上才能定定神。他还找到了托特密斯三世(公元前 1501—1447 年)和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

1298—1232年)的干尸,据传犹太和西方世界律法的创始人摩西就是在拉美西斯二世朝中长大成人的。这两位法老在位时期分别为54年和66年,他们不仅是开疆的雄主,而且善于治国,在他们统治时期埃及是长期稳定的。

布鲁格施非常激动,感到真是美不胜收。浏览石棺上的铭文时,他很快看到一段“干尸旅行”的记载。读着这段历史,使他联想到当年僧侣们如何夜复一夜地奔波于帝王谷里,极力保护这些法老的遗骸使它们免遭劫掠和亵渎。他想象这些人如何不辞辛苦地把这些石棺从原来的陵寝里依次启出,经过几处驿站运往西尔·埃尔巴里,然后用排列成行的新石棺重新装殓。显而易见,当年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定是充满恐惧,而且一切都做得极为仓促。有几口石棺卸下之后竟来不及放平、至今仍倾斜着倚在墓室的墙边。后来他在开罗读到石榴上的一些铭文,上面记载了当年僧侣们运送帝王遗骨的始末,读来极为感人。

清点结果,集中在这里的国王遗骨不下40具。40具木乃伊!这40个人当年统治埃及的时候无一不被人奉若神明,他们的遗骸在那里安睡了3000年以后又接触了生人的目光,第一个目睹干尸的是那盗墓者,第二个就是他,埃密尔·布鲁格施贝伊。

■古代的秘方

尽管古埃及的统治者为自己身后的不朽安排得极为周到,然而他们往往是悲观的:“历来修建花岗岩大厦的人,创造金字塔里的大厅的人,用高超的技艺创造美的人,他们的祭坛上却和那一无所成、委身沟壑的芸芸众生的祭坛一样,都是空白的。”

他们尽管一面忧心忡忡,一面却仍在不断地加强防范,以便身后得以永远保存自己的遗体。希罗多德有一段文字,描写了他在埃及听说的当地的丧礼习俗:

“显贵的人物去世以后,全家妇女立刻在自己头上涂满泥巴,有时甚至还涂在脸上。然后把死者遗体放在家里,自己则出门在城里到处走动。

他们用带子把衣服缚紧，胸部裸露，边走边捶打自己。所到之处，亲属家的全体妇女也照样行事。男人们同样装束，和妇女分开，也要捶胸。做完这种仪式再把遗体运去进行防腐处理。”

谈到帝王的安葬和盗墓活动，那不能不谈到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木乃伊的制作。“木乃伊”这个词有几种含义，十二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阿卜德·阿尔拉提夫谈到“木乃伊”是一种廉价的药材。阿拉伯语中有“木米亚”或“木米亚伊”，在阿卜德·阿尔拉提夫的作品里意思是沥青或“犹太树脂”。有时从山石里渗出这种物质，波斯德拉勃葛德的木乃伊山上就有。阿卜德·阿尔拉提夫所说的木乃伊指的是沥青和没药树脂的混合物。直到十六、十七世纪，甚至近在 100 年前，市场上还普遍出售一种治疗骨折的外伤药，药剂师称之为“木乃伊”。木乃伊的另一含义是，活人身上切下的头发和指甲，巫师认为这些东西是全身的代表，可以用来驱除邪祟；在现代，“木乃伊”则仅指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特别是完好的古埃及人的尸体。

木乃伊有两种：一种是天然的；一种是人工的。天然木乃伊未经专门的化学处理，全靠有利的自然条件保持经久不腐。帕莫尔的方济各会修道院、大圣伯纳德山口修道院、布莱梅大教堂地窖以及奎德林堡等地保存的干尸都是天然木乃伊。现代仍有人认为木乃伊有天然和人工之别，然而埃里奥特·史密斯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道格拉斯·德利对图坦卡门的干尸做了分析，他们发现埃及的木乃伊之所以经久不坏，主要是由于这尼罗河上的国家气候干燥，沙漠里和空气里没有细菌所致，而不是由于制作干尸时使用了哪些防腐剂。有些抄家中挖出的尸体根本没有棺材，更没有经过防腐处理，也同样成为木乃伊。许多抄家里出土的木乃伊比经过繁复的程序的尸体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少经过加工的木乃伊不是烂掉，就是粘在一起变得面目皆非了，尽管当年在这些尸体上涂过大量的松香、沥青和香油，甚至如莱恩德纸草上记载的，用过“埃勒劳坦因的泉水，埃莱底亚斯波利斯的泡碱和基姆城的牛奶。”

十九世纪盛行一种说法，认为古代的埃及人有一种化学的秘方。直到今天也

还有找到关于制作干尸过程的完全可靠的记录。但是我们现在至少知道，当时的化学处理在保存干尸的效果方面，比宗教的祷告并不高明。另外我们还应考虑一个事实，即几千年来干尸技术是有过许多变化的。马利耶特发现，曼菲斯的木乃伊由于制作时期较早，颜色是黑的，而且既干又脆；后期的底比斯木乃伊是黄色的，包着一层外皮，而且往往并不僵硬。这种差异是不能仅用制作年代不同来解释的。

据希罗多德报道，木乃伊制作方法共有三种，第一种比第二种贵两倍，第三种最廉价，低级官吏都可以用。一般农民的尸体不进行防腐加工，只能听凭干燥的埃及气候去自然保存

■行业机密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曾就埃及的木乃伊制作过程作过亲眼目击的报道。这份经典材料解释说，有三种类别的丧葬仪式。第一流的是豪华丧葬仪式。抬杠人先将遗体抬到停泊在尼罗河上的渡船里，运送到西岸。然后由一个祭司为先导，由送殡行列陪送，死者被抬进施行防腐处理的帐篷里。

在那儿，尸体先被清洗干净，然后防腐工匠就在僧侣们诵唱的单调婉歌声中开始操作了。为首的防腐匠人头戴豺狗面具。这可能是因为早先死者仅在沙漠中浅埋，而豺狗经常在墓葬处嗅探觅食的缘故，因而后来才又出现了头如豺狗、专门接待死人的阿努比斯神。

下一个登场的是可怕的操刀手。据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记载，这个人在死者尸体腹部的左侧用一片“埃塞俄比亚石”划开一个切口，留下一个大约 5 英寸长的刨口，然后就拼命逃离现场。别人则对他掷石块，尽情辱骂，这是对他“侵害人体”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此时，其他工匠就将大部分内脏器官掏出来，进行防腐处理后分别装进 4 个石制器皿，待以后同制好的木乃伊一同下葬。死者的脑子也同样被干净巧妙地掏出。只有心脏还留在原处，因为当时人们认为

心脏是良心寄存之处，到了阴间还要过磅。胸腹的空腔经棕搁酒洗净后，还要涂上液态树脂，以防寄生物蛀蚀。

人类的躯体大约有四分之三是水分。如何脱水而又不损害组织，是木乃伊制作者这一行业的机密。现代学者认为，他们是用干燥的炮碱(一种含有碳氢和氯化钠的天然物质)堆放在尸体周围来吸收水分的，这样做需要 35 至 40 天才能把尸体的水分吸净。《圣经·创世纪》中曾提到过这个期限；雅各死在埃及后，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熏尸的常例是明天，……”

尸体经脱水处理之后，就由美容师用亚麻布或锯末加以充填，使之恢复饱满的外型。美容师用一小块金片盖住尸体腹部的刀口，用指甲花染红手指甲和脚趾甲，为女性死者编好辫子，为死者装上宝石当作眼睛。在修整面部时总是特别小心翼翼，因为面部特征是辨别死者是谁的主要依据。在这以后，尸体就被擦上芳香剂，并涂上液态树脂。许多木乃伊标本至今仍散发出这种芳香剂的味道。

经过这些处理，原来的一个人体就成了一个空的躯壳，可以稳妥地往上包缠亚麻布了。缠裹的过程需时两周，至少要用 1500 码亚麻布带。有时最外面的一层还缠绕出有颜色对比的花纹。

■ 阴曹地府之行

木乃伊的整个加工过程历时 70 天，完成之后，就举行全套殡葬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即象征性的“开嘴仪式”。据说这样做，就可以使死者能呼吸、吃喝，还能在地府阎君前为自己申辩。在进行这一仪式时，木乃伊被直立扶起，祭司用一把木工板斧碰一下它那缠着布带的面部，口中念道：“你活着！你还年轻！”。最后一项是由死者的亲友设宴，钱送木乃伊去阴间旅行。木乃伊将要穿越这一黑暗世界，最后到达苍天与大地之子俄赛利斯的审判庭。

遗体被制成木乃伊，是生者指望死者能在身后“变成”俄赛利斯：但仅仅是

到达俄赛利斯那儿就远非易事。这个旅程要求死者渡过可怕的黑暗沟壑。恶魔会不停地侵扰他的渡船。他还必须穿过由两条凶猛毒蛇守护的一个大门。如果这一切进行得顺利，他最后就会来到神情冷峻的俄赛利斯面前。俄赛利斯坐在当中，42 个小鬼分列两旁，他将发令给死者的心脏过磅。死者还要在缠尸布带下带着一枚用贵重宝石雕成的圣甲虫作为护身符，上面刻有一句话，意思是请心脏“不要提供有损主人的证词”。尽管如此，如果在称重时发现，天平上放有死者心脏的那一端由于死者罪行累累而下沉，死者就会立刻被长着鳄鱼头的“吃鬼兽”吞掉。获得赦免的死者就可以继续前进，最后来到一个奇妙无比、望上去酷似埃及的极乐世界。

为使死者在身后感到安适，墓里都饰有表现美好生活场景的雕塑和绘画。墓里还储备有食物、饮料、家具、盥洗梳妆用具(包括梳子和剃刀)等。如果是有钱有势的人，墓里还要放上黄金。显然，当时的信条是：“人死了也可以把财富带走。”(为了找到这些财宝，盗墓贼一发现坟墓，就凿洞而入。因此，在公元前 1600 年以前，帝王死后都埋葬于底比斯西面的“国王山谷”，秘密地将墓室开凿在深入石灰岩峭壁几百英尺之处。那里荒无人烟，蝎子成堆，即使这样，坟墓仍照样遭到洗劫。现在在开罗展出的木乃伊中，有些就带有遭到粗暴对待的痕迹)。

在制作木乃伊的风俗渐趋混灭的前夕，曾开放出最后也最卓越的一朵花，即木乃伊肖像。这种肖像画在一块薄木板上，覆盖在木乃伊的缠满布带的脸上。许多这类的肖像画得十分逼真，连一个年轻人下巴上的胡子茬也没漏掉。这些肖像画令人毛骨悚然地想到，死者正透过他那蚕茧一般的面罩向外窥视，像是要说：“看哪！我在这里——战胜了死亡！”

■挑战“永恒”之神

1798 年，拿破仑作为一位正在缔造帝国的年轻将军入侵了埃及，当时，他随军带去了一批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对埃及的古迹首次做了系统的考察。他们发掘出的木乃伊使他们大为惊愕。这些木乃伊的耳朵、鼻子、脸颊，嘴唇、眼皮都

保持着自然状态，连每一根头发也都牢固地粘在头皮上。

法国远征军的这一举动引起一场文化上的震动。整个欧洲一下子就害上了“埃及热”。据说，拿破仑曾将两具木乃伊运回法国，让他的情妇约瑟芬作为客厅里的摆设。

此后，数以百计的木乃伊开始出现在博物馆和私人的古董柜里，人人都想要获得这些埃及死人，这种怪癖在社会上风靡一时。有个英国外科医生托马斯·J·佩蒂格鲁，绰号“木乃伊佩蒂格鲁”，曾以相当于每具 150 美元的价格买下一具木乃伊，然后卖票赚钱，当着观众把木乃伊的布带剥下来。在埃及各旅游点的周围，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兜售伪造木乃伊的买卖，生意十分兴隆。

今天，埃及已禁止木乃伊出口，但数以百计的木乃伊不断被发掘出来。随着它们的陆续出土，它们正填补我们历史知识的空白。学者们借助于 X 光、显微镜、皮尺和计算机来对他们进行“端详”。借助于这些技术，80 年前在阿孟霍特普二世的坟墓中发现的一具身份不明的木乃伊，已被准确无误地证实为泰伊王后，即阿孟霍特普三世的妻子，也就是图坦卡门国王的祖母。埃及博物馆在确认这一甄别的准确性之后，已计划把这具木乃伊移放在博物馆内，让她躺在她合法丈夫的身旁。

有一具与梅凯尔王后一起下葬的木乃伊，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孩子的干尸，后来经过 X 光验查，才发现是一只狒狒的木乃伊。为什么要把狒狒与王后一起下葬？这是一个难解之谜，新技术对此也同样无能为力。

现在我们还了解到，牙疼病同样也折磨着古埃及人，就连法老也不例外。密执安大学牙医学院有一个研究小组在埃及进行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长的牙病清单，上面开列了诸如白齿由于经常咀嚼带有细砂砾的面包和蔬菜而磨损到牙根等病例。我们现代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病痛，几乎也都搅扰过当时的埃及人。另外，木乃伊也反映出当时在隐蔽的角落里潜伏着暴力。有一个法老的前额上发

现有斧头砍过的伤口。有个王子的面部呈现痛苦扭曲状，似是中毒而死。

英国人类学家兼解剖学家 G·埃利奥特·史密斯在 1912 年曾经承认，展览和研究木乃伊可能会被认为“冒犯民族感情”或“亵渎圣物”。可他又接着说：

“既然有了这些有价值的历史文物，那么，尽可能充分和仔细地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无疑是我们的职责。”归根结蒂，我们对此事感到兴趣，正好证明法老的庶民们在制作木乃伊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技艺同时间的侵蚀作斗争，可以说是对“永恒”之神进行挑战，而且他们几乎获得了成功。

■空前绝后的财富

1898 年，埃及文物管理局局长劳莱特在挖开阿门诺菲斯二世等人的陵墓时，也发现了许多“转地木乃伊”——13 具集中在一起的国王遗体。这些也是二十一朝的僧侣们为保护起见黄夜从各地运来的。但劳莱特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殉葬品，而几年前布鲁格施却找到大量的贵重葬物。那些木乃伊安然无恙，阿门诺菲斯仍旧躺在石棺里——但殉葬品已被盗窃一空。后来威廉·加斯汀爵士下令修筑围墙保护陵墓，以使这些国王的骸骨得以安息。岂知只过了一二年，盗墓贼更进入墓室，把阿门诺菲斯搬出棺外，对于尸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这些人很可能是串通了陵墓的警卫，几千年来盗墓匪几乎无不如此。这再次证明，布鲁格施发现那座集体陵寝以后便把里面的一切统统运定的作法是对的。如果出于对帝王的崇敬而不肯这样做，那么鉴于埃及的情况，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是错误的。

回过头来再说埃密尔·布鲁格施贝伊。当他离开那 40 具帝王的遗骸，从那狭窄的巷道爬回地面时，脑子里已经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确保这些遗体的安全。如果弃置不管，就等于任凭人们继续劫掠；要想把墓中的一切统统取出运往开罗，就要雇用大批的人力，这只有到阿卜德艾尔拉苏尔的家乡库尔纳去找，然而那是盗贼的渊薮啊！布鲁格施第二次拜会省长时，已经决定不顾一切去这样做了。次日上午他就带着 300 名雇来的农民回到洞口。他下令封锁墓区，然后和阿拉伯助

手一起挑选了看来较为可靠的一批人开始搬运工作。工程是繁重的，最重的一具石棺要用 16 个人才能搬起。布鲁格施和助手在洞外逐个验收登记后，把全部墓葬中的一切排列在山脚下。全部工作总共进行了 48 个小时。对此霍华德·卡特有一句简单扼要的评语：“现在的人们也干不了这样快！”

考古工作并不需要这样急迫，实际上也大可不必如此匆忙，因为那艘开往开罗的船后来迟到了好几天。布鲁格施贝伊教人把这些木乃伊包好，盖好棺材运往卢克索。装船的工作直到 7 月 14 日才告完成。

然而后来发生了更为动人的情况，使得布鲁格施这位久经世故的科学家都感到眼前的事实比发现这批珍贵文物更为令人激动。船沿着尼罗河缓缓地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象触动了这位不失宗教虔诚的科学家。

人们很快地得知这条船上装的是什么，消息像野火一样飞速传遍沿岸村庄，并不断向远处传播。可以看出，古埃及那种奉帝王若神明的传统信念至今犹在。布鲁格施站在甲板上，看到沿岸数以百计的农民僧同他们的妻子陪着轮船向前走，从卢克索起连绵不断，有掉队的随着就有人补充，一路直达尼罗河套的齐夫特和切纳。男人鸣枪向法老的遗体致敬，妇女则向自己的脸上、身上涂抹泥巴，并向乳房上涂沙。船只一路行进，不断从远处传来哭声。这是一支庞大的送葬队列，人们完全出于自愿，没有丝毫的造作，但那悲痛是撕心裂肺的。

布鲁格施不忍再看下去，就回到舱里。他想，自己做得对吗？在那些呼天抢地、捶胸号哭的人们看来，他是不是等于一个盗墓贼呢？现在只能对他们说，自己是在搞科学研究，但这够用吗？

许多年以后，霍华德·卡特对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这样评论围绕着阿门诺菲斯墓周围发生的一切：

“这次行动有它的意义，可以就教于那些抨击我们不该在古墓中和取

文物的人。我们把这些东西运到博物馆，实际上是保障了它们的安全。如果留在原地，它们迟早必将落入盗匪之手，那时不论把它们用于什么实际用途，都会永远无从寻觅了。”

布鲁格施的船抵达开罗，从此，不仅使一座开罗博物馆的藏品大大丰富起来，而且让人们见到了世界上一度有过，但已不复存在的空前绝后的瑰丽的财富。

第十四章 活着的木乃伊

在深入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木乃伊现象之后，有一个乌托邦式的念头在冯·丹尼肯的大脑中越来越清晰，当诸神实践他们的诺言重新返回地球时，他们将唤醒这些几千年来苦苦等待着他们神力的木乃伊。

最遥远时代的木乃伊呆呆地凝视着我们，他们像是释放魔力的神秘之体那样令人不可理解，迄今没有让人得到可信的解释。在古代，各个民族掌握着尸体防腐技术，而今天的考古发现说明了史前古人相信来世再生，相信肉体还原。如果信奉肉体还原乃至肉体自远方还原者真是置身于古代的理念世界之中，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着实可以接受！倘若我们的祖先所信奉的仅仅是精神还原，那么，他们几乎不会让死者有这般照料。然而，埃及墓葬的出土文物提供一个又一个准备让防腐尸体肉体还原的例子。

表面现象所说明的以及可以见到的例证所说明的，未必就都荒唐！历史记载和传说确实提供了证据，证明诸神许诺过要从他们所在的星球返回地球，唤醒保存完好的肉体再生。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为墓室里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所作的安排才有了这样实际的考虑，而且考虑到在那边的生活。否则，死者的一部分仆役，无疑是活着的肉体随葬，意思可能是作好一切准备让旧生命在新的生命里继续下去。坟墓建造得异常坚固耐用，似乎能抵御原子弹的攻击；它们也可以经受各个时代的风暴。随葬的贵重物品，即金首饰和宝石，绝对能对付肉体复活后的

经济危机。这里不是要讨论后来采用防腐手段制作木乃伊的陋习。这里只是要研究一个问题：是谁将肉体复活的意念灌输到异教徒头脑里去的？从哪儿产生第一个大胆的念头：为了使得保存在万元一失的地方的尸体可以在几千年以后能复活，人体细胞必须活着保存下来？

迄今为止，人们只是从宗教的观点来研究关于复活的神秘心理。法老对诸神的本性和习惯的了解程度肯定比他的臣民要强，难道他不能产生这些——也许是完全荒唐的想象：我必须替自己建造一座坟墓。它历经千万年而不毁；它位于从大地上空很远的地方能见到它的位置？诸神许诺返回地球唤醒我……(或者在遥远的将来大夫会有办法使我复活……)

■ 展望永生

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罗伯特·C·W·埃丁戈在他于 1955 年出版的《展望永生》一书里预示了一条途径，告诉我们二十世纪的人怎样有可能接受冷冻处理，从医学和生物学角度使人体细胞的代谢过程减缓至最低程度而存活下去。这样的想法看起来暂时可能还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可事实上今天的情况是，每一家大型专科医院已经拥有一个骨库，它常年储备处于冷冻状态的入骨，手术移植需要时即恢复其功能。新鲜血液——它也已经这样在各地实施了——在摄氏零下 195 度的条件下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保存下去，是的，活细胞的库存能力在液态氮的温度条件下接近无限期。——当初法老思想中存在的是乌托邦式的念头吗？可当今它行将成为现实。

以下科研成果要读上两遍，人们才理解该项成果的非凡含义：1963 年 3 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生物学家们确定，埃及公主美娜的皮肤细胞是有生命力的！要知道，美娜公主已死了数千年！

人们在许多地方又发现了保存得完好无损的木乃伊，它们像是活的一样。在印加人那里，冰川木乃伊经历了数千年，从理论上说，他们今天是能活的。这是

乌托邦式的幻想吗？1965 年夏，俄国电视台展示两条被冷冻了一周的狗。第 7 天，人们又将它们解冻，请看：它们活的高兴样子与以前一样！

美国人在他们计划宏伟的宇航计划内——这同样不是秘密——正在认真地研究一个问题，即怎样能将未来向遥远星球作长途旅行的宇航员冷冻起来……

今天常常受到嘲弄的埃丁戈教授，曾预言一个遥远的未来世界，生活在这个未来世界的人既不会被焚烧，也不会让蠕虫吃光——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尸体给冷冻保存在冷藏公墓或冷藏室里，等待有一天进步的医学可以排除死亡的病因，进而使他们的尸体获得新生。谁要是将这乌托邦幻想到尽头，就见到一幅由一军冷藏的士兵所构成的可怕幻景，通有战争时他们按需要给解冻，奔赴战场。真是一幅可怕的幻景！

木乃伊到底与我们关于在遥远的古代有外星宇航员的假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牵强附会拉扯证据吗？

我们要问：古时候的人从哪儿知道，人体细胞经过一定的处理后，生命会延迟万亿倍而继续活下去？！

■复活的观念

古代的大部分民族掌握着尸体防腐技巧，他们中的富有者也使用它。我们在这里要深入研究的不是那些已经在手的事实，而是要揭开谜底：关于复活的观念，一种肉体还原而再生的观念，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观念完全是莱一位国王或者某一位酋长偶然想到的？或者某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可能仔细看过诸神按照一种复杂的方法处理他们的尸体，再将尸体保存在防炸、防腐棺材里？或者有某些诸神(即宇航员)向一位复活的聪明王子传授过他们的知识，让他知道怎样按照一种专门的处理方法可以使尸体苏醒？

这个推理性动机需要符合时代需要的理由。几百年以后、人类会以今天还无法想象的完美程度掌握太空航行的主动权。旅行社将提供星间旅行，在它们的节目单里列出精确的启程和返程时刻。实现这完美旅行的前提当然是各学科跟上发展的需要，仅仅靠电子学和控制论实现不了总体目标；医学界和生物界会探索各种方法，为大大延长人的生命过程作出他们的贡献。今天，空间研究领域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全力运作。乌托邦式幻想的结论是：远古时代的外星宇航员是否已经掌握了我们今天必须重新获得的知识？外星智能生物是否已经懂得处理人体的必要方法，使他们能够在 1000 年之后复活？也许诸神聪明得与他们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至少“保存”了一具掌握其时代一切知识的历史？关于遥远的过去时代，我们究竟已经知道些什么？这样的一种咨询活动已经由肉体还原获得新生的诸神实现了，不可能吗？

第一批规规矩矩制作的木乃伊出现了，由此而在数百年的历史过程里形成一种时尚。大家突然间要在死后复活；突然间人人觉得，如果自己只要像祖辈那样行事，有朝一日就会获得新生。那些掌握这种复活知识的大祭司着实为推动这种信仰卖劲，因为他们那个阶层会从中获益不少。

■ 外星信念

我们知道，苏美尔国王或者《圣经》人物的年龄之大，从生理学角度看是不可能的。我们提出问题，即这些智能生物是否有可能就是外星宇航员，他们作星际航行接近光速，出现时间漂移现象，这样，就相对于我们的星球而言，他们的年龄大大延长了。

如果我们假定，这些人给做成了木乃伊或者冷冻了，那也许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了解经文史料所提到的人物的年龄长得不可想象的原因？按照这个理论，就可以认为，外星宇航员将地球上的国王或酋长冷冻——正如传说叙述的那样，置于非自然的沉睡之中，等到对地球的访问结束时，可以想象，接受外星宇航员指示、受其调遣的祭司们有任务了，又要用做木乃伊的方法做活着的死人，重新将

他们放在大寺庙里保护起来，等待诸神——外星宇航员那一天的返回。

不可能？可笑？待这种态度的人大多数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大自然知己，是那些提出乏味透顶的反对意见的人。难道大自然就没有自己为这“冬眠”和为那复活提供引人注目的例子吗？

有些鱼类给冻成冰块，在合适的温度下被解冻，到了水里又欢快地游动起来。花木、毛虫和金龟子幼虫不仅仅经历生物的冬眠过程，它们到了春天还一展自己的美丽新姿。

让我们当起我们自己的魔鬼辩护士吧：埃及人从大自然学会了制作木乃伊的方法？是这样的活，那就必定有一种蝴蝶狂热派或金龟子狂热派，或者至少有它们的踪迹。走这一条思路是死胡同！有那么些隐秘的坟墓，里面埋葬着巨大棺材，它们盛了给做成木乃伊的公牛。可是，大公牛木乃伊不可能让埃及人学到冬眠诀窍的。离赫架城 8 公里处有 5000 多座大小不一的陵墓，它们都是第一和第二王朝时期的。这些陵墓证明，制作木乃伊的技术有 6000 多年的历史。

1953 年，埃默里教授在北萨卡拉的上古时期公墓里发现了一座第一王朝时期某位法老(可能是乌阿吉斯)的大型陵墓。在主墓的外面有其他 72 座墓，它们排成 3 行，里面躺着仆役尸体，他们看来是愿意陪同他们的国王进入新世界的。在 64 具年轻男子和 8 具女子尸体上看不出有施暴的痕迹。为什么这 72 名仆人让人砌封在坟墓里面死去呢？

相信在天国能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信念，是对这种现象最容易接受、同时是最简明的解释。人们除了将首饰和金子跟法老随葬外，还将粮食、油和调味品等随葬——显然是作为那边的口粮考虑的。除了盗墓者以外，晚期的法老也将陵墓打开。这样，法老在祖先的墓里发现保存得好端端的储藏品，死者是既没有将它吃掉，也没有将它带到天国去。重新封墓时，人们就将新的食品和用品放入墓室，采取防盗措施封墓，然后用种种方法将墓锁上。信念看来是清楚的，人们相信在

遥远的未来能够复活，而不是立即在天国复活。

■存在与假设

1954年6月，人们再次在萨卡拉发现了一座陵墓，墓室里横着一只盛了珠宝和金首饰的箱子，说明陵墓未被盗过。棺材没有棺盖，代之以滑板，可以用它关上。6月9日，戈内姆博士隆重地将棺材打开，里面没有东西，根本没有东西。木乃伊连自己的珍宝也不带悄悄地消失了？

俄国人鲁登克在距离蒙古边界8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称之为库尔甘五世的陵墓。它是一座石丘，里面用木料衬壁。所有的墓室填满了永冻冰块，墓内的东西因此而被储存在冷冻的环境里。其中有一个墓室盛了一具经防腐处理的男子尸体和一具以同样方法保存起来的女子尸体。凡是两者果真在未来复活而需要的东西，他们样样都有：碗里和盘里的食品、衣服、珠宝和乐器等。所有这一切均是冷冻的，保存良好，包括裸体木乃伊！人们对一座墓里的符号进行鉴定，那是一些四角形符号，每个符号有6排成4行的正方形图画，其整体可以说是今天伊拉克尼尼韦亚述宫殿里的石制地毯的复制品！狮身人面那样的奇特形象，个个头上有结构复杂的角状物、背上有翅膀，清晰可见，它们的姿态呈飞天状。

有了蒙古的考古发现，关于期望第二次精神生命的动机一说几乎就站不住脚了。在那儿的坟墓里所用的冷冻方法——因为，用木树护墙、填满冰块的坟墓就涉及到这样的一种方法——是用于凡人生活的，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为什么古时候的人认为——这个问题一再困扰着我们现代人——由他们那样处理好的尸体就符合那些据称可以复活的条件呢？这暂时是一个谜。

在中国的某地有一座14×12平方米的矩形陵墓，里面有17名男子和24名女子的尸骨，这里的尸骨同样没有暴力致死的特征。在南美洲西部的安登山脉有冰川墓，在西伯利亚有冰墓，在中国和苏美尔地区以及埃及有群体墓和单体墓，木乃伊又曾经在北部高纬度地区和南非出土。死者都经过精心处理，准备在未来

时代复活；尸体都备有新生命所必需的东西；而且，所有的坟墓都设计、建造得那样的坚实，能够经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

一切都只是偶然的吗？只不过是祖先头脑里突然产生的念头？那当然是奇怪的念头啦！或者有一种我们未知的、关于肉体还原的古代许诺？有谁能够给予这样的许诺呢？

在约旦的杰里科，人们发掘出 1 年以前的坟墓群，发现了 8000 年前用石膏制成的头。这也令人惊异，因为这个民族据称根本不懂得制陶工艺。人们在杰里科的其他地方发现成排成排的房屋：墙在上面的顶端朝里倾斜，像是穹顶。

功能强大的碳 14 可以用来测定有机物质的年龄，它在我们的议题内所提供的数据远达 10400 年。这个用科学方法测得的数据与埃及祭司所传递的一致得相当吻合，这些祭司说，他们祭司的先驱履行他们的职责有 11000 万多年了。这也仅仅是偶然吗？

路萨克(法国的普瓦图)的史前石头让人见到一组独具一格的出土文物：一些绘有人物的图画，人物的穿着绝对时髦，他们头戴帽子，身着夹克或穿了短裤。阿贝·勃瑞耶断定这些图画是可靠的，他的解释推翻了全部史前史。究竟是谁雕刻这些石头的？今天，谁的想象力如此丰富，竟然能想象出那时候有一位穿着毛皮的洞穴人，是他将二十世纪人物画到墙上去的？

1940 年，有人在法国南部拉司寇斯石窟发现辉煌壮观的石器时代壁画，这座画廊引入注目，它是如此地充满生机，如此地富有感染力，又保存得如此完好，顿时引起轰动。它不禁使人想到两个问题：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从事辛苦的创作活动时，石窟内的照明怎样解决？为什么用这些了不起的图画装饰石窟壁呢？

那些把这两个问题看成是乏味的人接着可能向我们指明矛盾之处：石器时代的洞穴人尚未开化、原始，他们不可能在石窟壁上大量绘制精美绝伦的图画；但

要是原始人能够制作这些壁画的话，那他们为什么就不应该有能力建造小屋栖息呢？最聪明的人认为数百万年以来动物有筑巢建栖息处的能力。显然，认为那个时代的现代人掌握了同样技巧的想法并不在这个思想范畴里！

库斯罗夫教授在戈壁沙漠的卡拉库塔废墟深处发现一座大约公元前 12000 年的坟墓，它离开那个奇怪的砂粒琉璃化的地方不远，那是由于炽热的强烈作用才能产生的现象。棺材里躺着两具富人的躯体，人们在棺盖上发现一个被垂直分割的环状物的标记。

在婆罗洲西海岸的印度尼西亚苏比山脉里，人们发现一批扩建得像是大教堂那样的洞穴，它们纵横交错犹如网格一样分布。洞穴里的文化遗迹表明，建筑年代约在公元前 38000 年。在这些惊人的出土文物里有纺织物，它们纯净、柔软，我们今天怎么也不能想象，原始人怎么制成如此物品的！问题，问题，问题……

这些东西不是假说，它们是大量存在着的：洞穴、坟墓、棺材、木乃伊、古地图、建筑物和技术成果巨大的古怪建筑和来源各不相同又不落俗套的史料等等。

第一个怀疑在潜移默化地进入考古学的思想模式，但是必须打破缺口进入过去时代的灌木丛林；人们必须重新设置里程碑，即使在那些有可能将一系列一成不变的史料重新确定的地方。

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并不怀疑近 2000 年的历史！我们谈论的只不过是遥远的古代；仅仅是过去时代最深透的秘密，那是些我们不遗余力，提出新问题来加以揭示的秘密。

我们也不能具体说明数字和资料，指出外星智能生物自太空来访，是何时开始影响处于原始阶段的我们地球人的。但是，我们敢于怀疑迄今为止对遥远的古代所确定的时间！我们估计，我们有着大体上可以说是站得任脚的理由，来对旧

石器时代后期测定方法，包括带来福音的碳 14 测定法，遇到被测定的年龄超过 5600 年的情况时，便有大的出入。因为要调查的物质的年龄愈大，放射性碳测定法愈是不可靠。甚至有些严肃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们，他们认为碳 14 测定法的用处很小，因为，人们使用这种方法测定年龄介于 3—5 年之间的有机物质时是可以任意按愿望定下它的年龄的。

我们必须有限度地听取这些认真的意见——无论如何，对在短期内出现以最现代的测量仪器为基础的第二种日期测定方法，而且它与碳 14 测定法并存，无疑是值得我们期望的。

第五部 石头的天书

第十五章 永恒的奇迹

埃及金字塔是过去的历史中最有象征意义的奇迹。呈几何形状的庞然大物，自古以来默默地耸立在一望无垠的大沙漠上，成为古代奇迹最为典型的代表。从现代化的开罗饭店驱车行驶 20 分钟，就到了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在它面前叹为观止。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对他的希腊同胞说，他认为世界七大奇迹之首就是伟大的金字塔。

为了一睹金字塔的雄姿，旅游者源源不断地来到埃及。凡是最初看到金字塔的人，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奇迹。尽管周围环境很乱，有卖水的小贩、当地导游及赶骆驼人的干扰，但他们丝毫无损于金字塔的雄伟气魄。白天，高大的金字塔挡住了太阳的照射，形成一个巨大的阴面，犹如日落黄昏的景象；夜晚，在月光的映照下，金字塔变成了一个离奇古怪的幻影。

这座巨大的金字塔虽然被它的设计者建低了 31 英尺，但仍不愧为埃及境内 80 座金字塔中最高大的一座。它的顶尖离岩石底座曾达到 481.4 英尺高，可惜

现在它顶部的 12 层石级已经不复存在了。金字塔底部两端最长曾达 756 英尺，整整覆盖了 13.1 英亩的面积。胡夫法老在第四期代开始执政，历史上称这个朝代为“古王国”时期。胡夫的父亲叫斯尼费鲁，他也曾在开罗以南 56 英里处建造过一座叫密杜姆的金字塔，后来这座金字塔坍塌了。在密杜姆以北 30 英里处的达歇，斯尼费鲁法老还建筑了另外两座金字塔：本特金字塔和北部的“石头金字塔”。正是这位法老继承了和三朝代的佐塞法老建造金字塔的传统。佐塞法老在开罗以南 20 英里的萨盖拉建造了“台阶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离“宙王国”的首都孟菲斯城不远。

佐塞法老的金字塔是在公元前 2780 年建成的，一个世纪之后，胡夫法老的金字塔也开始建造。这座金字塔建成之后，因其表面覆盖了一层平滑、闪光的石灰岩块而闻名遐迩。如今，这座最大的金字塔已破烂不堪。在它附近的图拉采石场里，所有的石灰岩块几乎都被后来的一些建筑者取走了。据传这些石块大部分都被用来建造十三世纪古开罗城的城墙或其它建筑物。

大金字塔上的 230 万块石块大部分都采自吉萨附近的石灰岩采石场。部分精细雕凿的石块是从尼罗河上游东岸，几英里以外的图拉采石场拉来的。除此之外，埃及人还用了一些花岗岩，尤其是大金塔内室的用料都是花岗岩。埃及人认为花岗岩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坚硬结实。但花岗岩很难开采和雕凿，而且离这最近的阿斯瞪花岗岩采石场，还要向南走 500 英里的路，因此在修造金字塔时，很少使用花岗岩。

大金字塔上的每一块石头平均重 2.5 吨，有些甚至重 15 吨，最小的也不低于 1.5 吨。因此大金字塔虽然已成了一堆废墟，但它仍然显得巨大无比。

大部分关于大金字塔的奇妙推测都与金字塔的建筑细节情况有关。古代的人为何要建造这种样子的金字塔？金字塔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建金字塔是为了什么目的？

■ 惊人的方位

1880 年末，现代建筑学之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对大金字塔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指出大金字塔最惊人之处在于其方位上。因为其各个棱线都极为正确地面向东西南北，各方位的误差也都在 5 分(1 分是 1 度的六十分之一)以内。这一误差仅相当于肉眼见到的满月的六分之一大小，这是非常精确的观测技术。虽然卡夫拉王和门考拉王的金字塔方位，也正确地面向东西南北，但总不及大金字塔来得正确。

这一精确度还反映了埃及人的高超的观测技术，更令人惊奇的是埃及人竟然能在大金字塔这么宏伟的古迹上保持这样高的精确度，显然埃及人是有其重要的意图的。

其水平度的正确度也令人震撼。因为其误差仅 1.5 英寸(约 3.8 公分)，即使是现代的建筑也难以与其媲美。

建筑上最值得人感叹的，大概是外壁石头的精妙组合吧！因为这些石头都很像艺术品般地，紧密地重叠着，其空隙小得甚至无法放人一根头发。

再者，其力学构造极其巧妙。大金塔并非是将近 300 万个石头直接堆砌成四链型。因为若构造如此单纯的话，那么只要其中的一部分崩颓，就会因为过于笨重，而全都崩坏了。

支撑大金字塔的，是类似树木年轮的内部构成。正如硬层与软层交互的年轮一样，大金字塔的内部，也是由称为扶壁的硬体构造和填塞其空隙的填石层所组合而成的。最内侧有支撑塔顶重量的扶壁，外侧则在一定的间隔中，配置上扶壁，外侧的护壁稍向内倾斜，这是为压住填石向外侧倾倒之力。

胡夫王及另外两位国王的金字塔，在建造时其表面都为乳白色的石灰岩所覆

盖，因此，每当太阳一照射，就会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不过，由于十三世纪时发生大地震，所以使得一部分崩落，而这崩落的部分也被拿去当作上好的建材。也因此今日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些生硬突出的楼梯状石头(卡夫拉王的金字塔的上方1/4处还剩有其中的一部分)。

即使大金字塔外侧的石头完全崩颓，但大金字塔仍屹立不摇，原因就在于采用巧妙的扶壁构造。

■ “国王墓室”的空石棺

若与大金字塔宏伟的外观相比较，其内部构造，就出乎人意料地简洁——诚如后述，其内藏的秘密是难以计量的——。

大金字塔的入口在北侧斜面中央，高度约20公尺的第13层的石雄处(此入口现已堵塞，参观者需从此处起约10公尺下之被称为“亚鲁·玛姆思的盗墓坑”的入口进出参观)。一进入原来的人口，首先开始的是一倾斜208度的“下降长廊”(高1.2公尺，宽1公尺)。下坡道后走约30公尺，就进入岩盘中。再往下走约80公尺，通道即成水平，而再稍往前走之处，就是“地下室”。位于金字塔塔顶正下方地表下30公尺处，是一高3.5公尺、宽14公尺、深8公尺的空房间。在房间的东端有另一条水平长廊通往南端，但约14公尺后就不通了。由于“地下室”仅建造一年即停工，因此我们推测当初它可能是预定作为棺室，但后来则因某些理由而中途放弃了。

重新回到距“下降长廊”入口约30公尺处，还有另一“上升长廊”。爬上倾斜度26度的“上升长廊”，走约38公尺，即会碰到两条长廊呈一竖坑相交之处。面向上方的走廊是通往“国王墓室”的“大长廊”，面向金字塔中心部，呈水平延伸的是通往“王后墓室”的长廊，而竖坑则弯曲地与岩盘中的“下降长廊”相连。

先走向水平的长廊约 35 公尺，即抵达“王姬墓室”。“王姬墓室”是约 5 公尺平方的房间，天花板呈圆形，最高处的高度为 6.15 公尺。内部构造为上等的石灰石。在南面和北面的壁面上，各有向上呈 45 度，看来是通气孔的气洞，但是至 15 公尺处则中断。这间房间是因其天花板的形状，才将它称为“王姬墓室”，因为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实证据显示它曾放有王妃的棺木。

回到走廊的分歧点后，再走入“大长廊”，那里有一高 8.5 公尺的宏伟通道。“大长廊”是大金字塔中最具规模的长廊，以与“上升长廊”相同的角度，向南攀升。由于其壁面现已为火把的烟熏黑，所以参观者极难看到石灰岩表面的光滑度。

爬完约 47 公尺的“大长廊”，再穿越“休息室”，即抵达“国王墓室”。

“国王墓室”的深度约 10 公尺、高度和宽度贝口都在 5 公尺左右。虽说是“国王墓室”，但却只是一间在西侧有无盖之空棺的房间，因此一心以为会看到豪华景象而进入这里的人，最后都败兴而归。九世纪初，为掠夺国王的陪葬品，而掘盗墓坑侵入大金字塔的巴格达的哈里亚鲁·玛姆恩，也在看了墓室的样子后大失所望。

我们再来看看“国王墓室”的四周。在墓室的上方堆砌了 5 层花岗石，全体的高度为 17 公尺，各层之间有空隙，最上方的房顶呈山形。这就是闻名的大金字塔的“重力扩散室”。各层之间之所以设有空隙，是为防止墓室被数百万吨的巨石所压碎，大金字塔令人惊奇的技术也存在于此。

■大金字塔建造之谜

纪元前五世纪，探访吉萨高地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载一些有关他对大金字塔的观感。

“胡天王国听从祭司们的建议，而使得国民陷于水深火热中。他为了自己，强制全埃及的人民工作，更常以 10 万人每隔 3 个月交替一次的方式服劳役。仅仅建设为拖拉石头的道路，就使人民的劳役持续了 10 年。建造一座金字塔须花费 20 年。”除此之外，他也记载了有关大金字塔建造的方法。

“其建筑方法是阶梯式的建筑方法。先造好阶梯后，再用木制的起重机举起剩余的石头。或许是用与阶梯数量一样的起重机，也或许只用一台易于移动的起重机，一一地往上移动。”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中，因记载着有关古代人建造金字塔的诸多事项，因而是一极贵重的记录。但他只不过是一位金字塔建造后约 2000 多年后才出生的人。而且由于希罗多德是文化曾十分繁华的希腊人，或许会对埃及有反感和偏见，因此我们无法完全采纳其记述。

根据众多先人的发现，今日专研金字塔的学者推测大金字塔的建造方法如下述：

根据当时纸草的记载，直接指挥建造大金字塔的是宰相海莫。他先选定场所，亦即选在尼罗河西岸不远也不近的岩盘坚硬的高地。古代埃及人深信太阳西沉的尼罗河西岸是死者之国。为避免过于接近尼罗河会遭洪水淹没，以及避免尼罗河过远不便于搬运石头——因此才选择完全符合此条件的吉萨高地，为建造大金字塔处所。

场所一决定，就在高地岩盘上，挖网眼状的沟渠，并使水流入沟渠中。水痕会印在各种沟渠上，借此以测定大金字塔的正确平准度。

接着再将金字塔的四角配合东西南北 4 个方位。做此工程时，须利用星座才能正确无误，不知当时他们是如何来计测的。

建造金字塔所用的石材——石灰岩大都是从尼罗河东岸的图拉采石场采掘而来，而长廊和房间中所使用的花岗石，则是经尼罗河上游的亚斯文等地采掘而来。凿石头时，是先用凿子在石材上开洞，再打入木楔子于洞中，而后再放入水中使其膨胀，最后再使用将石头从岩盘切离的方法。

凿下后的石头，先放在橇上，再放在并排的圆木上，用绳子拉到河岸。当时他们还不知利用车轮或马。

在尼罗河上装载物品时，大都使用加了动物皮制浮袋的木筏，只要再用滚轴一推就起来了。希罗多德说是用起重机，但埃及农民自古以来所使用的木制卸货机，实在是极不可能举起平均 2.5 吨的石材。因此，他们是先在金字塔的侧面建造斜坡道，再随石阶愈高，而往上建斜坡道。也在斜坡道上埋入圆木，以减少撬的阻力。当建造至金字塔的塔顶时，就再一边降低斜坡道，一边填入上等的石灰岩以润饰。

那么，这件大工程究竟需花费多少时间和人员呢？若依照希罗多德的记述“10 万人每天 3 个月交替 1 次”，那么 1 年即需 40 万人。可是，根据现代学者的估计，即使大金字塔的石头数量有 100 万个，但若 1 年用 2 到 4 个人员，则 10 年前后即可完工。

■墓地、历法或天文台？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关于大金字塔的疑问，其中最大的疑问是“大金字塔真的是胡夫王的墓地吗？”而认为是胡夫王墓地的根据，则只有希罗多德的记述，和记载于“重力扩散室”中胡夫王神圣文字而已。

许多深信是胡夫王墓地的人，认为“国王墓室当然就是胡夫王的棺室，而其余的石棺当然属于他。至于木乃伊和陪葬品则老早以前就被盗取了”。此外，也有人虽然主张是胡夫王之说，但却主张“胡夫王棺木并不在国王墓地，而是在他

处”。

主张此说法，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希罗多德。他说：“挖开金字塔屹立处的山丘半山腰，会发现也建造了地下室。这是国王为自己所建造的墓室，透过沟渠引入尼罗河的河水，以使墓室像座孤岛一样，不受外界侵扰”。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金字塔并非是国王的墓，而是为其它目的而建造的”。这种说法自八世纪阿拉伯的史学家巴陆基提倡洪水避难说以来，至今仍为许多人所提倡。

再者，还有另一较古典的说法，那就是约 300 年前，法国的德·夏鲁塞所提倡的大金字塔日時計说。他注意到照射在大金字塔各斜面的太阳影子，会随季节的更迭而有微妙的变化。经过 1 年观察的结果，他终于查出在北侧的斜面上，分为可形成影子和不能形成影子的季节，而其分界就在 3 月 1 日和 10 月 14 日。而这 2 日又正值是播种各种农作物的时期，因此，他才发表大金字塔是用来通知耕种用之历法の日時計之说。

除上述二者之外，还有麦克罗库敦提出的天文学说，则是依据大金字塔内部构造的观点，导引出另一更大胆的假设。据他所言，以前的大金字塔的高度只有现今的三分之一，其内的大长廊和下降长廊的上端都是露在外部的。大长廊的倾斜度呈一直线地面向阿尔法星的方位。而人们则是从长廊底部，透过隧道，观测这些星星。

阿尔法星是当时的北极星，而天狼星则是预知尼罗河是否会泛滥的重要星球，但当地球转动，星球位置一改变长廊就丧失其天文台的作用。因此，胡夫王就命令改变计划，改将自己的金字塔建造在此处。因为像天狼星如此明亮的星星，即使是透过长廊一样的隧道，也应看得十分清楚。

有不少人士支持他的说法，但现代的某位专研金字塔的学者，则反对地说“若

认为他们只是观测 1 颗星星，就建造高达 40 公尺的巨石观测台，这种想法实在是违常理。”

■ 充满地球资讯的金字塔数学

十九世纪的研究家们，也相继地声明，大金字塔是凝聚古人的数学和几何学知识的一大建筑，其大金字塔各部位的尺寸也都含有重大的意义。

例如：大金字塔斜面面积，与将高度当作一边的正方形的面积几乎一致。

再调查大金字塔的三角面的高度，和底边周围的长度之间的比率，就出现了接近圆周率 π 的值。亦即若画一个以高度为半径的圆，则其圆周就等于四个底边的长度。

又，若用底边的 $1/2$ 除大金字塔的斜面长度(斜边距离)的话，就会出现 1.618 的黄金比率分割。自古希腊以来，黄金分割就被视为最美丽的几何学比率，而广泛地用于神殿和雕刻中。但在比古希腊还早 2000 年以上所建的大金字塔，它就被完全采用了。

最近，也盛行将金字塔与地球的各种数值进行比较。例如：

* 古埃及人的尺度金字塔叶(1.001 英寸)相当于地球直径的五亿分之一。

* 太阳和地球间的距离等于大金字塔高度的 1 亿倍。

* 大金字塔的重量相当于地球重量的一千兆分之一。

* 地球的比重等于大金字塔的比重。

*大金字塔现在的高度 1；8.6 公足与地球的平均海拔大致相同。

以上只不过是少数几则例子，因为大金字塔的神秘数字还不仅于此。

极力想往大金字塔中找出数学性、几何学性意义的学者们虽都被称为“白痴”，但这些数字的符合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诚如他们所言，大金字塔是古代人的数学结晶呢？

也许，在另一个大陆的意外发现，能够对我们解开大金字塔建造之谜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这个发现就是翠绿碑板。

翠绿碑板是 1925 年，由美国的神秘学家摩利艾·德利博士在墨西哥的热带丛林中所发现的神秘碑板。

据传说所言，翠绿碑板是由 5 年前为海水淹没的亚特兰提斯大陆的僧侣德斯，将亚特兰提斯的智慧记载下来之秘传书。德斯在亚特兰提斯被海水淹没后，即移居至古埃及，建造大金字塔，并在纪元前 5 年起至纪元前 36000 年止，支配着埃及。

用古代亚特兰提斯语记载的秘传书的内容极为难解。但其中所言之宇宙中有灵性存在一事，应是元误的。而且内容中，也暗示着人类的内心也具备了能感受此灵性的能力。亦即，虽然翠绿碑板未直接言及大金字塔，但庞已给予了解开金字塔建造之谜的暗示，但是在谜完全解开之前，似乎还需花费相当的时间。

第六部 神秘的力量

第十六章 金字塔能之谜

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多的劳力，消耗这样多的钱财，为自己建造一个尸体贮存所呢？除了国王们的奢侈外，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呢？有，科学家们研究表明，金字塔的形状，使它贮存着一种奇异的“能”，能使尸体迅速脱水，加速“木乃伊化”，等待有朝一日的复活。

假如把一枚锈迹斑斑的金属币放进金字塔，不久，就会变得金光灿灿；假如把一杯鲜奶放进金字塔，24 小时后取出，仍然鲜美清新；如果你头痛、牙痛，到金字塔去吧，一小时后，就会消肿止痛，如释重负；如果你神经衰弱，疲惫不堪，到金字塔里去吧，几分钟或几小时后，你就会精神焕发，气力倍增。

在全世界研究金字塔的浪潮中，真是一谜未解，一谜又起。说法越来越多，也愈来愈离奇，被它吸引的人也日益增加。几十年前，忽然又冒出一项所谓“新发现”，在西方接连出版了几十本洋洋洒洒的专著，上百篇的论文，成千上万人在试验、探讨，它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项“新发现”就是蜚声欧美各国的“金字塔能”。它说的是金字塔形的构造物，其内部产生着一种无形的、特殊的能量，故称之为“金字塔能”。据说，这种能量有着许多用途和奇特的功效。

环绕着大金字塔的神秘和谜是数之不尽的，但近年来，较热门的金字塔的神秘性话题，则是金字塔神力。

有关金字塔神力的发现，可溯及至本世纪初。热衷于超自然科学的法国人安东尼·博维于 1930 年前往埃及，在参观了吉萨金字塔群落后，他提出大金塔的形状非同一般，由此又为金字塔神秘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博维热衷于“感觉辐射”的造型研究。这项技术的基本概念就是说物体会辐射某种能量，这种能量目前尚不能为现代物理学所解释。当博维在金字塔参观时，进入“国王墓室”的他，不经意地往当成垃圾箱的罐子一看，发现里面竟放着猫和老鼠的尸体。当时他想这些动物大概是在金字塔内迷路，无法定出而死亡，而被丢在坡圾罐中的吧！可是，他随即又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因为尽管墓室中非

常潮湿，但尸体却未腐烂，这么说来，这些动物不就和木乃伊一样干透了吗？且墓室中岂不是具有能够使物质脱水之力吗？

博维心想这种现象应该是和大金字塔的几何学图形有关，于是在返国后就立即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底边 0.9 公尺的大金字塔的模型。并将其 4 个方位配合上东西南北的方向，再将猫的尸体放在与墓室相同，距底部 $1/3$ 高度之处。结果他发现过了数日，猫的尸体竟然变成了木乃伊。

接着，他又用肉片及蛋等等加以实验，结果确认不论放入什么全都不会腐烂。于是他就发表了有关他对金字塔神力的研究结果。

原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无线电技师，放射学专家卡尔·德鲍尔得知博维在小型金字塔中做的实验后，于 1940 年开始亲自用木乃伊风干的方式对食品花朵和动物尸体进行试验。德鲍尔用三毫米厚的马粪纸，按胡夫金字塔的比例，做了几个 30 厘米高的模型，进行第一次实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放在模型内的牛肉、羊肉、鸡蛋、花朵、死青蛙、壁虎等果然变于而不腐。实验获得初步成功后，他就与博维通信，两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德鲍尔不断地试验，探讨模型内究竟存在什么能量。有一次，他将一把刮胡子刀片放在模型内，满以为它将变钝，但结果却相反，刀片变得更锋利，他用这把刀片刮了 50 次胡子。

这样，他就开始研究金字塔模型对刀片的影响。他做了一个 15 厘米高的模型，把刀片平放在塔内距塔底三分之一高的地方，刀片的两端对准南北方向，模型本身也按南北放置。几次试验，结果雷同。一种极其简单而又神奇的磨刀片器——马粪纸的胡夫金字塔模型就这样发明了。1949 年，德鲍尔正式向捷克首都布拉格有关部门申请注册“法老磨刀片器”的发明权。在捷克，一般专利发明权至多 3 年即可批准。但这项编号为 91304 的发明经过了整整 10 年的周折，直到 1959 年才批下。其间，德鲍尔竭力说服专利委员会，并向委员会主席提供了一

个模型。该主席亲自进行试验，最后表示这项发明确有实效，它并不是什么欺骗或魔术。与此同时，德鲍尔还探索模型磨刀片的原理。德鲍尔在一家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他可以了解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情报，并充分利用所里的设备与仪器。他把实验扩大到收音机、雷达、宇宙线和其它射线中，研究用马粪纸这样的绝缘体制成的金字塔模型，其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什么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又和地球磁场与刀刃之间有什么关系。最后，他得出一种假设，或称为一个定理：来自太阳的宇宙微波，通过聚集于塔内的地球磁场，活跃了模型内的震荡波，使刀片“脱水”变锋利。这种特性不局限于胡夫金字塔模型，其它形状和大小的金字塔模型也能对刀片产生同样的作用。他在申请专利权的报告中说，这种磨刀片器与胡夫法老本人毫无关系。金字塔状结构物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一种自动的更新运动。金字塔空间产生的能量仅仅来自宇宙和地球的引力、电场、磁场和电磁场，它通过太阳发射的混合光线中看不见的射线起作用。在塔内空间激起的这股力量，能减轻由于多次刮胡子而引起刀口内部结构出现的毛病和变钝现象，但是，这股力量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刀口变钝，而不是刀口所受到的外形损伤。因此，这种刀片必须是用上等的钢材制造的。一把刀片通常只能使用 25—30 次，但如果每次用毕后放在金字塔模型内 24 小时，那么，每次刮胡子后的钝化现象即可消除，刀片的使用寿命将会延长。

德鲍尔还说，金字塔内部的空间形状与空间内所进行的自然、化学、生物进程有关。如果我们使用某种几何图形作外形，那么这种外形就会加速或延缓它内部空间里的自然进程。这项发明虽然采用金字塔形，但其它形状的结构空间也可产生这种作用。此外，也可用其它绝缘体来制造这种结构物。为什么一定要用绝缘体呢？他解释说，微波可以穿透绝缘体，活跃模型内的震荡波，而导体则不行。

据说，德鲍尔所发明的“法老磨刀片器”在捷克商店里广泛地出售，人们习以为常地用它来磨刀片。这种磨刀片器在西欧、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很流行。德鲍尔声称，他收到几千封买主的来信，没有一个抱怨这种磨刀片器不灵的。

1970 年，德鲍尔与他人合著的《在铁幕背后的惊人发现》一书问世。书中汇集了他多年来研究“金字塔能”的全部论文。该书很快地被译成多种文字，开创了研究“金字塔能”的先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试验“金字塔能”的热潮。各种专业的学者和金字塔迷纷纷用马粪纸、塑料、木板、玻璃制作金字塔模型，对它的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一些国家建立了“金字塔产品公司”，专门出售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模型，供试验用。有关“金字塔能”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地发表、出版。1973 年，在美国的华盛顿成立了专门收集各国研究“金字塔能”成果的征集机构。在研究“金字塔能”的书籍中，比较出名的有《大金字塔的秘密》、《金字塔能》、《神秘的金字塔能》、《金字塔的心理动力》等。这些书大多介绍用金字塔及其它形状模型进行的各种实验和各方面的“科研成果”。

一些科学家说，实验的结果表明，把肉食、蔬菜、水果、牛奶等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保持长期新鲜不腐。现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一些乳制品公司已把这项实验成果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采用金字塔形的塑料袋盛鲜牛奶。据说，比起其它的包装形式，金字塔形内的鲜牛奶存放时间最长。

把种子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加快出芽。断根的农作物栽在模型内的土壤里，可促其继续生长。金字塔形温室里的作物，生长快，产量高。有人建议，为提高葡萄的产量，增加它的含糖量，葡萄棚应搭成正方形，并使葡萄茎正对南北方向，以吸收更多的地磁。

把自来水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 小时后取出，称之为“金字塔水”。这种水在塔里所获得的能源被“禁锢”在水分子之中，它有着许多神奇的功效，可放入冰箱或其它潮湿的地方，长期贮藏，以备不时之需。用“金字塔水”泡茶、煮咖啡、冲牛奶、制作清凉饮料，味更醇；用它烧菜、熬汤，比用普通水味道更鲜美；每天喝杯“金字塔水”能健胃，助消化，医治神经紊乱；用它洗脸，可使皮肤娇嫩；它能消淤止痛，减轻关节炎患者的痛楚，甚至治好关节炎；它对医治粉刺、黑痣、鸡眼、痈疽、疣肿等皮肤病也有一定的疗效；用“金字塔水”浇灌农作物，可促进作物的茁壮生长，提高产量；用它浇果树、蔬菜和花木，水果和蔬菜的滋

味更佳，鲜花尤为缤纷馥郁；摘下的鲜花如插在盛“金字塔水”的花瓶里，可推迟凋谢，延长观赏的时间。

但是，最奇妙、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对人体的试验了。金字塔模型成了治疗许多疾病的医疗器械和无形的灵丹妙药。假若你想在工作时消除久坐的疲劳，保持旺盛的精力，你可以在你办公室的座椅下面放一个小金字塔模型；如果你晚上失眠或睡觉不踏实，就请你在床下放置一个模型；要是你的孩子夜里哭闹，扰得全家不宁，你把他放入金字塔模型内，他会立即安然入睡；假如你患有头痛、牙痛等病痛，或者高血压、疲劳和其它不适，你最好进入金字塔模型稍坐片刻，或者睡上一觉。它能止痛、降压、恢复人体的青春活力、延年益寿，等等。

金字塔形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图形，其模型的制作和试验都很简便。据介绍，可采取底边长 12 厘米，棱长 11.4 厘米，高 8 厘米或底边 9 厘米，棱长 8.55 厘米，高 6 厘米两种比例。模型的大小可根据被试验物情况，从 8 厘米至 2.3 米高。试验时一定要对准南北方向，不要把模型靠近墙壁、金属物和电器旁。

■ 寻求谜底

所谓的“金字塔能”究竟有没有？它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引出上述种种神奇的效果？为什么它正好聚集于胡夫殡室的位置上，即塔高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古人已掌握了这种能源？各国的金字塔信徒们正千方百计地寻求它的谜底。他们大多认为，“金字塔能”是当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在这个前提下，有的人认为金字塔形状等于一个大镜头或电容器，里面积聚着无名的能源；有的人说金字塔形状能在其内部聚集宇宙射线、磁性震荡和某些未名的射线；有的人设想这种能源是由于某种宇宙的力量和地球引力相结合的产物；有的人推测金字塔形内部产生一种高频震荡，影响着人体的细胞和肌肉，使之处于最佳状态；有的人解释说，不仅是金字塔形状，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构造物都会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力场，一种能源。这种特殊的力场或与自然力场相互抵消，或增强或减弱自然力场。几年前，法国工程师杜拜尔在其《形状

波》一书中强调指出，各种形状，如圆锥形、球形、正方形、金字塔形，都能通过宇宙射线或阳光改变其内部的宇宙波。金字塔形并不是会在其内部空间产生特殊能场的唯一形状。杜拜尔还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形状的建筑物中度过的，从一种形状到另一种形状，譬如汽车、影剧院、住房等。他主张应研究建筑物形状对人体的影响，在设计建造房屋时选择对人们健康最有益的几何图形。杜拜尔认为球形和金字塔形的建筑物最有益于身心健康，这两种形状的病房能加速病情的好转。也有人认为圆柱状结构好处多。一些研究者认为，目前人类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建筑物中度过的，而这两种形状不能产生积极和特殊的能源，相反，它们可能产生某种消极的力场，阻隔和破坏周围有利于人类的自然力场。他们呼吁建筑师们认真考虑，在设计住房、办公室、病房等建筑时，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的正方形和长方形形式，使人类得以在更符合身体健康、令人充满活力的建筑形状中工作和生活。

■失传的知识

“3000 多年来。神秘的金字塔能量使法老、国王、学者和科学家们迷惑不解。即使我们目前尚无法找到这种能量的真正来源……这种神奇的能量仍具有非凡的意义，用户将大受裨益。金字塔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人们的健康和能力带来福音，使您更加幸运。”

类似这样的一些广告宣传出现后，引起众多家庭对金字塔模拟试验的兴趣，他们纷纷制作了保存苹果、酒类和保险刀片等功用的金字塔商品设备。拥有金字塔设备的人进行了各种实验，他们在模拟的金字塔中睡觉，在里面种植各种植物。这些实验活动为普及科学知识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人都能买一个金字塔模型，而且针对某一个科学奥秘进行一种实验。金字塔能量之谜开拓了一八新的领域，传统的科学还未曾涉及过。

大部分金字塔能量的探讨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实验控制设备。大多数在家进行实验的人也不具备进行严格实验的种种经验。当实验出

现好的结果时，他们就认为金字塔模拟实验成功了；反之，他们就会为这种能量冠以各种难以捉摸的特性。比如在食品保存的实验中，实验人品尝意识的不同往往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大多数研究金字塔能量的专家都赞同博维和德鲍尔坚持的原则，即小金字塔模型必须放置在模型的中心位置，而且高度必须保持在从底部到顶端的三分之一处，这正是大金字塔中国王墓室的高度。金字塔模型必须面向北磁极，而且还需准备一个指北针，经常调整模型与磁场间的偏差。

金字塔能量不同于磁能，但据推想它可能是与地球磁场有关的一种地球的能量。英国一个史前遗址也具有这种至今还没能解释清楚的能量概念。有人认为古代遗址的长期定向作用会使其自身内部形成一种能量中心和导向的网络，他们认为这也许是金字塔能量的起因。

金字塔的倡导者认为，古代埃及人懂得如何用金字塔这种形状产生一种奇异的能量，如今这一知识已经失传。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要求必须把实验用的金字塔对向北磁极，而古代埃及人修建的大金字塔也朝向正北。显而易见，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些古迹的全部秘密。

■ 未能解开的谜

1963 年，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生物学家们断定：已经死了好几千年的埃及公主梅纳，她翘棚如生的躯体上的皮肤细胞，仍具有生命力。

最使人毛骨悚然的是埃及考古学家马苏博士宣称，当他经过 4 个月发掘，在帝王谷下 27 英尺的地方打开一座古墓石门的时候，一只大灰猫，披着满身尘土，拱着背，嘶嘶叫着，凶猛地向人扑来，几个小时以后，猫在实验室里去世了，然而，它忠实地守卫着主人，守了整整 4000 年。

有的科学家认为：金字塔的结构是一个较好的微波谐振腔体，微波能量的加热效应可以杀菌，并且使尸体脱水，而在这个腔体中，可以充分发挥微波的作用，可是，4000 年前的法老，怎么知道利用微波呢？

有的科学家认为：任何建筑物都可以根据它们的外部形状而吸收不同的宇宙波，金字塔内的花岗岩石具有蓄电池的作用，它吸收各种宇宙波并加以储存，而金字塔内所产生的那种超自然力量的能，正是宇宙波作用的结果，但是 4000 年前的法老，怎么能认识宇宙波，并且发现宇宙波与石质的关系呢？

这仍然是一个谜。

■ 金字塔时代的来临

当今，金字塔的时代仿佛来临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新时代的金
字塔谜们，正寻求赋予古老金塔全新的风貌。

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在法国卢浮宫内庭建造了一座 20 米高、金字塔形的玻璃
帐幕建筑。美国的密西根州，有个地方叫“大急流”，那儿有幢了层楼高、金字
塔形的某钢架公司办公大楼。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座小村落，有一所“针刺按
摩”的学校，上课的地方是一间用木材、泥土、石板瓦和稻草搭盖，17×17 平
方米大小的金字塔。据学生们描述，他们能在数个钟头后还保持注意力，并且也
能在一天之中感觉到拥有新鲜的活力。

不仅如此，连居家的屋主，也感受到家用金字塔模型带来的神清气爽和储藏
物品的功效。美国电影女明星葛萝莉亚·史旺生曾说过：“多亏床下那座小金字
塔，它振动了我全身细胞，使我感到无比地舒畅。”汉堡市的摩芬比克餐厅老板
亚力斯·多纳特说：“我们的金字塔是由透明玻璃及锌铜合金建筑而成，放在塔
下的葡萄酒，仅需 6 个月就可以成熟，若在一般情况下，则需要两年才成熟。”

在德国汉堡，有位居民叫拉夫·彼得，在他老旧的寓所里，充塞着各式尺寸如塔尖的结构物。所有的结构物，都是由小型的几何状金属线焊铸而成，座垫床周围，围绕着正方形的纤管，从4个角落，4条纤管各自向上延伸，在参禅人定者上方交集。

这位工作不忘戴塔帽，曾是电脑专家的31岁汉堡市民，十分笃信自家金字塔式陈设的功能。“它们能散发出极度的松弛，使思绪达到宁静，且释放出头脑和脏腑的毒素，赐与人们能量。”

一座几十厘米高、由金属线管焊铸而成的塔形结构物，有可能产生神奇的力量吗？这是科学的秘密，或是一种幻觉？彼得对不信其道的询问者只是付诸一笑，他解释：“金字塔内部形成了一些磁场，它们振荡人体的内分泌腺，内分泌腺因受到刺激，进而产生最大分泌功效，经由它们制造的激素，赋与控制人体的功能。”

第七部 众神的守护者

第十七章 神或人的伊甸园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太平洋上曾经存在一个叫穆的王朝。它真像地球上的一个“天堂”。它是否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个伊甸园呢？

在1925年，杰姆斯·邱奇尔，一个住在印度的英国人，出版了他终生研究的成果。他的书《消失的陆块穆》，是这样写的：

“伊甸园不是在亚洲，而是在太平洋中一个沉落的陆块上。圣书上的创造故事——七日七夜创造地球和人类，不是起源于奈尔或者优服雷特谷底，而是起源于穆。穆，它是人类的摇篮。”

邱奇尔说，他已发现了有关的复杂的记录。它的大体内容是：

“5 年以前，这个有着 6400 万居民的国家，就发展了当时比我们先进得多的文明。在别的事物之中，他们描述了这块神奇的陆地上人类的演生过程。”

然而，邱奇尔并不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在 1864 年，一个法国学者，亚伯·查理—伊蒂尔，布拉斯哇·底·布尔博格，就发现了一本关于美杰文明的专著和一本稀有美杰书。他声称—翻译它后—这本书讲了一块陆地，起初是遭到火山爆发的毁坏，然后就沉埋海底。

虽然布拉斯哇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但现在看来，他的翻译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他在麦最德历史学术图书馆发现的那本专著，是由凯顿省的西班牙籍天主教主教迪尔哥·德·兰达写的。这个主教必须对他的令人震惊的毁灭文化的行为负责：除了残余的三本书外，他几乎将美杰的文化破坏殆尽。

幽默的是，也只有在他消灭这些无可代替的历史记录之后，德·兰达才开始对美杰文化感兴趣，并努力学会它的写法——一个复杂的语汇系统。他制作了一个美杰字母表——它包含在他的专著《由凯顿事件报道》中，而这又为布拉斯哇所用。再加上丰富的想象，他翻译了保留在麦最德的那本书的一本。（另两本没有遭到德·兰达毁坏的书分别保存在休斯顿和巴黎。）

到目前为止，能够读懂的美杰文字仅为其中的三分之一。但是，这已足够说明那本《秋那手本》是关于天文学的，而不是像布拉斯哇所说的火山爆发。

但是，在翻译当中，布拉斯哇曾为某事感到迷惑。他不能解释美杰手抄本上出现的两个特别的東西，但这两个特别物在德·兰达的字母表上有一个相似点：“M”和“U”。于是，他把它们组合在一起(MU)来命名那个猜想的沉埋的陆块。

虽然他的译作有误，但他的关于这座岛的命名却保留了下来。

关于这个消失的陆块的故事的剩下部分，由布拉斯哇的乡村伙伴——奥格斯特斯·来·普龙爵，一个有一定声望的医生和考古学家——写完。美杰文化也促进了他的理论的发展。

来·普龙爵是第一个在由凯顿挖掘美杰废墟的人。在那儿，他曾经和他的美国国籍的妻子艾丽斯生活多年。他也亲自翻译了古书《秋那手本》。他的翻译，受到了布拉斯哇的作品和他对翠翠·伊泽废城墙上图片解释的双重影响。

■ 木皇后的传奇

穆多彩的生活展现出来了。两个穆国的王，寇和亚克，曾经共同竞争他们的妹妹木皇后。寇王子获胜了，但被他的妒忌的兄弟杀害。而亚克杀了他兄弟后，随后便从木皇后手中接过王权。这个“戏剧”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穆开始下沉。但木皇后逃了出来，到了埃及，并建了一座斯芬克斯，用来纪念寇王子。她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爱斯伊斯，并继续考察埃及文化。

根据来·普龙爵的描述，许多其它穆地人，逃到了南美洲，在那儿的由凯顿，他们编写自己的历史，并为他们的领导建立庙堂。为了证实他的理论，来·普龙爵声称：美杰文写法和埃及的原始图文写法相似。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多数专家的承认。

在十九世纪 80 年代，普龙爵和他妻子在布鲁克林居住，并写了多本关于他们的发现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是《木皇后和埃及的斯芬克斯》，它出版于 1896 年。

■ 神秘的谜语

斯芬克斯是常见于埃及和希腊的艺术作品和神话的狮身人面怪物，据说，它用缪斯所传授的谜语难人，谁猜不中就要被吃掉。这个谜语是“今有一物，先是四足，后是两足，最后三足，这是何物？”奥狄浦斯终于猜中这个谜语，这是人，因为人在婴儿时期匍匐爬行，长大时两脚步行，年迈时拄杖行走。这个故事暗示斯芬克斯是全知的。今天斯芬克斯仍是智慧的象征。作为艺术雕像，最古老、著名的斯芬克斯雕像是埃及吉萨地区的巨大斯芬克斯卧像。据说建于第四王朝第四代国王哈夫拉统治时期的狮身人面像，通常被认为是哈夫拉的肖像，此后各种斯芬克斯雕像的面貌几乎都是埃及国王肖像。这种说法已广为各国学者接受，如今有不少著名的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甚至法医专家，纷纷提出专业见解，对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神话”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狮身人面像至少比埃及考古学家确认的年代要早几千年。

过去，古埃及学家一口咬定位于吉萨地区的狮身人面像建于距今 4500 年左右。根据是它的面貌与当时的哈夫拉法老颇为神似。同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埃及学家利用电脑三维空间绘图法，在荧屏上将毁损的狮身人面像恢复原貌，结果发现它的面貌与开罗博物馆陈列的哈夫拉肖像相同，于是，狮身人面像身世之谜的千古传说总算有了“科学”根据。

然而，事隔不久，又有人依样画葫芦，画出的却是美国歌星“猫王”的形象，舆论哗然。于是，不少学者抨击电脑绘图的证据穿凿附会、不足为凭外，种种不利于埃及学家传统共识的说法相继出现。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地质学家在研究埃及吉萨地区古迹时发现，该古迹的形成比目前人们所认为的时间还要早 4000 年。

人们一直以为这个神秘的石雕像是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建成的。然而科学家们在对石雕像风化的情况考察后认为，狮身人面像的建造，要向前推 2500 至 4000 年。科学考察表明，石像的裂缝和风化是由长期淋雨造成的。在同地区同时期的其他石头结构上(其中包括附近的大金字塔)没有发现相同的风化情况。科学家们认为，这样的降雨现象是在冰河期结束(大约公元前 1 年)后才发生的，但是要比哈夫拉法老王朝早得多。如果狮身人面像是由比古埃及人还早的一种文明建造

的，在沙漠下面还会发现别的古迹。科学家们对雕像周围的地底进行的考察表明，有沟直通雕像的岩基。这一发现表明，狮身人面像当初是建造在一个古代的悬崖峭壁的顶端，后来沟被沙石填满遂形成了现在的状态。狮身人面像可能是跨越不同时期的作品的论点，获得多位学者的支持，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利用声波探测雕像，发现它的正面和两测的风化程度是后半部的两倍，可见后半身是在较晚时期建成的。

最近，纽约警察局资深法医学家多明戈细心地比较，测量了哈夫拉法老雕像和狮身人面像的脸部特征及其角度，并为狮身人面像画出几幅还原像，怎么看也不像哈夫拉法老。他指出，如果宙埃及入雕刻技巧高明的话，这两尊雕像绝不可能摹拟自同一个人。他认为哈夫拉在位期间只曾对狮身人面像进行过修补。

那么，狮身人面像究竟像谁？它到底已有多少岁月？如果新的理论能够成立，那就意味着在古埃及之前还有另一个文明古国活跃于大地上。

第十八章 忠诚的卫士

一提起吉萨三大金字塔，人们的脑海里立即便会浮现出那座位于哈夫拉金字塔前方的狮身人面像。它的名声如此之响，以致大大超过了哈夫拉金字塔，而可与胡夫金字塔并驾齐驱；它的硕大无朋的形象为世人所熟悉，人们称它为“沉默”与“神秘”的代名词；它的身世和“健康”为各国所瞩目，牵动着古往今来亿万人的心。

相传，公元前二三世纪希腊人统治埃及时期，一批批希腊旅行家横渡地中海来到埃及参观旅游。他们一见到这座奇怪的石像，有人便脱口惊呼：“斯芬克斯！”于是，斯芬克斯之名在西方传开了，直到现在仍以此称呼它。

斯芬克斯为何物？为什么希腊人一见此石像便如此惊恐万状，失声相呼？原

来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头可怕的怪物，它长着女人的头，狮子的身躯，还添上两只翅膀。它的名字叫斯芬克斯。传说它生性残酷无比，从智慧女神缪斯那里学到许多谜语，常常守在大路口叫过路人猜谜。谁猜不出，就把他当场杀死吃掉。难怪希腊人见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就谈虎色变了。

狮身人面像坐落在距哈夫拉金字塔东北 372 米的一块洼地的中央。当年建造金字塔时，这里是采石场。采石工们把场内上等坚硬的石块开采后建造金字塔，但中央一片岩石内含有贝壳之类的杂质，结构不严，故弃之不用。金字塔竣工后，采石场上便遗留下一座小山。

传说公元前 2610 年，哈夫拉法老前来巡视自己未来的陵墓，见此山挡于塔前，颇不雅观，龙颜顿时不悦。摆在建筑师面前有两种选择：或拆除，运走；或利用它改为陵墓的组成部分。这时，大概天才的设计师从埃及古代的神话和山的外形中汲取了灵感。远古时，负责保护本部落安全、抵御外来之敌的酋长常常被比作勇猛的狮子。而在神话中，狮子又成为陵墓和庙宇等圣地的卫士。或许设计师意识到了狮子还有残忍的兽性一面吧，于是别出心裁地把小山雕塑成哈夫拉的头像和狮子的身躯，象征着人的智慧与狮子的勇猛结合于一身。

一件千古不朽的造型艺术晶就这样诞生了。

人面像由整块巨石(小山)琢成，高 20 米，体长 57 米，如果算上石块砌成的两个前爪，全长 72 米。它的脸宽 4.075 米，鼻子长 1.71 米，嘴大 2.30 米，耳长 1.925 米。它头戴皇冠，两耳测有扇状的“奈姆斯”头巾下垂，前额装饰着据说能喷射毒液的“库伯拉”圣蛇浮雕，下额挂着标志国王威仪的长须，脖子上围着项圈，鹰的羽毛图案打扮着狮身。石像面貌慈祥，微露一丝神秘的微笑。4000 多年来，它忠诚地守卫着金字塔，天天凝视着旭日东升，默默无语地观察着人间的忧患沧桑，自己也忍受着痼疾的煎熬。

■发怒的太阳神

哈夫拉开创了雕刻狮身人面像的先例，此后历代国王虽未仿效他在金字塔前竖像，但纷纷制作，为自己树碑传世。第五六王朝的一些国王在金字塔坡道起点的东墙上塑造他们脸型的狮身人面像浮雕，像前地面上俯伏着打败之敌。新王国时期，普遍在神庙门前雕塑两排狮身像，不过像的头有时为人头，有时为鹰头或羊头。后代狮身人面像的规模远不如哈夫拉像，其中著名的有竖立在古都孟夫的拉美西斯二世石像和在开罗博物馆展出的哈特苏伯特女王石像。它是古埃及唯一戴长须的女狮身人面像。

新王国时期，哈夫拉狮身人面像被视为太阳神，成了人们朝拜的圣地。当时，石像被尊为霍尔·艾姆·艾赫特，意为“日出时的荷拉斯神”。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后，石像的名字由宙埃及语变为艾布·胡尔(埃及方言为恐怖之父，实际上这个名称并不表示石像很可怕的意思)。

近几年来，埃及舆论界不断地疾呼：“狮身人面像病了”，“快救救狮身人面像！”1981年10月19日中午一声轰响，石像左后腿1926年修筑的护墙塌方，形成一个2米宽，3米长的窟窿，更是牵动着埃及人民和全世界公众的心弦。人们担心，也许有朝一日，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游客，将面对一片废墟，默然凭吊了。

狮身人面像究竟患了何疾？如何医治？

走近石像，仔细端详，你会发现，经漫长的无情岁月的洗礼，像脸上道道皱纹，昔日外层的红色胶泥大部分已剥落，皇冠、圣蛇、长须也都不翼而飞，它的鼻子深陷，胸部和全身“肌肉”松弛，斑斑驳驳，遍体鳞伤。项圈和彩绘元影无踪，只剩头顶上一个四方形固定皇冠的深洞。关于它的鼻子，近200年来，以讹传讹，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它被拿破仑的士兵当作靶子用炮轰掉了。其实历史并非如此。据中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历史学家马格里齐(1364—1436年)记载，那时石像的狮身部分被沙土所覆盖，有一位名叫沙依姆·台赫尔的苏菲派(伊斯兰教一个宗教派别)教徒，反对偶像崇拜，怒于有人经常来此朝圣，于是爬上沙丘，

猛砍暴露在外的鼻子，毁坏人面的形象，以阻止信徒们的朝拜。马格里齐还说，此事发生后，飞沙掩埋了附近的农田，造成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地百姓把它归结为太阳发怒的缘故。此后，尚有些历史学家提到了类似的史实。可见，300多年后才入侵埃及的拿破仑在这一点上应是无罪的。

■梦中的历史

石像“生病”由来已久，“医治”也非始于今日。它的两个前爪间尚存一块记梦牌，记载着一段有趣的古代“治病”故事：第十八王朝时，金字塔附近黄沙遍野，羚羊和其它野生动物出没其间，石像被石子埋到脖颈。有一次，伊蒙胡太伯二世的年轻王子托胡特莫斯到此狩猎。晌午时分，四周无荫凉去处，他就来到石像荫荫下小憩，朦胧中忽见石像开口对他说：“我是伟大的霍尔·艾姆·艾赫特。沙石憋得我透不出气来。假如你能除去我身上的沙土，我将封你为上下埃及之国王。”王子当即允诺，醒后他重申一定清除石像身上的沙石。后来，他果然当上了国王，成了托胡特莫斯四世。他履行诺言，下令清理沙石，并在石像的南、西、北三面筑起一道土坯墙，以防沙土再次堆积。土墙迄今残存，每块土坯上都刻有托胡特莫斯的名字。同时，他还决定在石像前建立这块花岗石记梦碑，叙述这一历史。学者们对这段史实颇多怀疑，认为托胡特莫斯不是太子，可能他编造了这段故事，假借太阳神授予他王权的名义，使其夺嫡篡位合法化，但都一致认为这是历史上首次给石像“医治”。

第二个清理、修缮者大概是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国王之子赫姆瓦斯王子。

公元前450年，希罗多德游历吉萨金字塔时，只字未提及近在腿尺的石像，可能当时它全部被埋在沙土里了。

托勒密时期，狮身上出现了石块脱落现象，当时用小石块修补两侧、前肢和尾部，并在两前爪间筑一祭坛，其遗迹犹在。本朝末年，民间流传着石像下面凿有密室和墓穴，甚至说有一条秘密的甬道与哈夫拉金字塔相连。罗马统治时代(公

元前 30-642 年), 这儿为旅游胜地。罗马人建造了一座半圆形阶梯剧场和其它罗马式建筑。一些罗马名士不断到此造访, 有的留下了雕刻石碑, 有的在前肢上题词留名, 甚至有人在前爪上刻下了一首赞美它的诗篇。

到了近代, 1818 年英籍意大利人卡菲里亚在此掘宝 4 年, 发现了石像头上掉下的圣蛇浮雕和一块长须, 他讨好地把它们奉献给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

1916 年, 由法国人担任局长的埃及文物局主持修筑了狮身后肢的护墙。

1936 埃及著名的考古学家萨里姆, 哈桑清理石像附近的聚沙, 发现了一座土坯小庙和许多石碑。庙位于石像东北, 为伊蒙胡太伯二世所建。庙墙上刻有各种图案。庙内的一块碑上记载着他年轻时前来拜谒之事。另发现不少臣民刻的石碑, 碑上绘有狮身人面像。有的碑上还刻着一二只或多只耳朵, 象征着神耳在倾听臣民们祈求赐福于他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预防附近英国炮兵阵地上的炮火震塌头颅和德国飞机轰炸, 在头像突出颈脖 1.5 米的额下临时筑起一墙高墙, 支撑头颅, 到 1947 年拆除。

70 年代以来, 石像“看病”接二连三, 小修小补不间断地进行。历史上除对石像排除沙土外, 对像本身的“医治”方法, 一直采取用类似原石质的石灰石贴于外表剥蚀的部位。

1975 年在颈脖试验一种新的化学药物注入法。其方法是将盛有氢氧化钡溶液的器皿置于部位的上方, 把一块白纱布的一端放入溶液里, 另一端搁在注入部位上, 四周用塑料盖住, 溶液通过纱布渗入石像, 氢氧化钡同石头里的碳酸钙发生化学变化, 将石像的“表皮”转化为坚硬的保护层, 抗击自然的侵袭。这种“医治”效果如何? 有人警告说, 切莫拿稀世的无价之宝作儿戏, 这种“医治”可能招致更严重的恶果, 几十年后, 这一层将整片地脱落。面对这种情况, 各方人士

大声呼吁：要对石像“全面会诊”，找出一条万全之计，使这尊国宝世世代代传下去，再不能采取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临时应付办法了。

从地质、水文、气候、风力、石料等方面检查和“会诊”的结果，得出石像患有“慢性病”，正处于衰老过程中。其主要症状是：颈、胸不断疏落，全身消瘦、剥蚀。病因大致如下：“先天”不足，即石料质地脆弱、松散，头颅的石质较坚硬，胸与躯体的石料最差；受到灼热的阳光、悬殊的日夜温差和晨露、潮湿的影响；强劲的飞沙走石不断向它袭击；石像低于高地 45 米，虽然此地雨量稀少，但不到一公里远的纳兹莱·萨马镇无排水系统，周围又有农田，随着阿斯旺高水坝的建成，尼罗河水稳定在地表层，造成石像下地下水位上升，渗入体内，与石灰石起化学变化，已发现石像外表出现盐晶。在石像旁挖了三眼井，距地面 3—4 米深即出水；附近工厂、企业、别墅、夜总会给石像带来污染。

1982 年年初，埃及当局采取果断行动，先从已故的萨达特总统的别墅开刀，用推土机把胡夫金字塔周围的别墅、夜总会、娱乐场统统推倒。

“会诊”中还出现了新的担心。当初石像的下须凿有长须，既象征着国王的威严，又支撑着几百吨重的头颅。如今胡子长期失落，会不会有朝一日失去重心而“人头落地”呢？何必不趁此全身“治病”之际，装上胡子，恢复它往日的堂堂仪容？那么，胡子在哪里？据考证，它呈长条形，全长 4 米，最宽处为 2.75 米，重约 30 吨，但它已四分五裂，分散各地。开罗博物馆存有两根，可能为托胡特莫斯四世修补的。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一根，长 75 厘米，宽 40 厘米，重约四五百公斤。据说，英国还“代管”一根。于是，埃及文化部长亲赴英国谈判索要胡子。出人意外，英国这回破例“开恩”，答应归还。有人私下披露，英国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允诺，原因是这块碎石并非是件完整艺术品，留着它意思不大，不如做个人情。但是，英国又担心，假如它这一次开创了物归原主的先例，各国都来纷纷索回被掠夺的文物，大不列颠博物馆岂不要归还一空，关门大吉？至于英国保存的圣蛇浮雕和大量埃及文物呢？未见下文。

石像的“病因”找到了，长须局部也将归还，下一步该是“医治”了。专家对此看法纷坛，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将石像周身上下涂满粘胶，防止表层继续剥落；有人建议制作一个巨大的玻璃罩把它全部罩住，里面安装空调设备？有的人则认为把各段胡子拼凑后，用不锈钢的铰条把胡子与狮身串联，固定住，这样既支撑了下须，又不影响美观。看来，数千年的痼疾，非一朝一夕能治愈，治疗方法仍在审慎选择中。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吉林省有一座“东方金字塔”，但它与埃及的金字塔并没有渊源的关系，然而狮身人面像这个雕刻艺术却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福建的泉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港口，在开元寺大雄宝殿下须弥座束腰部，刻有狮子和狮身人面像浮雕。石阶的东、西两侧各有狮子和狮身人面像雕刻 36 个和 37 个。这些狮身人面像形状不一，神态各异：有的蓬松，四足立地；有的头上盘有三层螺髻，两耳垂肩，用右前肢抱一朵莲花；有的昂首张爪，作张口欲噬状；有的向前驰突，回首顾盼。这些雕刻原先放置在一座婆罗门教寺内，后拆迁移至开元寺。经考证，这些狮身人面像的艺术形象最初来源于埃及，后传入希腊，由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侵亚洲时传至印度，最后由印度传入泉州。这也可算是中国与埃及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凑巧的是，人们还从外星球上找到了印证。

苏联太空人员勃列诺夫博士宣称：“航行者二号”传回的石人像图像，与在月球、金星和火星上的发现相似。

航行者二号太空探索器在接近海王星的飞行中，用高精度的远摄像机拍摄到海王星并传回地球。勃列诺夫博士解释说：这些信号被美国加州基地实验室接收，我的实验室也截获了这些信号，经过处理，11 幅图片显示出在月球、金星、火星上发现的石头脸型，4 个星球石像的脸，都有大大的椭圆形眼睛，轮廓清晰的鼻子和形状奇怪的头盔。雕刻那些巨大石脸人的文明比地球上出现的人类要早，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谁留下了石像，或者他们来自多远的星球，但是那些

人似乎只想告诉后来人，在他们之前早有人到过那些星球。

埃及狮身人面像没准便是外星人杰作。

[禁书网](#) [大陆直连](#) 看 [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s://objects.dreamhost.com/bnews/index.html>

第八部 金字塔的宇宙图景

第十九章 天狼星之谜

我们知道，金字塔都是从天文学的角度构思建造的。由于古埃及的天文学没有知名度，这个见解看起来不是有点儿勉强吗？天狼星是少数与金字塔相关的星球之一，不过，恰恰是这种对天狼星的关注倒使人感到相当奇怪。因为，人们要从孟菲斯城观察天狼星时，只有在尼罗河泛滥初始、贴近地平线的茫茫晨曦之中才能见到它。在埃及有一本内容详细的历书——公元前 421 年的，够让人感到迷茫的！这本历书以天狼星升起(初显为 7 月 19 日)为难，并且确定年周期为 3.2 万多年。

我们承认，古代的天文学家不是没有时间观察太阳、月亮和天体，天长地久，最后，他们协商一致，认为所有的天体经过大约 365 天的运行又在同一个地方就位。可是，从天狼星的数据推导出第一本历书来，这不荒谬吗？彻头彻尾的荒谬！因为，他们与太阳和月亮打交道容易得多了，而且也可以得出更加精确的结果。《天狼星历书》看来完全是一种纯粹假定的产物，一种概率计算，因为它确实从来没有能预报过星球的出现：尼罗河泛滥和与之相关的现象，即天狼星在晨曦笼罩的地平线上出现，纯系偶然。尼罗河不是年年泛滥的，况且尼罗河不总是在同一天泛滥的。究竟为什么出现一本《天狼星历书》呢？这方面也再次出现一种古代的文献资料？有没有被古代祭司作为秘密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经文资料或者承诺呢？

■撑天的巨柱

西班牙诗人桑帝拉纳和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戴程德在他们的著作《哈姆莱特的石磨》中，对从古埃及乌纳斯法老墓中的象形文字——金字塔经文——里发现的与岁差运动相关的比喻，使用的是一种专业术语，他们将之称为“哈姆莱特的石磨”的古代科学语言。这一语言同经文其他章节的文字相比，可以说毫无共通之处。

在古埃及，其语言使用的基本思考工具之一，便是4根擎天柱的“宇宙图”(Cosmic diagram)。这4根擎天柱是用来将因为岁差运动带来的世界性年代的4条线视觉化。天文学家们将此4条线命名为“秋分、春分、夏至、冬至的分至经线”，同时断定其是从天空的北极降下，并将星座分割为4大块。每2160年作为一个周期，太阳都会以这些星座作背景，在春分、秋分的分点，以及夏至、冬至的至点，成为惯性地分别升起在4条线上。

金字塔经文中，赋予了宇宙支柱图许多变形，且如许多史前神话所内含的大量天文学资讯那样，岁差运动与天空戏剧性崩坏的形象也是完全地相重叠。在金字塔经文中曾暗示，“天空石磨大乱”所指即是，每2160年，星座的十二宫就有一次轮回，并造成一个坏运势环境，肇始天空异变，地球也因之而面临大灾难。

从这段记述我们便可以对此有所了解：

自己创造。已的太阳神雷——亚檀姆，本为万种及人类的神。后来他开始老化，狗头变银色，肌肉变金色，头发变藏青色，于是人类起来反抗他的统治。

对于人类的反抗，年老的太阳神亚檀姆(从他，我们可以联想到阿兹特克族中嗜血的第五纪太阳神托纳提乌)开始了他对判乱的惩罚行动。他决定消灭大部分人类。这个任务他交给赛克梅特(Sekhmet)来执行。赛克梅特的特征是有一个

满身沾血的恐怖狮头，他有时从身体里喷出火来，并以虐杀人类为其乐事。

这场大毁灭进行了很久，直到雷的介入，才最终拯救了“残余”的生灵；这些被拯救者，便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太阳神雷是以发动一场大洪水的方式介入的，口中干渴的母狮喝下洪水后便睡着了，等到醒来时，早已对这种毁灭失去了兴致，于是和平便降临了饱经摧残的世界。

与此同时，雷决定不再介入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对与人类在一起，我已深感厌烦。大部分的人类都已被我杀光，剩下的几个已引不起我的兴致……”

这之后，太阳神雷骑上了将自己变为一条母牛的天空之女神奴特(奴特是为了接下去的岁差运动的比喻存在的)的背上升空而击。

后来，母牛开始“昏旋、颤抖，因为她离开地面太远了”这里的情节，同冰岛的安姆洛迪神疯狂旋转石磨，使轴棒颤动的传说极其相似。母牛因这不安定的状态而向太阳神抱怨，于是太阳神命令道：“将我的儿子修放在奴特的身下，成为天空的支柱守护我。蜘蛛与黄昏同时退场。修，你将母牛载上你的头，并安定母牛的身体。”当修按照雷的吩咐做完上述事情后，很快地，“上面的天空与下面的地便形成了”。正如古埃及学看华理士·布奇爵士在其古典名著《埃及人的诸神》(The Gods of the Egyptians)中说的那样：“母牛的4只脚，从此成为了天空4个方位上的4根支柱”。

华理士·布奇爵士也同多数学者一样，将古埃及传统中说的“4个方位”假设为仅是写实性的描述，所谓的“上天”亦即我们头上的那片天空，除此之外别无深意。而故事中母牛的4只脚，也只不过是东西南北四方之意。至今为止，古埃及学者们大都与华理士·布奇爵士一样，认为头脑简单的海里欧波里斯祭司们，确实认为天空有4个角落，分别以母中的4只脚支撑起来，而修则尤为厉害，如一根巨柱般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天地的中央，支撑起整个世界。

不过，有了桑帝拉纳及戴程德教授的新发现后，我们便有必要对这些传统的故事进行新的阐释。于是修和天上母牛的4只脚，便成为了岁差运动上代表年代区分的古代科学符号，极轴(修)和分至经线(4只脚，或4根支柱，表示太阳一年经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方位)。

同时，推测这个故事情节中所形容的年代的想法，更为诱人……

也许故事中出现的母牛，能让我们联想到遥远的金牛座时代。不过，母牛和金牛之间常识性的区别大概还蒙骗不了古代的埃及人，因此，更大的可能——至少从象征意义来看——是狮子座的时代，也即公元前10970年到公元前8810年。这种推论，立足于在神话中毁灭人类的女神塞克梅特的形体为母狮。也许将一个新世纪开始时的困顿、混乱比作一头狂野的母狮是再适合不过的了，特别是当狮子座时代正好为冰河时代的结束时，也即冰块大规模融化，地球上大量的动物突遭灭种、消失之时。即便在地震、大规模的洪水以及异常气候中，人类仍然得以存活，但人口却锐减，生存的空间也大大缩小。

■不寻常的双重身分

不仅仅只能辨识岁差运动，古埃及人还能在神话中将其阐明，这让我们相信，和其他种族的同时代人相比，他们既更了解太阳系的运作，也更懂得如何观测天象。否则，倘若他们果真具备如此高深的天文学知识，则定会对其倍加重视，并代代相传，使之成为海里欧波里斯的精英祭司保管的最重要的一类秘密。想来这些祭司也会极为隐密地，将之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将之传给那些通过严格挑选的同门后进。而一旦因时势所迫，他们只能将这些深奥的知识写进金字塔经文的话，也必然会将它们以引喻、寓言等方式呈现出来，对其秘密加以保护。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金字塔经文，早在哥白尼和伽利略之前数千年，就用地

动说解释了太阳系的运动。

在经文中记载着太阳神雷，坐于一个铁制宝座上，周围是一些官位较他为小的神抵。作为他的“随从”，这些神抵周期性地围绕着他。同样地，碑文另一段则写着，死去的法老王被鼓励“站立于一分为二的天空顶端，衡量各个神明说话的分量，这些神明均已年老，围绕在拉的周围”。

如果碑文中所指那些围绕着拉的年老神明及守卫神明，能够被证明是太阳系的星星，也许我们便能确证，金字塔经文的撰写者有着非常高深的天文知识。当然，他们也会知道是行星围绕太阳，而非太阳围绕行星和地球转的道理。但问题是，我们知道，无论是古埃及人，抑或希腊人，乃至后来文艺复兴前的欧洲人，却从未掌握过如此高深的天文资料。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则是，甚至在古埃及文明还未开化前，经文中便记载了这些高深的天文知识。对此，我们能做出何种解释呢？

另外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谜题，是与天狼星相关的。古埃及人最爱将天狼星与爱瑟丝相连结。爱瑟丝是欧西里斯的妹妹兼配偶，也是荷罗斯之母。在金字塔经文中有一段话，正是针对欧西里斯所写：

你的妹妹爱瑟丝来了，你高兴，你爱。你把她放在你上面……因为有了孩子，爱瑟丝变大了，就像赛普特(Sept，指天狼星)一样。荷罗斯·赛普特(Ho—rus— sept)以赛普特居民的名义生了下来。

对这段文字也许我们能做出多种解释。但最让人感兴趣的，显然是从“因为有了孩子，爱瑟丝变大了”而暗示她的“双重身分”。不仅如此，孩子生下后，荷罗斯并没有离开，而是留下来成为了“赛普特的居民”。

作为一颗不同寻常的星星，天狼星在北半球的冬夜里格外明亮闪烁。一如金字塔经文所示，它有着双重星球系统身份：我们所见为天狼星 A。天狼星 B 则

围绕在天狼星 A 周围，只是因为其体积太小，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罢了。美国天文学家艾尔文·克拉克(Alvin Clark)直到 1862 年才用当时最大、最新的天体望远镜，发现了它的存在。这也是世人第一次见到天狼星 B。然而，金字塔经文的撰写者，又是如何得知天狼星为一个双重星球系统的呢？

针对这些疑问，美国作家罗伯特·邓波尔(Robert Temple)于 1976 年出版了一本《天狼星之谜》，试图对其加以回答。他发现，西非多冈族(Dogon Tribe)的宗教信仰也是以天狼星为中心。

■天狼星色变之谜

居住在马里共和国廷布克图地区南部山区的多冈人，是非洲仍然保持着原始丛林生活的土著民族之一。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这个非洲部落受到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但却仍然保持信了其独一无二的传统和详尽的神话传说，由于它们与大多数其他非洲部落的传说和神话不同，因而受到了许多人种科学家的重视。

1930 年，两位法国人种学家马赛尔·格里奥列和乔迈·狄泰伦深入到多冈原始部落中，收集了许多独特的神话和传说。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天文学家争论了一个世纪的天狼星色变之谜，竟在多冈人的神话传说中找到了答案。

天狼星是夜空中肉眼能看到的最明亮的星星之一，尽管它距地球 8.7 光年——51 万亿英里之遥。不少的古代天文著作，都记载着天狼星是深红色的，而现代人眼中的天狼星却是白色的，为什么天狼星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呢？这个谜深深地吸引着科学家们。

多冈人告诉法国科学家，天狼星是由一颗大星和一颗小星组成的，小星是一颗黑色的、密度极大而又看不见的伴星，它在椭圆轨道上围绕大星运动。他们还

知道小星运动周期的 2 倍是 100 年，他们世代相传，天狼星是天空中最小而又最重的星，有一种地球上没有的发光的金属物质，在一次事故中，天狼伴星突然爆炸并发生强烈的光，以后便逐渐暗淡了。尽管多冈人肉眼看不见这颗暗淡的伴星，老人们却能用手杖在地面上划出这两颗星的运行路线和各种图形。

天狼伴星是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 1834 年提出的假说。他认为，天狼星运动中的微小摆动是一颗伴星重力吸引的结果。30 年后，美国的天文学家克拉克才首次看到了它。它是一颗白矮星，天狼星与它相互缠绕的周期为 50 年，它体积很小，直径略等于地球，光亮是太阳的 $1/360$ ，而质量却大略等于太阳，密度较大，一杯茶大小的物质竟可重达 12 吨。

邓波尔认为，多冈人对天狼星的知识既详细又准确。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他们也如我们一般，联想到了天狼星有一颗看不见的伴星。多冈人把这颗伴星叫做“谷星”。多冈人所以将其称为谷星，大概正是因为它小得几乎无法看见的缘故。据多冈人说，“谷星”是由现在人们所知道的最重的金属所构成，这种金属甚至比铁还要重。这即意味着，多冈人知道天狼星 B 具有很大的密度。

多冈人还画了许多有关天狼星系统的祭礼性图画，这些画表明多冈人了解天狼星 B 绕天狼星 A 转动的轨道是椭圆的，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天狼星 A。根据多冈人的传说，邓波尔甚至绘出了天狼星和“谷星”摆动轨道的一幅图，结果发现，它与现代天文学家所绘的天狼星 A 和 B 所绘的同一种图惊人地相似。

据多冈人说，他们祖辈关于天狼星 B 的知识，是一位名收“偌默”的神传授的。多冈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画，上面清楚地画着，他们信仰的“神”乘坐一艘拖着火焰的大飞船从天而降，落到他们氏族来的情景。

多冈人的天文学传统并不仅仅限于天狼星。他们说木星有 4 个月亮而土星则有光环，他们将这两颗行星在他们所绘的图中表现了出来。

邓波尔根据这些线索，更深一步地挖掘多冈人这种信仰的来源。他对这些传统的追索跨越了撒哈拉和利比亚，最后追索到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埃及。最后，他强烈主张，这份高科技资讯，多冈人是从古埃及人手上，经过了一系列的文化传承而最终获得的。因此，解开天狼星之谜的关键仍然必需从古代埃及着手。

■遥远的古代迷雾

在金字塔的经文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大量的天文数字，例如，曾经在黑暗而无空气的宇宙中作了“好几百万年”旅行的太阳神；因在天空中清点星星的数目，在地上进行测量而知名的智慧之神索斯，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令已经死亡的法老王再次拥有好几百年的寿命；欧西里斯，这个永远的神祇，长久统治者，他用在旅行上的岁月有数百万年之久。此外，在经文中多次出现了“好几百万年的岁月”以及“一百万年的百万年”之类令人费解的说法，这让人感到，在古埃及，已有人隐隐地触动了时间长远而巨大的存在性了。

我们由此可以推论，金字塔经文的撰写者既然有如此长远的时间观念，自然也会拥有不仅精密繁复，而且极其正确的历法。因此，古埃及人也应该同马雅人一样，拥有复杂的日历。但令人奇怪的是，古埃及人对历法的理解，不仅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进步，反而在大踏步地向后退步：这让人感到他们的知识体系在远古时代虽已完成，但随着时间的冲刷，知识也就逐渐流失了。从古代埃及的文献中，我们得知，日历不仅是古埃及人的遗产，而且他们以为这份遗产“来自诸神”。这也许正好为推论提供了依据。

无论是古埃及人还是“诸神”，他们必然都用了大量时间进行天象的观测，特别是对天狼星的观测更加深入。古埃及拥有一份极为方便的天狼星周期历法概念，他们相信这是天神所赐(古代埃及历的周期为 1460 年，太阳历的周期为 1461 年)。

所谓天狼星周期，亦即“天狼星再次和太阳在同样的地方升起的周期”。在固定的季节中，天狼星自天空中消失，然后在太阳升空天亮以前，再次从东方的天空

中升起。从时间上计算，若将小数点的尾数除去，这个周期则为 365.25 日。

尤其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用肉眼能够辨别的 2000 颗星星中，精确地以 365.25 日为周期，与太阳同时升起的星星只有一颗，这也正好是天狼星“正确的运动”(Propermotion，这颗星球在宇宙中运动的速度)与岁差运动的结果。同时，在古埃及的历法中，特地将天狼星比太阳早升空的那天，定为元旦日。而此前，在海里欧波里斯，这个金字塔经文的撰写地，古埃及人早已计算出元旦日的来临，并通告了尼罗河上的所有神殿。

在金字塔经文中，天狼星被命名为“新年之名”(Hername of the new gear)。种种迹象显示，天狼星历至少和金字塔经文的历史同样悠久，而两者的起源，无一例外地都被裹进了遥远的太古迷雾中。这之中最使人难以索解的谜便是，在那无比久远的太古时代，究竟是谁以如此高超的科技知识，观察并记录了太阳与天狼星周期之间，非常巧合地差 365.25 日？法国数学家史瓦勒·鲁比兹(R. A. Schwaller de Lubicz)曾经说过，天狼星的周期为“完全无法料想的意外天体现象”。

对发现这种纯属偶然现象的科学家，除去敬佩之外，我们无话可说。选中这个二重星的天狼星是因为在无数星星中，唯一只有它才以正确的方向，移动了必要的距离。至今我们仍然忘记了，这个现象，人类早在 4000 年前便已了然于胸，而要发现此一现象，必须通过对天体运动的长期观察。我们从金字塔经文中能够得到的推论则是：长期正确地观察天体运动，并科学

地将这记录下来，是史前埃及人经某种承传而得来的遗产。

但由此，又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谜题。

■ 远古的原始资料

大英博物馆埃及古文物管理者，象形文字权威词典的作者华理士·布奇，曾在他离世的那一年承认：

对金字塔经文的研究有着重重困难。在书中，许多词汇都有意义不明的地方……文章的结构，让翻译者深感困惑。句子中那些完全不知道的字眼，使文章本身便成了无法解开的谜语。我们的推测只能做到合乎情理，即它们是用于葬礼的。但非常地明显，它们的使用时间，前后尚不足 100 年。

这让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在第五王朝时，突然开始使用，而到第六王朝结束时，却又突然弃之不用。

为什么使用的时间如此之短呢？

答案也许是，金字塔经文是一本古老资料的善本，第五王朝最后的法老王乌纳斯，以及第六王朝的几个继承人，曾将它们刻在了自己的金字塔的墓石上，以便将经文永久地保存下来。布奇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当大。他觉得有证据表明，最少有某些原始资料非常地古老：

部分章节显示，负责进行善本的摹写、并让工匠将之刻上石板的人，并不了解内文。我们得到的推导是，负责摹写的祭司，是从各个不同时代、内容殊异的文献中，摘引了这些内容……

很显然，布奇的理论是建立在古埃及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的。他并未曾设想另一种可能性，即祭司们所写经文并非来自原始资料，而是直接将另一种语言进行翻译，制作成后来所谓象形文字的原始资料。设想一下，如果那种真正原始的文字包含了很多技术上的专有名词，以及古埃及从来没有过观念和物品，那么，这些直接翻译过来的金字塔经文，给人以文字怪异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倘若缮誉和翻译发生在第六王朝末期，我们当不难理解，为何之后不再有雕刻的金字塔经文：翻译这些神圣的文献，留下永恒的象形文字记录工作，正是祭司的使命。当此使命完成之后，这项工作也就自然结束了。

第二十章 通天的阶梯

自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考古学上对埃及的发现总是层出不穷。1993 年，又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出现在埃及，让我们不得不感叹，面对古埃及，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真是数不胜数。这一次，领导我们找到这一崭新发现的人，仍然不是那些正统派的考古学家们，而是一个外行人：一个叫作罗伯特·波法尔(Robert Bauval)的比利时土木工程师。波法尔对天文研究素有兴趣。让那些只看到地面而不知抬头仰望天空的古埃及学专家们始料不及的是，波法尔发现了天空和吉萨金字塔之间引人注目的联系。

具体地说，波法尔的发现是：我们如果从吉萨南面的天空进行观察，能够看见猎户星座的三颗明星，但它们并不是整齐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如果以尼他克(AL Ntak)和尼兰(AL NiLam)这两颗位置在下面的星星为准拉一条直线，那么，第三颗星明他卡(Mintaka)将会落在这条直线的左边，也即偏东的位置上。

奇特的是，吉萨高地上那三座神秘的金字塔，其在地面上的相关位置，恰好完全等同于这三颗明星的排列方式。波法尔发现，如果我们从空中对吉萨金字塔进行俯视，就会看到胡夫大金字塔恰好对应着尼他克，哈夫拉第二金字塔则与尼兰相对应，而曼卡拉第三金字塔与另外两个金字塔相比，要偏东一点，这正好构成了一幅极其完整的猎户星座构图。

吉萨高地的这些金字塔果真是按照猎户星座的位置排列的吗？

我们知道，波法尔后来的一些天空成果，得到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全面肯定，这进一步证实了他当初的直觉。他证明，吉萨高地的三大金字塔与猎户星座的三颗明星之间，其对应关系精确到了令人难于相信的地步，它们不仅在位置上环环相扣，而且还以金字塔的大小，表现了三颗明星的不同光度。同时，如果将这天空地图向南北延伸，正好把吉萨高地上的其它建筑结构也极其精确地囊括了进来。但在波法尔为我们提供的天文计算中，最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尽管就天文学的观点而言，大金塔本身和金字塔时代的确有着某些联系，但吉萨高地上的建

筑配置记录告诉我们，它所指向的并非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的第四王朝，而唯一可能的是公元前 10540 年左右的天空图。

相关的证据来自于另一位挑战正统派古埃及学的研究者约翰·魏斯特。他最近证明，早在公元前 1 年时，高度发达的文明便已存在于尼罗河谷了。

魏斯特提供的证据，主要集中在重要的建筑古迹上，包括狮身人面像、吉萨的河岸神殿、上埃及古都阿比多斯的神秘建筑欧希里思等。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耸立于沙漠之中的建筑物上，有许多被雨冲刷耗损后留下的印迹。通过对这些印迹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时那儿有着丰富的降水量。而吉萨高地一带有着如此丰沛降雨的时期，如果不是在冰河时代的末期，就只会是在公元前 11000 年左右。

英国有一个专题记者曾写过如下一段话：

魏斯特的存在，也许是学者们最害怕的噩梦成具，其缘由就在于他立足于学术界未曾涉足的角度，在慎重的思考之后，提出了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他搜集资料的丰富，不仅使学界没有对之加以反驳的可能，同时也使得学界人士走投无路。到此，学术界不知作何反应，只好漠然视之，希望魏斯特的理论自然而然地消失……但它不会就此消失。

但地质学家们却被魏斯特的这一理论深深吸引。波士顿大学的地质学教授罗伯特·修奇(Robert Schoch)博士，在证实魏斯特对狮身人面像年龄理论的正确性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修奇博士的论点，在 1992 年美国地质学会年度大会上，获得了 3000 名同僚的一致支持。

魏斯特和被法尔之间的调查与研究，独立地看，并不会必然有联系，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中，便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曾经有一个失落的先进文明，或许是，也或

许不是，从尼罗河谷中发展出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早在公元前 11000 年，便已出现在我们的地球上。

■登天的梯子

在金字塔经文中曾经反复提到“永远的生命。”法老王如果经过再生，从而成为猎户星座的一颗明星后，便获得永生。在金字塔经文中，有些地方确实是鲜明地表达了再生的意愿：

噢，王哟。你是伟大的明星，猎户星座中的伙伴……从东方的天空中，你升了起来，在恰当的季节获得新生，在恰当的时机获得重生……

看上去，经文的内容极其怪异，就像尝试着以完全不恰当的语法结构，来解释那些复杂的科技问题。如果我们尝试着用乔奥式的英语，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加以解释；或用中世纪的德文词汇，对现代的超音速飞机进行描绘，也许对经文内容的怪异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经文中对帮助法老的亡魂飞往永生星界时，使用的一些器材和附属品，曾经有过如下描绘：

天空的众神降临，地上的众神集合到你的身边。他们把手放在你身下。他们为你做了一道梯子。你坐上梯子，升向天空。天空之门向你敞开。群星闪烁的天空，大门为你而敞开。

因为升天后的法老王经常会和欧西里斯结合为一体，因此也被称作欧西里斯。欧西里斯经常和猎户星座连在一起。它们被视为最先沿着神明做成的梯子上天的人。在经文的另外一些地方，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道绳梯，它与一块悬在天上的铁板相连，因此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由下向上，而是用来从空中下降至地面的。

难道说经文中的这些描绘仅仅是祭司们奇怪的想法吗？我们能否在这些隐喻中，找到更加合乎情理的解释呢？

第 261 节的经文是这样写的：“国王为火焰，随风飘浮，从天际来到地面尽头……国王在空中旅行……他用从空中降下的方法升上天空……”

第 310 节，采用的则是对话的方式：

“哦，那个视界在头上、在后脑的你，把这个拿给我！”

“把哪个渡船给你？”

“给我(飞行一着陆)的东西。”

第 332 节，也许就是上面说到的国王，他说：“我即那个逃离于毒蛇缠绕者。改变方向，在爆发的火焰中，我升上了天空。而两个天空至后面尾追而来。”

第 696 节，经文提问道：“国王是在哪儿变得会飞的？”

而同时，经文又对自己的提问进行了回答，“他们会将你带给哈努皮(不知 Hnw-bark, Hnw 所指为何)……(此处经文已铁)痕鸟(hnbird, hn 所指为何亦不明)。你会和它们同飞……你会飞，并且着陆。”

在经文的另一些段落中，这样写道：

噢，我的父亲、大王，天窗的入口，已为你而开。

水平线上的天门已为你而打开，神祇很高兴同你会面……他请你坐上铁的宝座，就像海里欧波里斯的大王那样。

噢，国王，请你升天……天空为你旋转，大地为你摇晃。不灭的星星因你而感畏惧。我为你而来。

噢，你的座位已隐，我将迎你升天……

土地说话，天门大开，天神葛布的庙为你而开……请你往天上移动。坐上铁的宝座。

噢，我的父王，当你成为神而离开时，你以神明之尊，在空中旅行……你站立天地交汇之处……坐于神明也会惊叹的铁制宝座上……

这儿的铁座，经常被古埃及学家们所忽视，但它却不断地出现在我们在眼前，让我们深感困惑。在古埃及，铁尚是一种极其珍稀的物质，而在金字塔时代，铁则只出现在陨石之中。

但铁在金字塔经文中的频繁现身，则到了令人尴尬的境地：在天空中的铁板、铁制的宝座之外，还有铁的权杖乃至国王的铁骨头等等。

正是因为铁的珍稀，因此，在古埃及文中，它被称为布加(bja)，亦即“天上的金属”或“神圣的金属”，这即是说，有关铁的知识，古埃及人将之看作是神明所赐之物……

■绝非偶然的“巧合”

1960年代，古埃及学家及建筑学家亚历山大·拜德威(Alexander Badawy)博士和美国天文学家伟哥尼亚·特林波(Virginia Trimble)发现，大金字塔王殿南侧的通气孔，在公元前2600～公元前2400年的金字塔时代，正好对准了猎户星座的三颗星。

当这个发现公诸于众后，波法尔便决定对拜德威和特林波未曾涉足的王后殿南侧通气孔进行调查，以证实在金字塔时代，这个通气孔当时对准的星座是天狼星。波法尔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确切的证明，还得归功于德国工程师鲁道夫·甘登贝林，他于 1993 年 3 月利用机器人乌普瓦特，得到了通气孔角度的正确数据。在王后殿上方通气孔 200 英尺之处，机器人乌普瓦特发现了一扇挡住气孔的门。同时，因为在乌普瓦特身上安装着一台高科技的倾斜仪，从而使科学家们第一次得知南通气孔的正确角度为 49 度 30 分。

波法尔这样解释道：

根据计算，发现在公元前 2400 年左右，通气孔应该是对着天狼星的。对此已没有值得质疑的地方。我也再次计算过，证实拜德威和特林波计算无误。能够做此计算，还得托甘登贝林得到了通气孔最新数据的福。甘登贝林给我的资料证明，王后殿南侧通气孔的正确角度为 45 度。拜德威和特林波使用的却是弗林德·培崔有一点偏差的 45 度 30 分数据。我以新的资料进一步修正了拜德威和特林波在星辰排列上的观察。由此，我发现通气孔正对的是猎户星座上三颗星中最下面的那颗尼他克，而尼他克以 45 度角在南方天空出现的时刻，当是公元前 2475 年左右。

以上论述，正统派的古埃及学者们不仅不会有异议，也许还会感到相当欣慰，因为波法尔得出的结论中的这个时点，与他们相信大金字塔建筑年代应在公元前 2520 年左右还要稍晚一些。不过，波法尔关于猎户星座的如下描述，带给他们的就不是欣喜，而是极大的震惊了：

呈斜线状，猎户星座与银河相比，略向西南方向偏斜，而金字塔的排列也呈斜线状，与尼罗河相比，略向西南方偏斜。我们倘若在一个无云之夜细加观察，就会在猎户星座的三星中，发现最小、也即最上面的、披阿

拉伯人称为明他克的那颗，稍稍向东，偏离了斜线。这种形式，完全地被模仿，运用于金字塔在地面上的排列方式：受卡拉金字塔，稍稍向东，偏离了由哈夫拉金字塔(代表中间的明星尼兰)和胡夫大金字塔(代表尼他克)所形成的斜线。显然，这三座建筑物同属一个大建筑构图的一部分，极其精确地各就各位……显然，它们是在吉萨地面，将猎户三星的面貌重现了出来。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波法尔又利用先进的电脑绘图程式，发现了金字塔和猎户星座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于任何时代以及任何观测角度，特别是在某个特定的时代，这种对应关系就格外精确：

在公元前 10450 年，而且也只在这一年，金字塔在地面上的排列方式，才不仅仅与猎户三星的排列方式完全一致，同时还完美无缺。那一年，地面上三座金字塔的座落位置，和当时天空的独特情况完全相同。这种一致决不是由于偶然的因素。首先，我们发现，当时在吉萨高地的可视银河，同尼罗河谷完全相同。其次，当时位于银河西边的猎户三星，因岁差因素而处于其最低纬度上。而大金字塔所代表的尼他克星，是位于南方天空的 110 度 8 分。

也许我们都清楚地球轴心自转而发生的天文现象。因为有自转，春分的日出，才会轮流以十二黄道之一的星座为背景。黄道周期每次为 26000 年。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其他肉眼便可观察的星星动态上，从而造成了各个星座缓慢而明显的纬度改变。比如猎户星座，以大金字塔为代表的尼他克星在通过南方时，若其从最高纬度(从吉萨观察，当是南方地平线的 58 度 11 分高处)，变到最低纬度(110 度 8 分)，所耗时日为 13000 年。它在上一次到达最低点时，应该是公元前 10450 年。而金字塔的巨石，已将这个景象记载于吉萨高地上。此后，又经过了 13000 年，星座再逐渐上移，尼他克再次回到它天空 58 度 11 分的最高点。这个周期就将这样局面往返地重复下去，直到永远。

吉萨地上金字塔排列的方式，与公元前 10450 年的天空星图完全相同，正

如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建筑大师，突然来到高地，并决定，利用天然与人工的双重资源，在地面上铺设一个大型的天文地图。他用尼罗河谷的南部流域代表那时的银河。然后，他盖了三座金字塔，根据当时的天象图，让它们代表猎户三星。三座金字塔和尼罗河谷之间的关系，完全和三星与银河的关系相同。这个不知名大师的想法聪慧，智性，野心勃勃，他完整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景象——可以说，他是将一个特定的年代，通过建筑物而刻划了出来……

■不同岁月的共同见证

吉萨金字塔与猎户星座之间的种种对应关系，确实让人感到复杂、神秘，怪异。

一方面，在大金字塔南面的通气孔，它所对准的是“岁差运动”之下，公元前 2475 年到公元前 2400 年之间猎户星座的尼他克星和天狼星。与古埃及学者所主张的金字塔建造年代，两者之间显然并无矛盾。但同时，另一方面，吉萨金字塔与尼罗河谷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却向我们显示出另外一个时期，即公元前 10450 年。而后者则与魏斯特及修奇在吉萨高地上的地质发现惊人地相一致。魏斯特和修奇都认定，在公元前 11000 年左右，古埃及便已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同时，金字塔在吉萨高地上的排列方式也告诉我们，它决非出于“偶然”或“巧合”，而是通过了严密而精心的设计，从而在地面上将岁差运动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记录了下来：猎户星座 13000 年一周循环的开始，恰好与埃及“开天辟地”神话中的时间相一致。

也许波法尔也相信这个天文事件，正好象征着神话中欧西里斯的“开天辟地”的创始。在开天辟地时，神明首次将文明带到了尼罗河谷，而欧西里斯在古埃及神话中，则直接与猎户星座相关(爱瑟斯则与天狼星相关)。

时至今天，对王朝之前的埃及文明，我们仍所知寥寥，而对那更早，远至公元前 11000 年的太古文明，则更一无所知。而那些与欧西里斯有关的神话，跨越

了整整 8000 年的岁月，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会是什么样的信息呢？而同一个文明，又复能为金字塔中所显示的两个年代——公元前 10440 年和公元前 2450 年——作证吗？

魏斯特曾经指出，哈夫拉金字塔极有可能是经过了两个阶段才得以完成的。金字塔的下部，也即从地面到 40 英尺的底座，都如葬祭殿般，是用巨大的石灰石堆砌而成(同大金字塔使用的大部分石块相同)。

如果魏斯特所言被最终证实，也即是说，这个占地 12 英亩，高 40 英尺的巨型舞台，在某一个遥远的时代，曾经孤独地竖立于狮身人面像之西、被称作“吉萨之丘”的地上，除去河岸神殿及葬祭殿外，四周便空无一物？同时也即说明，第二金字塔塔基部分，比其他金字塔的年代都要遥远，遥远得在太古时代就已完成？

■一次对话

对此，英国的葛瑞姆·汉卡克(Graham Hancock)曾向波法尔作过如下询问：

“你如何解释你发表的相互关系理论所产生的 8000 年间隔距离？”

“间隔距离？”

“对，南侧的通气孔对准的是公元前 2450 年的天空，但是吉萨整体地面图却代表的是公元前 10450 年的星星位置。这中间相差了 8000 年。”

“事实上，我觉得两个理论都自有一套有力说辞，当然，真理应该只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或许金字塔的原始设计，便是想做成星座时钟，同时表现出公元前 2450 年和公元前 10250 年的天空地图。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说出它确切的建造年代，也不知道修建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

“稍等一下，关于第一点，你说的星座时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说我们无法知道确切的建造年代？”

“嗯，让我们暂时先假设，建造金字塔的那批人对岁差运动了如指掌，而且对如何计算某一个星群起落的时间循环期也非常精通，就像我们今天用电脑计算一样方便……假设不论他们在哪个时代，他们都可以利用计算，建立起一个模型，知道任何时点，例如公元前 10450 年或公元前 2450 年时天空的模样。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是在公元前 2450 年建造的金字塔，也可以在当时便计算出南侧通气孔应该倾斜的度数，以便在公元前 2450 年，看到尼他克星和天狼星座位置。说到这里，你同意吗？”

“同意。”

“好。这是一种解释。不过还有一种解释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在地质学上也比较说得通的，就是吉萨古迹群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建设完成的。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整个配置计划是在公元前 10450 年时便已做好，所以它的几何模样反映出的是当时的天空模样，但是整个计划的完成，却是在大金字塔瞄准猎户星座的公元前 2450 年。”

“你的意思是说，金字塔的配置计划早在公元前 10450 年便做好了？”

“我觉得是。而且我认为配置计划的地理中心，与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很接近，就在第二金字塔的前面……”

“看起来，这座金字塔的确像是分成两阶段，由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完成的呢。”

“让我们推论看看……或许不是两个不同的文明，而是一个文明，或甚至是一个宗派，一个欧西里斯宗教流派所为。或许它属于一个寿命非常长、非常古老

的流派。欧西里斯为神，早在公元前 10450 年便已存在，到公无前 2450 年时还屹立不动……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都可支持我这种想法，有好多东西都暗示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古老的宗派，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没有被人查证过的线索……

“譬如呢？”

“譬如说，很明显地，金字塔的配置与天文图之间的关系。我是第一个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人。还有地质上，约翰·魏斯特和罗伯特·修奇所做有关狮身人面像的工作也是崭新的证据。天文与地质，两种非常严密，以实证为主的科学，竟然都从来没有被运用到古埃及学来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终于开始运用科学，而我们对吉萨的年代问题也开始有了新的发现。不过、老实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搔到表面。今后不论是天文或地质，想必都会有更大的发现吧。另外，金字塔经文也是被大家忽略的一项重要物证。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知道从所谓的‘人类’角度，也就是带着先人为主的有色眼镜去看它，一口认定古代城市遗迹海里欧波里斯的祭司都是一些半文明的巫师医生，只想求个永生……事实上，他们的确想求永生，不过不是什么巫师……而是有高度文化，学问深奥，从他们的业绩来看，诚如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们。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金字塔经文当作一种科学或至少半科学的文献来处理，而不像现在这样认定它非是咒文不可。我相信金字塔经文的作者，除对岁差运动的天文学非常精通外，对数学、几何，尤其是几何方面，还有符号系统等，也应该涉猎甚深。要深度理解金字塔经文，可能要多方面去寻找线索。当然对金字塔本身的了解，也是重要的钥匙。天文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工程师、建筑师甚至哲学家，都能处理符号系统——每个人都能够为古埃及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发掘出新的研讨角度，因此都应该加入这个了解古埃及的活动。”

“为什么你觉得解答这些问题如此重要？”

“因为它对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意义重大。在公无前 10450 年，就能够以如此绵密的计划，做出如此精密的建筑配置图的文化，一定是一个演化程度非常

高，并具有高度科技的文明……”

“然而，以现在的认知，在那么久远的太古时代，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文明存在……”

“完全对了。那是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理论上还在非常原始的阶段，我们的老祖先还在披兽皮，住山洞，狩猎为生。所以当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前 10450 年，吉萨便已在着相当文明的人类，不但能够精确计算出猎户星座的岁差周期，它的最低点，也就是往后 13000 年周期开始的年代，而且还在吉萨高地上尝试建立一个永久性建筑，以纪念这最低点的到来，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不安、惊异。先人们在将猎户星座的排列，以他们的配置方式记录在地面上时，并明确知道自己将瞬间的时间，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他们保存的那刹那的永恒，就是公元前 10450 年呢？毕竟，猎户三星每 26000 年，便回到银河以西水平线上 11 度左右的位置上。所以，他们保留的时间，难道没有可能是公元前 36450 年，或甚至更上一个岁差周期的低点吗？”

“的确有一些古老的资料显示，埃及文明的根可回溯到 4 年前。例如希德罗斯在书中，以怪异的文字叙述，指称太阳从落下的地方升起，从升起的地方落下……”

“那也是象征岁差运动……”

“没错。又是岁差运动。岁差运动总是非常奇妙地一再出现……无论如何，你说的没错。他们也有可能从上一个岁差周期时便已经开始……”

“可能是一回事。但是你认为，事实又如何呢？”

“不，我觉得公元前 10450 年是比较可能的一个年代。以人类的进化过程来看，这个年代比较可能。而且，它与公元前 3000 年，王朝文明突然之间出现的年代之间，似乎相差很远，但还不算太远……”

“对什么太远？”

“我是在回答你刚才说的 8000 年间隔距离的问题。金字塔模拟的天象，与通气孔瞄准的位置相差了 8000 年。8000 年似乎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不过，还不致于长到让一个向心力非常强的宗教流派无法保存和忠实地传承知识，并将它从公元前 10450 年一直培育到公元前 2450 年。”

■ 深奥的拼围游戏

这些史前时代的发明家们，他们究竟有着多么高深的知识呢？

对此，波法尔的看法是，史前的发明家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以星星作为计时的时钟。他们的工作语言则是岁差天文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建筑中极其清楚、明白、科学而毫无误解地得出结论。那些最先设计金字塔的配置的人，还有着高度精密的土地测量技术，不仅如此，其地基的设计也绝对正确，完全与方位相吻合。

而那些史前发明家们，他们当时是否也知道大金字塔恰好坐落在北纬 30 度线上呢？

波法尔认为，他们不仅知道这一点，而且懂得地球形状的全部知识。他们通晓天文，并深入涉及了太阳系和银河的运作方式。他们的全部工作，正确而精确到让人难于相信的地步。

因此，在公元前 10450 年到公元前 2450 年之间，这一切绝非偶然的巧合。

事实上，所有步骤事前都经过了精密的计划、安排、执行，同时它们必然有着某种目的，事前便已存在，即便在公元前三世纪时才会出现的现象，也是在很早之前便有所安排，以合符其规划。也即是说，他们在规划之初，便已准确地计算到了，岁差运动会导致金字塔在未来的岁月里恰好赶上尼他克和天狼星相合的那一刻。

同时，波法尔还认为，金字塔经文也在他的推测范围之内，即金字塔经文也属于整个拼图中的一部分。金字塔和金字塔经文，两者之间正如硬件与软件一样，有着必然的联系。要解开金字塔之谜，金字塔经文就是一把最好的钥匙。

金字塔建造者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很显然，他们绝不会是为了建造了一个永恒的坟墓，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永生。而他们也确实创造了一种永恒的生命，不管是谁只要有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他们便传承下去了自己的思考力量，而这种承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永久的。这就是说，他们成功地创造了一种能自我发挥功能的神秘力量，而此种力量只会传给那些理解他们意图的人。由此我们猜测，也许他们对人性有着深刻的了解，更加通晓游戏自身的规则。他们懂得怎样才能在自身消失很久之后，依然让后人去做他们心中所想做的事。为此目的，他们便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械，它的功能则是永远都能够不断地衍生出新的问题。

而金字塔正是他们所创造的这种机械，或者说，这个机械就是整个吉萨古迹群。

■唯一的时间

狮身人面像是一个划分春、夏、秋、冬的标志，定总是准确地指示出春分时太阳升起的方向。它是否也是吉萨大计划中的一环呢？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在历史或史前的哪一段时间，狮身人面像始终都对着正东方远眺，注目着春分、秋分的太阳从它正面升起，而古代人则将春分视作天文年代的开始。桑帝拉纳和戴程德教授曾说：

在太阳将井之时出现在东方的星座，即是太阳安住之所……它彼看作为“搬运太阳的东西”，而春分正是“系统”的起点。这个起点，即太阳在一年周期中最初位置的所在。

为什么要用巨大的狮子形体，来代表季节的标志呢？

如果我们今天要一个这样的标志，也许会选择鱼的形体，因为春分之时，太阳将像过去的 2000 年一样，将升起在双鱼座的背景上。双鱼座的天文年代是从公元开始的年代左右开始的。早期的基督徒们用以表示基督的重要符号并非今天的十字架，而是鱼，这之中是否有着特殊的意义呢？

而此前，也即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时间，春分的太阳则是升起在白羊座的背景上，从岁差运动来看，正好是属于白羊座时期，而非常巧合的是，在那段时间中的宗教符号几乎都离不开白羊。例如，《圣经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用一只白羊来代替亚伯拉罕自愿提供的儿子伊撒克，以之作为祭品，甚至在《圣经旧约》中，几乎每一个篇章里都会出现白羊，而它的成书年代则正好在白羊座时代内。进入白羊座时期不久，即公元前 2000 年的千禧年后，古埃及突发了一阵崇拜阿蒙(Amon)神热潮，而阿蒙神的代表符号，即是两只弯角的白羊。上埃及的路瑟有一座卡纳克庙，便是专门祭祀阿蒙的神庙，它也是建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在这个庙中，不仅祭把的主要神像为白羊，且还有成排的白羊，在庙门前担任着守护的工作。这一切是否都仅仅出于偶然或巧合呢？

白羊座时期之前 2000 年左右期间，即公元前 4380 年到公元前 2200 年，是黄道上属于金牛座的时代。在天上，春分的太阳升起在金牛座的背景上，在地上，则开始了以金牛崇拜为中心的宗教活动的昌盛，与此同时，毫无预兆地，王朝埃及突然从默默无闻中横空出世，呈现给我们以一个发展完成的文明体系。而这个王

朝一开始便对阿比斯(Apis)和姆尼维斯牛(Mnevis Bulls)崇拜有加。阿比斯是欧西里斯神的化身，而姆尼维斯是海里欧被里斯的圣中，拉的化身。

在如此众多的形体中，为何偏偏选择了狮子作为春分的符号呢？

古埃及学者认为，狮身人面像是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第四王朝的哈夫拉王执政时，从基层开始雕刻的。公元前 2500 年，本属于金牛座期间，哈夫拉如果要创造一个昭告世人春分到来的符号，自然丝毫没有选择狮子的理由，而只会选择金牛。

我们在回答为何要用狮子作为春分的记号时，也因此而变得简单了。很明显，狮身人面像应该是在狮子座时期就完成了。在这时期，春分时的太阳以狮子座作为上升的背景。而在此后 26000 年期间，这样的情形便再也不能出现了。

公元前 10450 年左右，猎户星座在岁差运动的周期，处于了它在天空的最低点，即银河的西侧，从南天空水平线上 11 度 8 分处。此天文景象，正是以金字塔的形式，被记录在了尼罗河西方的土地上，而建筑物的配置，则成为代表了岁差周期中转换期的年代。

在同一个时期，春分的太阳以狮子座为背景升上了天空。这个天文景象，则在地上的吉萨，用狮身人面像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它们就像一份文件上的两个见证签名一样，肯定了记录的真实性。

公元前 11000 年左右，即“天空之臼”(Mill of Heaven)毁败，春分

的星座改作狮子座的那一段时间，当太阳造访吉萨高地的狮身人面像时，

也是狮身人面像能够面对自己的星座的唯一时间。

第九部 共同的面孔

第二十一章 “巧合”与“偶然”

“偶然”和“巧合”也许是英语中经常使用、但却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两个词。特别是当那些以科学家自封的学者们在遭遇出乎其预料或对某一未知事物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时，这类词汇便成为他们毫不犹豫的首选。当我们将南、北美洲的东海岸线和欧、非两洲的西海岸线拼合在一起时，它们简直可谓天衣无缝，但长期以来学者们不愿提出大胆的、有创意的猜想和假说，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它们当然不是巧合：在几百万年前，这两块陆地曾经是紧密相连的一体。居住在大西洋两岸的古代民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统治者埋葬在阶梯形金字塔中，是否也是一种巧合呢？在索尔·海耶达乘着“日神号”从埃及航向加勒比海之前，专家学者们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类词汇。

弗雷德·霍伊尔在其大作《天文学的前沿》一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偶然”是一个极易被滥用的概念”。当我们面对事实时，我们应该具有设法加以解释的勇气而非对其熟视无睹。“偶然”和“巧合”显然是不加思考地避开难题的最佳借口。事实上，人们不断地说：“它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对谁也解释不了的事情强加解释，实在是对时间的浪费。”显然，这种措词对人类的进步而言，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人类相信一切事物都被偶然所主宰，那么，我们今天仍然会同那些猿猴一样跳跃在树枝上；如果将气象、洪水、疫病和日月蚀，全都视作巧合或偶然，那么，人类又何以创造日历、种植谷物、算计四季的迁移，发明药物以及学习钻木取火呢？面对在大金字塔之外的地方，诸如玛雅金字塔、日本金字塔、中国金字塔、欧洲金字塔，以至火星、金星上的金字塔现象，我们的学者们仍然固步自封，甩不开智能上致命的儒怯，一如他们曾经不断地做过的那样用“偶然”和“巧合”之类的词汇证明着他们的冥顽不化。

■精心策划的骗局

在世界各地的金字塔中，都发现了神秘的木乃伊。但今天，已经没有人对此感到大惊小怪了，因为科学早已确证，只要将尸体放进金字塔，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自然木乃伊化”考古学家证明，我们今天在金字塔中发现的木乃伊其实只是金字塔的入侵者。正如埃及人发现吉萨金字塔一样，来到中美洲的人发现了马雅人的金字塔，但发现者们偶然洞晓了金字塔所具备的奇异的保藏能力。人类固有的追求永生的愿望，让他们将马雅人用完贮藏品后抛弃的建筑物，当作了王者的墓地。

别的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则认为，将尸体贮藏在这些巨大的建筑物里，决非出于某种偶然。

马雅人为何容许将金字塔作为墓葬？是为了蒙蔽世人，让我们无法看清金字塔的真正秘密吗？……在亚特兰提斯或南极洲时，马雅人并不需要此种伪装。但当他们移居到了新的地方后，这种策略就被发现是必要的了，而且，它确实是极为有效的：我们被骗了 5000 年之久！

诚然，这个骗局极其可能是有意布置的，但看上去更显得可信的是，当后来者见到此庞大建筑时，就将其当作了为某些伟大的统治者所修建的纪念碑庙，或者将其当作了安葬某些特殊的死者的陵墓。我们可以巨石篱(stonehenge)作为例证：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巨石篱是在督伊德教派的人们到达不列颠之前便已建成，它本来是马雅人用来观测星辰、预算日月蚀和计算四季迁移的一座计算系统——同我们今天的电子计算机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当马雅人迁离此地后，便废弃了它。后来，督伊德人来到了不列颠，他们对这座伟大的建筑物原本的用途自然难以理解，便将其当作了传说中天神的神殿。自此开始，督伊德人即将其死者安葬在巨石篱的四周，并在围墙内进行宗教仪式。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在巨石篱和其四周的墓葬中不断地发掘出督伊德人使用过的各种神器，学者们就理所当然地、错误地相信巨石篱仅只是督伊德人的一座祭神用的庙宇。也许想弄清巨石篱的真正用途，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位天文学家和一台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吧？

在发现巨大的金字塔时，埃及人、阿芝克人和托尔忒克人所产生的本能反应应该是相同的，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将之作为他们首领的坟墓。在一些金字塔上，他们还节外生枝，修建出一座庙宇来供奉其神灵。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金字塔自身的结构完美无缺、天衣无缝，而其顶上附加的庙宇则相当原始落后，两者的差别一眼即可看清。

■ 永恒的时钟

在墨西哥城东北 40 公里处，有一座同埃及胡夫大金字塔同样宏伟壮观的金字塔，这就是著名的泰奥提华坎古城的太阳金字塔。

太阳金字塔坐东朝西，正面有数万级台阶直通顶部。塔基长 225 米，宽 222 米，高 66 米，共 5 层，体积达 100 万立方米。同埃及金字塔一样，太阳金字塔基本上呈四方形，而且也正好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塔的四方，也都是呈“金字式”的等边三角形，底边和塔高之比，恰好也等于圆周与半径之比。

每年的 5 月 19 日中午和 7 月 25 日中午，当你登上太阳金字塔的顶部时，太阳就会在你的头顶上。每年的这两天中午，金字塔的西面都会准确地朝向日落的位置。这是“偶然”还是“巧合”呢？

另一个看上去同样是经过了精心设计但却更加奇特的效果，则在春、秋时节（3 月 20 日；9 月 22 日）出现。每到这两天，阳光从南往北移动。在中午时总会造成如下现象：金字塔西面的最下一层会出现一道笔直的逐渐扩展的阴影。从完全的阴暗到阳光朗照，所花的时间不多不少总是 66.6 秒。

无疑，在我们对太阳金字塔的种种可能的用途进行推测时，其中的一种用途似乎是可以确定的，即，它是马雅人“永恒的时钟”，它总会在每年春、秋分来临之际提醒马雅人对时间流逝和计量的关注，并在必要时对制订的历法加以修正。同时，太阳金字塔还告诉我们，泰奥提华坎的建造者拥有丰富的天文学和测